

Almond Flowers 2013, Vol. 1

二〇一三年第一期 总第二十二期

春季号



杏花



复活的大能
面对死亡的忧惧
求主让我灵渴盼那一天



九章·怀沙

○屈原

进路北次兮，
日昧昧其将暮。
舒忧娱哀兮，
限之以大故。



卷首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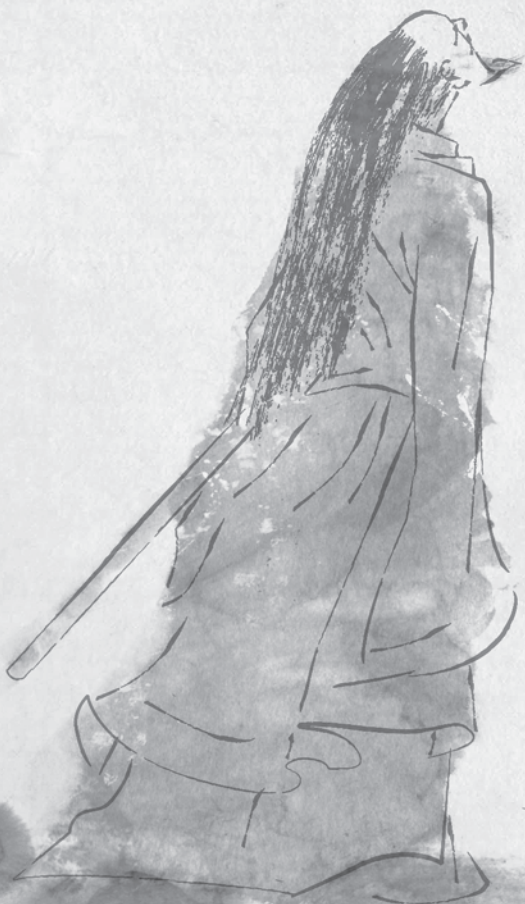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中，谈到他先前传给哥林多人的福音要点时，这样概括道：“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林前15：3—4）由此看，耶稣的复活是福音的核心信息之一。就如保罗随后说的，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是徒然。

然而，这样的福音信息却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没有成为祝福。即便是对于已经认信的人，我们对于耶稣的复活可能只是相信那是个事实，相信耶稣的复活确实是对他是基督的一个证明。但毕竟他的复活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而关于我们将来的复活也还是相距很远的事，复活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多少关联呢？如果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基督福音的恩典中，那么作为福音核心的复活在我们新的生活中会表现出怎样的祝福呢？

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的是对未来之美好的盼望，并且这盼望已经在我们新生命中有圣灵的印记为明证。基督徒是带着对复活的美好盼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与尚未蒙恩重生之前是带着愁苦与焦虑生活在这个世上形成鲜明对比。而这种对比直接和明显地表现在对死亡的态度上。正如加尔文所说，许多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仍然十分惧怕死亡，听到死亡的时候往往出于战兢而竭力逃避之。这确实是人的自然本能，但问题是，仍然被这种自然本能支配的人恐怕很难说自己是生活在充满了对将来之盼望中。如果我们仍然生活在对死亡的忧惧中，那么我们就仍然生活在惧怕之中，就仍然生活在不得自由之中。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所有的惧怕或忧虑，最终都能够追溯到对死亡的忧惧上。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的儿子因着我们被肉体支配，“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

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来2：14—15）我们已经不再是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已经从这种死亡的忧惧中被释放出来，成为在基督里得享自由的人。圣灵带来的得救的印记让我们明白，死亡是我们迈进更丰盛之生命的入口；我们在今世中品尝到的只是其中的一点，而当他召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的丰富则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这就是复活带给我们的盼望；不是我们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林后5：2—3）。

本期主题是“死亡阴影与生命福音”，试图将基督带给我们的生命福音与我们当下生活中越来越频繁遭遇到的死亡阴影联系起来，让我们看到生活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人们是何等地需要基督的福音。盼望这期的文章对于尚未听到福音的以及已经归信福音的人都是一个美好的祝福。■



目录

真理讲台

- 3 ▶ 复活的大能/亚历山大·麦克拉伦 文 洪昌 译

福音使命

- 9 ▶ 脱离捆绑，走出黑暗/一琨
14 ▶ 传福音十戒/范学德
17 ▶ 在疾病中思想神/莱尔
22 ▶ 面对死亡的忧惧/孙毅

灵性操练

- 27 ▶ 求主让我灵渴盼那一天/巴克斯特 文 许一新 译
30 ▶ 巴克斯特之死/莱尔 文 光宇 译
33 ▶ 不要枉费你的癌症/派博

敬虔生活

- 39 ▶ 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小雪
47 ▶ 失去“小恩典”，得着无边爱（外一篇）/海泳
53 ▶ 坚持带来的美好祝福/以琳
57 ▶ 上帝会补足我们的残缺，擦掉抑郁的泪水/周小羊
65 ▶ 回乡偶记/冠辉

读书沙龙

- 68 ▶ 在地如天：读巴克斯特《圣徒永恒的安息》/王怡
76 ▶ 向死而生/果子
80 ▶ 一位成功商人的临别之言/劳威廉 文 杨基 译

文化透视

- 83 ▶ 拉结哭她的儿女/艾伯特·莫勒 文 祖潘 译
87 ▶ 看这个人/许宏
95 ▶ 潘光旦之死/王友琴

艺术广角

- 100 ▶ 在井边（之三）/书拉密
106 ▶ 致珊珊/曾森
封三 ▶ 窄路是一种宽阔/刘同苏



编辑

《杏花》编辑部

二〇一三年三月出版

本刊浏览及下载网址：

<http://www.xhjournal.com/>

投稿邮箱

xinghua2007@gmail.com

内部刊物
免费赠阅

复活的大能

文 / 亚历山大·麦克拉伦 (Alexander Maclaren) 译 / 洪昌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哥林多前书 15 : 3—4)

圣诞节 (12月25日) 很可能不是耶稣真正的生日，但复活节肯定是纪念耶稣复活的准确日子。在春天庆祝复活节，在季节上是合宜的。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春天，在逾越节时候，初熟的庄稼已经可以收割，以备在圣殿献祭使用。这既是农耕意义上的节日，又是历史意义上的节日。逾越节的含义和我们主的复活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关联，显然存在于使徒的脑海之中。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后面，保罗说道：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林前 15 : 20)。

我们这个地方春天比较寒冷，但复活节在季节方面的適切性同样明显可见。大地回春，万物复苏，小草发芽，鲜花初放，这是一幅大自然的画卷。在漫长的、死一般沉寂的冬天过后，春天再次向我们走来。若缺失了耶稣复活的信息，一年一度冬去春回的“神迹”会在哀伤者的心中唤起感伤的情绪，会在失望者的心中触发苦涩的回忆。但是，花园中的坟墓上已

是鲜花盛开，而每一朵微笑的花都在预示着复活的盼望。

此时的季节因复活节而更加熠熠生辉，这季节教导我们盼望的功课——“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林前 15 : 51)。下面，就让我们来思想复活节，思考与复活节有关的伟大事实，而这些事实有神迹为其证据。

第一，我希望你来关注保罗所传福音的几个事实。

“我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就是” (First of all...I delivered...)。¹ 此处的首要 (first of all)，不只是指明了整个宣告内容在时间上的顺序，也表明了的重要性方面的首要地位。这些保罗一开始点明的事实也是最根本的事实，而接下来的内容皆建立在这一牢固的根基之上。这里引起我注意的首要一点是，不论新约圣经所揭示的这一“系统”的其他方面如何，这都始于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这首要的一点可以成为一种哲学，一种宗教体系；它是上帝

的启示；它是对一个人的揭示；它是一整套伦理规则。它是道德、哲学和宗教这三者的融合，但它首先是一个故事，是曾经在世界上发生过的事情。

如果这样，我们就有个工作要做——去传讲这一点。惟愿我们永不要忘记，我们的正事就是坚持这一事实的真实性，就是这一伟大、超自然、极其重要的事实——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必须推断出内含于这一事实的所有深刻的含义，而且，挖掘得越深越好。我们必须开启无尽的宝藏，这宝藏能安慰我们的心；我们必须贯彻执行与这些事实和真理息息相关的那位全能者的旨意。但是，在挖掘和贯彻执行之路上，无论我们走多远，如果我们不能坚守这“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就不能忠实于主，也不能忠于作为管家所受的托付。在我们所有工作之上，在所有具体事工背后，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第一，最重要的是，基督如何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二，他如何照圣经所说从死里复活。

也应当注意，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就是对事实的记录，具有根本性和原初性的特征。但是，现在的“自由派基督徒”却把伟大的真理缩小了。他们说，人们可以在拒绝超自然现象、否认复活故事之可信性的前提下，作一个好基督徒。或许有人可以做到如此的妥协，但是，让我困惑不已的是，如果基督教信仰的本质特征就是要宣告某些确定无疑的事实，那么，不相信这些事实的人又怎么能称自己是基督徒呢？

还需注意，在宣讲这些事实时，有一要素非常关键，正是这一要素使得整个信息变成了福音（gospel）。请特别留意，这里是“基督死了”，而不是“耶稣死了”。诚然，一个伟大的真理是，我们的兄长——耶稣——经历了人

类的普遍命运；但这却不是保罗在此处所要讲的，尽管他在很多地方讲过。保罗在此所说的是“基督死了”。“基督”是一个职分的名称，浓缩于此名称之内的是整个系统的真理。该真理宣告：惟有他才是顶点，是印记，是所有上帝启示的至终的“道”（Word）。

“（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如果使徒保罗只是说“他为我们死了”，这可以理解为：他的死对人类有些益处，比如，使我们成为在人眼中看为值得可怜的人，或者使我们更具怜悯之心。但是，保罗说的是“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当他说这话时，我不得不停下来思考：这一表述的意思只能是“他为人类的罪作了赎罪祭”——除此之外便无其他解释。除非理解为他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否则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便毫无意义。接着，最后一点是“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样，他就实现了上帝从久远的过去就已经显明的旨意。

一个人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外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第三天复活了”。这个事实是一种叙述。在这个事实上面，可以加入三个要点：这独特之人的尊严；他死亡的目的；上帝在古时所显旨意的实现。正如我所说的，这三点将叙述变成了**福音**。

所以，弟兄们，如果缺少了这三点，耶稣基督的死对我们就算不得什么，而且他的死也就与过去数以万计的圣徒的死没什么两样。这些人或许已经比他们的同辈多看到了一点至高者的美好和伟大，却无力使睡眼朦胧的人们一同看到他们的异象。试想，那十二位“渔夫”²怎能借着传讲十字架的故事而震动世界呢？除非他们出去时携带的是我在上面所强调的那几点。如果有一种基督教，其信徒对福音的宣讲含混不清，不知道如何解释所发生的事实，难道你会设想这种基督教能够改变世界？

或者感动世人吗？让我们竭尽所能使我们的基督教得以自由，而不要使它蒸发消散。如果我们不能像保罗那样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那我们一定会让基督教信仰如蒸气般消散。正是以上事实构成了保罗的福音。

第二，我邀请你们来看这些事实的证据是什么。

在这一章经文中，我们看到一个陈述，它比先存的福音书还要古老得多。保罗有四封书信，在我所知道的学者中，没有人敢斗胆质疑它们出自保罗笔下——只是到了现代才有极少数例外。该书信便是其中之一。大家一致承认，这是使徒保罗的书信，写于福音书之前，极有可能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约二十五年后。那么，我们从日期上可以看出什么呢？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普世基督教的教导，也为基督教大家庭的所有宗派所接受。关于这一事实的证据是无可否定的。试想，在早期基督教会中，有很多人反对保罗。这些人巴不得有借口来定保罗的罪，指控他曲解已被普遍接受的概念，或者指控他偏离通常的教导。因此，在以上日期的支持下，我们可以宣告：本章圣经所描述的事实具有历史真实性，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死后二十五年间，每个基督徒群体和每个基督徒教师都相信并在宣告复活的事实。

如果上述是事实的话，我们与十字架之间的距离就不只缩短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因为事实上，在保罗写此信和之前那个五旬节之间，历史上从未有过那样一个时间缺口，让你可以插入一个如此丰满的有关复活的新信念。

我无需费时指出另一点：除非这一信念——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在耶稣

死的时候就开始了，否则就根本不会有教会的存在。为何教会没有分崩离析呢？如果把轮毂从车轮抽出，那辐条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一个**死**的基督永不会成为**活**教会的根基。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他门徒的命运也就会和迦玛列告诉公会的有关以前那些冒牌弥赛亚——比如丢大——门徒的命运一样。“他被杀后，附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徒5：36）这当然是肯定的！教会的存在要求一个前提，即对复活的信念从起初就存在了。因此我认为，复活证据之同时性已得到充分的建立。

这一美好的信念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今天不会有人怀疑这些见证的精确性。对任何人而言，只要他认识一位诚实的人，只要他乐意听听别人真诚的口吻和坚定的语气，他就必须说：这些门徒或许是狂热者，或许被愚弄了。但有一点却明亮如正午，那就是他们不是上帝的假见证人。

这些门徒的能力又如何呢？他们简单，他们无知，他们需要时间才能慢慢相信；当他们刚听到复活一事时几乎吓晕了；他们并没有编造证据以支持复活这一事件，而是简单地将其作为一件历史事实来讲述。这一切都使我们确信，门徒并没有玩弄病态的想象力，也没有歇斯底里地把个人夙愿强求作事实。他们宣称的自己所见到、所经历的那些事，足以使以上假定显得荒谬可笑。复活的耶稣在多种场合显现并和门徒有长时间的谈话；有时在离开之后又再次返回；有时在早晨，有时在晚上；有时远远地显现——比如在山上，有时近距离显现——比如在房间里；有时向个别人单独显现，有时又向一群人显现。若以为五百人同时出错，误以为他们看到了其实并没有出现的东西——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神迹或许很难相信，但还远远比不上相信荒谬之事的难度。



对于有些现代人所持的复活观，我想大胆却礼貌地称之为荒谬。

我还想谈谈另一个问题，这就是经文中的“而且埋葬了”这一短语。为什么保罗在诸多事实中间谈及这一个？可能是为了确认基督死亡这一事实，但我认为可能另有其因。如果耶稣基督的确被埋葬在那个坟墓里，而且有一块大石头堵住墓门口，难道你没有看到这给怀疑或否认基督复活的人提出了多大的难题？要知道，那个坟墓和我们今天的坟墓不同，那是一个山洞，洞门口堵着一块大石头，人要把石头滚开才能进入。如果这样一个坟墓在那里，那凭我们的常识来想，为什么犹太领袖不对人说“来，我们去看看尸体是不是还在那里”？这样，他们就能将这一致命的异端置于死地了。

我们有理由让否认复活的现代人面对这一问题：如果耶稣基督的身体还在坟墓里，那么，门徒一开始又怎么可能相信复活并一直如此相信呢？如果他的身体不在坟墓里，那身体到底去往何方了呢？如果耶稣的门徒偷走了他的尸体，那么，他们就是最糟糕透顶的骗

子——他们竟然在传讲复活。我们已经看到这一假设是荒唐愚蠢的。如果耶稣的敌人取走了尸体（事实上我们找不出他们如此做的动机），为何他们不把尸体抬出来并说：“有个答案可以解释你们的愚蠢行为，就是这人已经死了。我们不要再被基督复活的妖言所蛊惑了。”

“照圣经所说，（他）……死了，而且埋葬了。”而且，天使的话语解释了这一事实：“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我要停下来，特别强调指出：耶稣基督的复活有证据支持，而且无人能够怀疑这些证据，除非他们持有神迹是不可能的这一理论。不信的理由并不能证明证据的不足，而是证明判断上的偏见。

第三，除了接下来要谈的这一点，我没有更多的时间了。我已经竭力证明，那些因素证实了与复活相关的诸事实。现在让我用一两句话提醒你们：这些事实又证实了什么。

我丝毫不想搁置基督徒见证人对复活的所有见证。除了复活的见证，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也能够确认福音的真理。对此，我现在无需长篇累牍。但是，我只想指出这段经文所表明的一个具体的根据——以上确立的事实又能证明什么呢？

因此，我要指出的第一点（可惜没有时间展开探讨）是，基督的复活影响到我们对神迹的接纳。我们听到过很多关于神迹不可能等诸如此类的论调，认为神迹会动摇世界原本秩序的确定性和稳固性等等。但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而这一点打开了一扇大门，足以使我们承认与福音有关的其他神迹。有人想削弱基督教的超自然因素，为要迎合准科学怀疑主义者的偏见，但这么做是徒劳无益的，除非你可以穷追不放，直至放弃复活的可能性。这就遇到一个转折点。问题是：你是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还是不相信？如果你对超自然

现象的反对是合理的，那么基督就没有从死里复活。这样，你就必须面对由此而来的后果。如果基督的确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你必须停止所有有关神迹不可能的言论，并且乐意接受这一点，即超自然的启示是上帝用以向人显明自己的方法。

但是，我要进一步提醒你复活对基督工作和宣称的影响。假如他依然躺在某个被人遗忘的坟墓里，假如我们原本合理相信的他已经折断了死亡的绳索这一点是错误的，那么，他的死就不会对人类有丝毫益处。并且，对我而言，他的死也就和过去成千上万其他人的死亡无甚两样。但是，如果他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么复活便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十字架。在此亮光之中，我们明白他的死就是世人的生命，我们也知道“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

进一步讲，我们还要记得耶稣在世上时是如何谈论自己的——他如何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如何要求人的绝对顺服、完全的信心和至大的爱；如何把对他本人的信心等同于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当来思考，对复活一事的态度可以影响到是接受还是拒绝耶稣这些重大的宣称。在我看来，我们需要直面这一选择——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并因着复活而被宣布为上帝大能的儿子；或者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这有何后果呢？这就意味着他或者是个骗子，或者自己被骗了。但无论如何，他都不配得我的尊崇和敬爱。我们或许应感恩于人的缺乏逻辑，并知道许多拒绝复活的人依然对耶稣基督持有真挚和深厚的敬重。但是，他们是否有权利如此行，却是另一回事。就我自己而言，坦白说，如果我不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会觉得特别难以相信以下状况。就是，作为好行为的榜样，或者作为宗教导师，耶稣竟然作出那些宣称，并且要求

我听从他。在我看来，他要么远远高于一位有美好灵命的圣徒，要么远不如这样一位圣徒。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远远高于；如果他沒有复活，就远远不如。

最后，耶稣基督的复活也会影响到我们对将来的盼望。复活的真理教导我们，生命与身体的组织结构没有关系，而是可以脱离身体而继续存在。这真理教导我们，人在死亡后，其自我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这真理还教导我们，地上的圣殿模仿了天上荣耀之殿的样式——此时耶稣就在那荣耀之殿，在上帝的右手边。惟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才是永生之绝对证据。

如果我们全心全意地接受保罗所传福音中的根本事实，我们就无需惧怕死亡，因为基督已经死了，而且借着死亡而废除了死亡。我们不应怀疑我们要再次活过来，因为基督曾经历死亡并且现在永远活着。这位“参孙”已经把城门放在自己强壮的肩上并带走，所以死亡不再是一个囚牢，而成了一个通道。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安息，我们就可以为了自己以及所有在我们之前已经离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高唱得胜之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林前 15：55，57）

十字架是对所有人类自义之企图の控告，所以堕落的世界将会尽其所能，以使十字架消失在其视野之外。空坟墓是十字架的“印章”和确认，所以世人要遮盖眼睛，避而不见。

耶稣基督的复活使得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不管是哪种——截然分开。基督教若没了耶稣基督的身体从死里复活的真理，那它只不过是众多宗教中的一种。使徒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林前 15：14）他接着说道：“你

们仍在罪里。”（17b）保罗的言语已经严厉到了极点。“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19）

然而，从使徒时代起，耶稣基督复活这一事实就一直遭受攻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确认耶稣身份——道成肉身的神子——的核心信息，也是基督完成赎罪、救赎、和好和拯救之工的至终标记。那些敌对基督的人，不论是1世纪的宗教领袖，还是20世纪的世俗主义者，都能够看出复活是基督在其敌人面前所作的辩护。

那些攻击教会和拒绝福音的人，必定将其矛头指向新约圣经和门徒所宣告的核心真理，那就是：耶稣基督尽管无罪，却在十字架上受苦牺牲，担当了他来要拯救之人的罪，他被埋葬在一个密封并被人严密把守的坟墓里，第三天上帝的大能使其从死里复活。

正如保罗所正确领悟的，基督教的成败皆在乎空坟墓。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是可怜的，因为我们的信心是枉然。那些传讲没有复活之基督教的人，以谎言替代了福音的真理。但是，保罗坚定声称，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所信的并非枉然，而是相信复活的主。他甘愿在十字架上经受死亡，并在坟墓里胜过死亡。复活是上帝为其爱子辩护的至终的记号。

正如约翰·布罗德斯（John A. Broadus）在一百多年前讲道时所说的：“它（复活）是上帝亲笔签名的手册，是附在宇宙主宰之宣言上的印章，宣告他是自己所声称的一切。因此，它证实了耶稣所教导的所有真理以及整个基督教社会的真理。耶稣基督复活这一伟大事实是基督教证据中的核心。”

在复活一事上，基督徒没有理由使自己处在防御地位上。恰恰相反，任何对复活的否

认都是对救主的否认。圣经的证据具有压倒性的力量。正如耶稣的门徒在基督徒最早的讲道中所宣讲的：“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徒2：32，36）

复活并不是门徒突然间的顿悟，即意识到基督继续在他们中间，而是耶稣的身体从死里复活——是字面的、身体层面的复活。教会就是建造在复活主的根基之上——他曾向门徒显现，并且被成百上千的其他人所亲眼看见。

教会不只是有庆祝复活节的“许可证”，而是有义务宣告真理，即上帝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复活的主赋予教会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把福音带到全世界。正如保罗清楚表达的，基督的复活也是对信徒的一个安慰。因为，他对死亡的胜利使得我们可以预尝自己的复活，这同时也是一个应许，即我们自己也要因着他的大能而复活。“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林前15：53）

所以，当教会聚在一起，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时，我们应该带着感恩的心回顾过去，再次看到那个空坟墓；同时也向前方眺望，看到基督的应许在我们里面的成就。复活节不只是一种庆祝，也是一种预备。耶稣基督的复活应许我们要从死里复活，应许基督对罪和死亡的完全的得胜。耶稣基督的复活正是基督教福音的核心所在。空坟墓充满了能力！

1 和合本译作“第一”，香港圣经公会和合本修订版译作“最重要的”。参林前15：3。——编者注
2 指得人如得鱼的“渔夫”，（参太4：19）。——编者注



脱离捆绑，走出黑暗

文 / 一琨

很高兴今天见到很多陌生的面孔。我想先问一下大家，你们当中谁有房子？谁有车？谁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国庆节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街头采访中问大家说：“你幸福吗？”大家都觉得这事情很滑稽。可能是因为人们都觉得不太幸福，所以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感觉很虚假。但是，即使那个记者再不会问问题，他也没有追问你刚才问的那些问题：你有房吗？有车吗？你有女朋友吗？你会发现有房、有车、有女朋友可能和幸福有关系，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幸福就等于这些，恐怕你会认为很滑稽。所以如果那个记者追着你问：你有房吗、有车吗、有女朋友（女朋友）吗？你会觉得更滑稽、可笑。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正活在这种滑稽可笑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错误地把幸福、满足、平安、安全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和房子、车子、男朋友（女朋友）等等划上等号。人们都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幸福、有平安、有快乐、有安全的，但是我们似乎总也找不着。

于是很糟糕的后果就是，我们完全找错了

方向。比方说年薪到了多少万会让我们觉得幸福；比方说婚外情、一夜情可能会带来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接纳；再比方说，我们期待自己的职位不断升高，觉得这样就会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进而掌握自己的命运。你会发现其实这些不应该画上等号的事情，却统统画上了等号。其实我们每个人最终所寻找的并不是金钱、大房子或汽车。当大家经历了婚姻中更多的考验时，你会发现你身边的那一位并不完全是你想象的，他（她）的容貌、性情，那一切都不是你真正的需要。

但我们始终那样去寻找，我们似乎永远也找不到。

我最近一段时间看了一些很好的国外信仰类书籍，给我很震撼的感受。书中会强调“这个世界邪恶”，这让我很吃惊。若在中国说这个世界邪恶，恐怕没有谁会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很多人会选择移民。但是当你看到一个美国的牧师，他的生活非常好，他的家庭、婚姻也非常稳固，他的子女都非常优秀，但他却告诉你说：“这个世界邪恶。”

这个世界的邪恶是什么呢？就是欺骗，它

让你在根本就找不到意义和价值的事物上去寻找意义与价值。更甚者，它告诉我们那些意义、那些价值你不需要寻找，你只要关注你的感觉就好。我的感觉好了，世界就好了。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不断在两性关系上犯错误，其实他寻找的是亲密关系和别人接纳他的感觉，可是他永远都找不着，所以他烦了一个就换一个。因为他并不知道，只有在上帝祝福的婚姻当中，两人彼此委身和负责，才可能有接纳。两个人只在网络上互通一下信息，然后见面、接着就发生那种事，别人为什么会接纳你？同时当你抱怨别人不能给你安全感、不能接纳你、不能给你亲密关系的时候，你要去问一下自己，你真的愿意接纳别人吗？你真的愿意跟别人有亲密的关系吗？

这个世界邪恶的方式表现在，它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诉诸我们的五官，让我们有各种各样美好的感觉，仿佛这样我们生活中一切的问题就都解决了。现在，苹果公司的产品很受大家追捧，这些产品当中都有一个“我”（我）——iPhone、iTouch、iMac。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可以按我的需要，可以为我所用，于是我可以得到极大满足。我并不是说苹果的产品本身不好，而是说这个产品背后的流行文化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我”即以“我”为中心，以我的感觉为中心。这是一种“美好”的感觉。但是这个感觉真的能够持久吗？这个感觉能够带来我们真正需要的平安、快乐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乔布斯的传记，有一个细节让我觉得非常难受。乔布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因为他非常疼痛，只能躺在床上看电视。传记作者说乔布斯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其实非常后悔，因为他所相信的神秘宗教没有能够医治好他；他得的其实是一种虽然非常罕见、但如果及时治疗是可以治愈的癌症，但是他却没有积极治疗，耽误了半年多的时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床

上疼得没有办法，只好去看电视。熟悉乔布斯的人都知道，乔布斯非常瞧不起电视，他觉得电视是蠢盒子。正基于他对电视的鄙视，他才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快乐享受的产品，但是乔布斯自己却在痛感中离去。而且我相信这个“邪恶”的世代会很快将他遗忘。我想十年以后不会再有人想起他，他已经被遗忘了，因为乔布斯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了。一旦他没有办法再给我们带来那些快感，我们就会抛弃他。

人真是一种很有意思又很麻烦的存在，他总是要不停地寻找意义、价值。那些词，“平安”、“快乐”、“幸福”、“安全”，对我们来说永远有着意义。我们有时会说，“我心里突然亮堂了”，可是我并没有拿灯照着我的肚皮，我的心里也没有那样真正可见的光线照进去，但我却说我的心里亮堂了，那是为什么呢？我认为最好的解释是大家熟悉的《纳尼亚传奇》的作者C.S. 路易斯说的：如果我发现自己内心存有一种“这世上的任何经验都无法叫它满足的渴望”，最可能的解释是：我是为另一个世界而造的。

但不幸的是，我们却总是在这个世界，从那些被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中寻找意义、价值和感觉，在《圣经》里面就叫拜偶像。大家不要以为偶像就只是庙里面的菩萨，是家里的观音像。偶像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什么叫偶像？就是当你把一个事物放在一个它不配有的位置上，把它看得特别重要，重要到它能够提供平安、喜乐，包括我们今天所唱的圣诞歌曲里提到的永生。当我们潜意识里认为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终极价值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作偶像了。人其实是一定要找到这样一个东西放在自己的心中的，但当我们找错方向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永远得不到这个东西。

所以人会走向四条路，第一条路就是，我在这个东西上找不着，就去换另一样东西找。如果这个女子让我找不到亲密和接纳的感觉，

我就再换一个；这就是性沉溺的根本原因。不停换，我仍然可以找到别的满足。我觉得我去西藏一个月豁然开朗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回来又要继续面对老板的臭脸，又觉得工作和人生没有意义，那我去哪儿？去尼泊尔，不停换地方，永远在找另外一种事物去满足自己。

第二条路就是埋怨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当一个人看轻自己的时候，首先是看轻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第三条就是埋怨别人。拼不了爹就骂爹，觉得妻子无法带给自己期望的感受时，妻子真是令自己厌恶。我们结婚的时候，会觉得妻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但是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刻，觉得妻子或者丈夫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恨的人。

这是我前面说的三条路，大家可能觉得这也没什么，但是我想告诉你崇拜偶像可以带来很多可怕的结果。比方我刚才讲到的性沉溺，会给很多人带来伤害，特别是在最亲密的关系中。除了我刚才举了夫妻关系，还有子女和父母的关系，这是我们看到的最亲密的关系。我接触过很多年轻的朋友跟父母的关系比较紧张，那是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当父母把你放在偶像的地位上，认为他们一生的快乐、幸福、成就，必须由你来给他实现的时候，你一定给不了。这样就产生两个结果，第一，他一定要控制你，迫使你实现他的愿望；第二，当他觉得你实现不了，你按自己的想法生活，他就会恨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对我们的爱，或者我们对父母的爱跟恨之间只有一线之隔，我们这爱实在称不上是爱。

大家肯定想知道人为什么会是这样？要讲这个问题，就一定要讲到罪。有很多神学书讲罪，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最简单的信息，就是罪是人的一种本性，那种本性就是一定要把错误的事情放在上帝应在的位置。这是我今天分享的时候第一次讲到上帝，我刚才讲了，

平安、喜乐、幸福、自由、安全，这所有一切的价值都只能由上帝给我们，但是我们却把其它的事物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很多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我们都还是挺不错的人，罪好像离我们很远。但在上帝看来，罪并不是世俗法庭上讲的那种，并不是你外在的行为，而是你内心当中的那种倾向，就是把一个东西放在上帝应在的位置，然后对它说，你给我平安吧，给我幸福吧，给我喜乐吧。从我刚才举的例子你就会知道，这些东西会伤害别人，同时也会伤害自己。最可怜的就是当你把自己放在上帝该在的位置上的时候，你将会经历人生最痛苦的时刻。因为你会觉得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谁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谁可以预知明天我们生命当中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能预知自己明天踏入办公室的时候第一个会遇见的是谁，我们还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吗？可我们却往往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这些如果没有上帝亲自帮助我们，我们根本看不清楚，但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痛苦挣扎当中。

有些人说，“我是一个好人”，那你为什么是一个好人呢？“我做事都凭自己的良心”。你的良心？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良心，这其实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可是你会发现你的良心会不断变化，你的原则会不断地变。有的人会说，“你今天危言耸听了，我的生活挺好，我没有遇到那些问题”，可是我想说一句不中听的话——人往往在走下坡路的时候觉得很顺利，感觉挺好其实是因为你在走下坡路。

如果说到上帝，就必须说到天堂和地狱。我说我自己是一个预尝到一点天堂滋味的人。什么叫天堂呢？天堂大概就是今天我们所有人坐在一起（虽然我们今天坐在一起很快乐，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忧虑的事情，我们人生前面还要经历很多的苦难，但是这一个小时我们彼此之间可以敞开），可以一起唱诗赞美上帝。因此，什么叫天堂？天堂就是当我们聚在一起



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些痛苦了，上帝亲自许诺说他会擦去一切的眼泪，这就是天堂。

什么是地狱呢？我今天才去回想，自己有没有经历像地狱那样的时刻。真的有！我曾经打算要做一本很了不起的杂志，当一切全部失败以后，我觉得我过去十几年的努力和积累化为乌有。这个时候，你明明知道有工作可以做，但是你不愿意做，因为你浑身都没有动力。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妻子还在工作，我在家不愿意工作，早上她起床上班，当她关上门的那一刻，那就是我经历的地狱。我觉得我是一个没用的人，我让她来养家，但是我确实没有力量、没有勇气、没有动力去工作。我觉得我整个人陷在无边的黑暗当中，我仿佛经历了一点地狱的感觉。所以什么叫地狱？地狱就是说，你追寻的平安、喜乐、价值、安全那些东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永远都不可能找到。为什么？因为你永远不可能见到上帝了。你生命当

中一切的希望都不存在的时候，那就是地狱。我觉得在那一刻，我终于经历到了什么叫地狱的时刻，那真是特别可怕。

我想问大家，一个自杀的人是完全绝望的人吗？有人说是完全绝望的。不对！一个自杀的人并不是完全绝望的人，因为他自杀的时候，还是希望死了以后痛苦可以结束，他还有最后一丝希望。而在地狱里，这些盼望都失去了。当你连这些盼望都没有的时候，那就是地狱。其实我想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或多或少经历过那种痛苦、挣扎的时刻。但是圣经当中有一个伟大的转折，那就是《罗马书》3：21中的“但如今”。“但如今”这位要给我们意义，要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给我们安全的上帝，他和我们的生命又再一次发生了关系，那就是他派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我们今天、过去、

将来所犯的所有的罪，所有得罪上帝的地方，只要你接受他，他都会赦免。

究竟是哪些人把上帝钉上了十字架？不是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的那一位上帝根本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他根本不是围绕着我们的意志来转。他不是满足我们任何需要的魔法师，所以我们痛恨他，为什么？首先他有他的主权，他远高于我们。其次，我们还有一个痛恨他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在接触信仰后会听到恩典，恩典是白白的，是很宝贵的，但是恩典很多时候是让人痛恨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在给你恩典的时候告诉你，你跟所有的人都一样，你是卑微的、软弱的、污秽的，你心里没有良善，这时候我们就接受不了了。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上帝的时候会说：上帝啊，我今天遇到你了，是不是我表现比较好，我平时做事比较凭良心啊。不是，上帝告诉你，你要接受恩典，首先你必须承认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而这个承认并不是上帝强迫你做的。当上帝真的愿意帮助你让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愿意接受，那才叫恩典。

其实这件事情在很多时候会很激怒我们，而且即使像我这样一位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很多时候也会被激怒。就觉得我比他好啊，凭什么他得到一些赞扬，我做得那么辛苦，我还当小组长，圣诞节还准备了讲章，准备了几天，这些恩典难道不是我该得的吗？不，上帝告诉我说，因为你的罪极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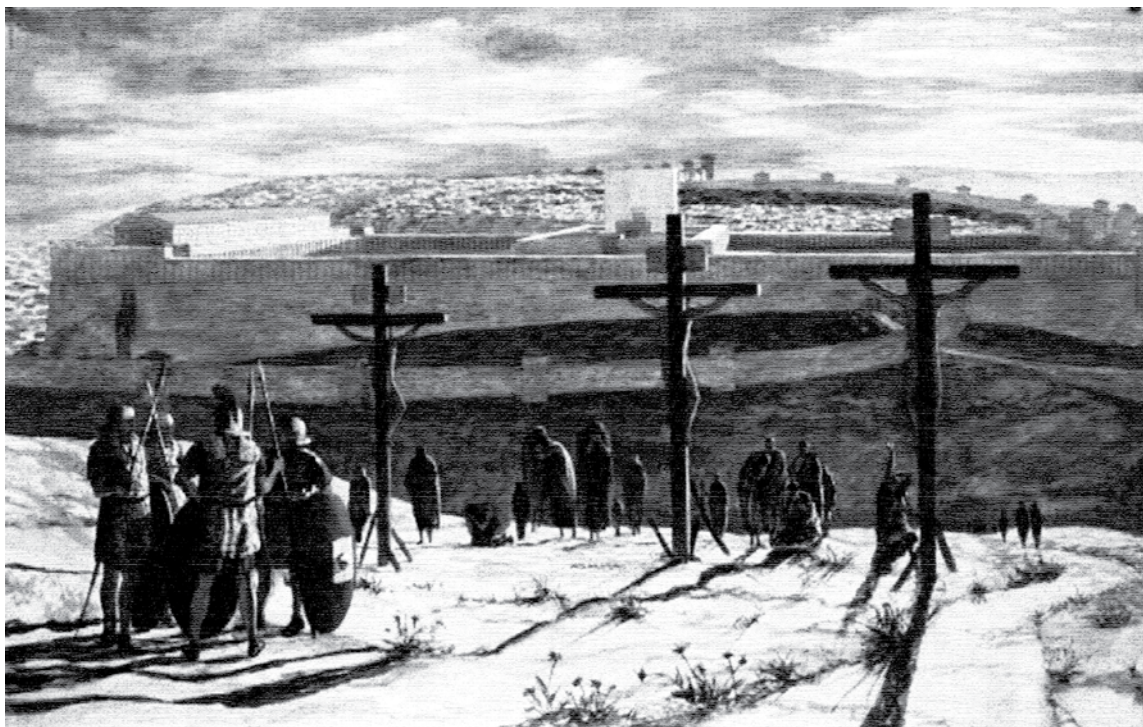
所以是谁把上帝的儿子钉上了十字架？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顺服上帝，我们每个人都要从上帝之外找寻意义、价值，是我们这些人把上帝的儿子钉上了十字架，耶稣基督身上的每一个钉痕都跟我们有关系。

唐崇荣牧师说，上帝所做的救赎仿佛是一个善良无辜的人，他要去探望一群囚犯。但是他却是穿上囚服进到监狱，跟这些囚犯同吃同

住三十多年，并且他知道这群人早晚一定会叛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这个人依然穿上囚服去。这就是上帝的爱，这世上没有什么能跟上帝的爱相比。这就是我尽我所能描述的救赎，就是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当你认他为你生命的主的时候，你要找寻的一切平安、快乐，你都找到了，你要找的一切安慰你都找到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他是上帝，他不依照你的方式来做，他告诉你什么是好的。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为什么叫救赎呢？是谁救了银行家安迪呢？当你认识上帝以后，你就知道什么是救赎。安迪的秘密计划是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和成功的呢？安迪在狱中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和黑暗，他特别盼望自由，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跑到警狱长的办公室放了一张好听的歌剧唱片，他在那儿欣赏，所有的囚犯都在欣赏上帝创造的美好的音乐，结果他被关到黑屋禁闭，受了很多苦。当他出来以后，他和那个老黑人在蓝天阳光下，说：我现在终于意识到，我对我的妻子确实有很多亏欠的地方。要知道安迪是一个很成功的银行家，他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他的妻子出轨了，但是杀害他妻子的并不是安迪，安迪是蒙冤入狱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安迪确实是很冤枉，但是在这个时候上帝的工作临到他身上。他终于知道，虽然在某些事情上他受了冤屈，但在他生命最重要的关系当中，他却是个罪人，他终于说出了这句话。之后，安迪从监狱里挖出了一条暗道，走出黑狱，走向光明。这是上帝为他开的一条路，一条又真又活的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我们生命的黑暗当中走出来。■

（本文整理自作者在一次圣诞聚会上的分享）



传福音十戒

文 / 范学德

自从1995年年初信主以后，我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几经挫折，几经失败。反省自己的过失，曾写了“传福音五戒”一文，发表在《生命季刊》1998年的第七期上，引以为鉴戒，并与兄弟姐妹共勉。后来，我在继续传福音的过程中，继续思考这个问题。从2002年春开始，写成系列文章，陆续发表在涤然主持的《导向》杂志上，并在此基础上整理修改，于2003年写了一本小书——《走近心灵——如何向大陆人传福音》，归根到底就是要阐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中说的一句话：“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苏文峰牧师在为《走近心灵——如何向大陆人传福音》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这本

书“是以过来人的好朋友的身份，向你建议一些基本原则……是极有价值的属灵资源，是当今向大陆人作福音事工的同工们必备的一本事工手册。”王永信说：“因着范弟兄本人的背景与经历，他的见解中肯而实用，并有诸多独到之处，是我们通常没有想到的，读起来兴趣盎然。”这些评语，都是我很大的鼓励。

从那以后，又有十年过去了，我还在探索和反思之中。我把这些年的反思，概括为“传福音十戒”，继续警戒自己，同时与兄弟姐妹共勉。概括起来就是，第一戒：切不可不传耶稣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第二戒：切不可只用口传。第三戒：切不可真理的化身自居。第四戒：切不可只说不听。第五戒：切不可

彼此攻击。第六戒：切不可忘了先“骂”自己。第七戒：切不可满嘴“属灵黑话”。第八戒：切不可不讲道理。第九戒：切不可全盘否定中华文化。第十戒：切不可作假见证。

第一戒：切不可不传耶稣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

保罗说，我们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罗马书》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传福音就是要传耶稣是主，他爱我们，为了洗净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使一切信他的人，罪得赦免，与上帝和好，获得永生。凡是背离了这个核心，就是传了另外的福音。其最显著的代表，就是“成功神学”。信耶稣，赚大钱，这就是成功神学的核心。

第二戒：切不可只用口传。

传福音要口传和笔传，更要“身传”——在日常生活中把生命之道表明出来。言传与身传同进，身传重于言传。所谓身传，就是通过我们的生命来传。“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这是对身传的基本要求，说到底就是四个字：道成肉身。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向人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只有当我的生命中分享了上帝的神性，我才能向世人表明我所信的上帝，他的神性是什么样的；我分享了多少，就能传扬多少。若我所行的与我所传的是两回事，这就是亵渎福音。

第三戒：切不可真理的化身自居。

基督徒不是真理，而是真理——耶稣基督

——的跟随者、传讲者，是蒙恩的罪人。换言之，无论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多么准确完整，我们也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将我们所知道的始终如一完美无缺地实践出来，说到底，我们还是一个罪人。

福音的使者要成为一个虚心的人，对于自己不懂或者所知甚少的知识，要尽量少讲，不讲。除非你确有研究，否则不要随意批评进化论以及佛教，尤其不要轻易地指责佛教徒行善的动机不纯。我们要集中精力把福音准确并通俗地讲明白。

第四戒：切不可只说不听。

传福音切忌一见到朋友就滔滔不绝地大讲一通，然后就问你要不要信主。我们必须学会双重聆听：聆听上帝的话语和朋友的心声。聆听朋友说话，就是为朋友服务。通过聆听，了解朋友的问题何在、需要在哪里，然后对症下药，告诉他，唯有耶稣才能真正满足他的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他的问题。正如斯托得所说：“我们聆听神的话，以致我们可以更多地发现基督的丰富；我们聆听世界，以致我们可以知道世界最需要的是基督的哪些丰富。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应该用什么途径去将这些丰富带到世人面前。”

第五戒：切不可彼此攻击。

传福音是劝人通过基督与神和好，作为福音的使者，我自己首先要与弟兄姐妹和好。传福音是团队工作，我们要与圣灵同工，和弟兄姐妹共事，效法圣徒的榜样。无论是传讲的、代祷的、关怀的、出钱的、聚会时做饭带小孩的，都不可缺少。切不可一言不合，

就指责别人信仰不纯，甚至定其为异端。更不要轻易地指责其他的基督教宗派都是错误的，唯有自己这个宗派是唯一正确的。就像古代圣徒说的那样，在基本真理上一致，在非基本真理上保持各自的分别，在一切事情上有爱心。

第六戒：切不可忘了先“骂”自己。

“骂人”是一个比喻，是说“指责罪”。传福音就是一个罪人向其他的罪人说，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罪人。说到罪，我们不要只是说你们这些罪人怎么怎么样，而要以自己为例，说明我这个罪人怎样认罪，并蒙受了主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从而在上帝和世人面前真实地做一个人。

1. 由于中华文化与基督教信仰的隔阂，谈到罪首先要打破这种文化的隔阂，先说清基督教关于罪的概念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信仰（人与上帝的关系）的概念，而不是法律的概念；

2. 诚恳地述说（可以在人前公开的）自己犯过的一些罪；

3. 分析它们为什么是罪；

4. 承认自己不能救自己，人必须认罪悔改。

第七戒：切忌“属灵黑话”。

“属灵黑话”这个词是从李秀全牧师那里学来的，意思是指张口就一堆中文特有的基督教术语，别人根本就听不懂我们讲的是什么，犹如黑话。最典型的一个词是“交通”。另外，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妻子或丈夫时说：“这是我姊妹。”或“这是我弟兄。”

基督教的核心观念，如耶稣基督、恩典

和罪等等，绝对不能不说；非基本的概念，要说得越少越好。无论说什么，都要像主耶稣那样，善于讲故事，打比方，把福音通俗易懂清楚明白地讲出来。

第八戒：切不可不讲道理。

凡是从知识上可以讲清楚的道理，必须讲清楚，不能说你只要信就好了；但对于从理性上无法完全解释清楚的真理，则不要强词夺理地去讲，要谦卑地告诉别人我不知道，然后，保持沉默。让听者去面对那一个挑战，信，还是不信。

第九戒：切不可全盘否定中华文化。

就像西方文化一样，中华文化中也包含了许多应该被否定的因素，但却不可以完全否定，因为由于上帝的普遍恩典，中华文化中也包含了真理的因素和美好的东西。我们既要看到中华文化同样已经被罪扭曲了，污染了，又要有勇气承认，不论真理和美善在哪里出现，我们都不能拒绝或者藐视。中华文化的根是有神论而不是无神论，这是我们尤其应该强调的。

第十戒：切不可作假见证。

自己信主的经历，往往是引导朋友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美好途径之一。但见证的中心是主耶稣基督而不是我。见证必须真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要敢于说出自己信仰之路上的曲折；不可隐去自己的黑暗和反叛；不可以编造故事；也不要说什么一信主耶稣，我就完全改变了，有求必应，万事如意。这不真实。■

在疾病中思想神

文 / J.C. 莱尔

“你所爱的人病了。”（约 11 : 3）

这则简短的信息，“你所爱的人病了”，是马大和马利亚托人带给主耶稣的。病人是她们的弟弟拉撒路。拉撒路是一个基督徒，为主耶稣所深爱，然而他病了。据此我们不可认为，疾病是神怒气的征兆。它反而是被定意来造益我们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 8 : 28）。

思考疾病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你将来难免不生病，而预先严肃地思考这问题会使你大为受益。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思考疾病的问题。

一、疾病的普遍性

疾病存在于世界的每一角落、每一阶层的人士中。世上的钱财也好，信基督也好，都不能使我们免去疾病。疾病常常是一种使人谦卑的经历，它能使壮士软弱如孩童，使勇士在微小的事上丧胆，它能影响我们的大脑和思维。无论人做什么，都不能避免疾病。人类的平均寿命能通过医疗科学来延长，相应于各种疾病的新疗法层出不穷。但现实照旧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诗 90 : 10）摩西当年写下

这话的时候，人的寿数确是那样，而今仍旧未变。

那么，如何解释疾病的普遍性呢？人们为何生病而死呢？我们绝不可妄测，神起初就创造了疾病。他创造的一切都“甚好”，显然这不包括疾病。但圣经晓示我们，后来有样东西介入世界，是开初所没有的。那东西就是罪，罪是世上一切疾病、痛苦和苦难的起因。没有罪就不存在疾病。

可见，对于现实，唯有圣经能给予我们完美的解释。圣经向我们解释了为何我们拥有构造如此精妙的身体。是神创造了它们！而且圣经解释了，我们虽由无限智慧与良善的神所造，如今却又怎样趋向疾病和苦难。唯一的解释就是创造与堕落的圣经基本教义。

二、疾病的益处

也许听说疾病于人有益使你倍觉惊奇。许多人连想都没想过这事，他们从疾病中所看到的只是折磨和痛苦，丝毫没有看见任何益处。我承认，世上若没有罪，疾病就不可能对人有利益。神所造的无罪世界是不存在疾病的。但是自从人类堕落之后，神的智慧就允许了疾病存在。在我看来，疾病所蕴藏的诅咒与祝福同等。神能使用我们暂时的苦痛来



祝福我们，使我们的“心、意、灵魂和良心”获得永恒中更大的益处。

疾病有助于提醒人们死亡的临近。大多数人活着好像他们永不会死，也不作任何预备。疾病则能提醒他们喜欢忘记的这事实。

疾病促使我们严肃地思想神。许多人在健康的时候选择忘记神，也不理会与他的关系如何。疾病能提醒他们：他们有一天必须面见神。

疾病有助于改变我们的人生观。许多人只想今世的幸福，别的一概不睬。长久的疾病能改变他们的价值观，让他们思想从前所视为重要的东西，如今有何益呢？譬如，贪财的人学会到，他的钱在他患病时是不能安慰他的。

疾病促使我们谦卑。我们生性骄傲，无一例外。我们的心里都小看不如自己的人，疾病却能显露我们的软弱。它临到众人，不分贫富、有名无名，它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

疾病有助于我们省察自己的信心。它促使我们反省，我们的信心真实与否——即它是否建立在坚固的根基之上。很多人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坚固的根基之上，疾病就会向他们

揭示，他们的“基督教”在试炼之时不能安慰他们。

我不要你以为，疾病总是在这些方面造益于人们。绝对不是的！许许多多的人经历过疾病，但并没有从中学到任何功课，正如他们病愈后的行为所表明的那样。他们的心还是刚硬的，疾病对他们无益。

然而，神在许多人的身上使疾病变成祝福。神使用疾病向他们说话，引导他们寻求基督。因此，面对疾病，我们不应怨天尤人。如果我们对之作出恰当的反应，它必然会对我们大有裨益。

三、疾病召唤我们尽特殊的本分

我想实际和具体地来谈疾病召唤我们所尽的特殊本分。我要你清清楚楚地知道，在这充满疾病与死亡的世界里，你该做什么。

疾病提醒我们的第一个本分是：过一种随时乐意迎见神的生活。疾病提醒了我们死亡，我们都必须经过此门赴审。我们必须在那审判中面对面地见神。所以，疾病应教给我们



的第一个功课便是：准备见神。

你何时才算准备好了见神呢？只有在你的罪已蒙赦免的时候，你的心更新、你的意志受教以神的旨意为乐的时候，你才算预备好见神。你的罪很多，只有耶稣基督的血才能洗净那些罪孽。只有他的义才能使你在神面前蒙悦纳。而且，这些福益唯有借着信心才能领受。因此，你若想知道你是否准备好了见神，你就得问自己：“我有信心吗？”按着本性，你的心不适宜与神为伴。只有圣灵才能转变你，更新你的全人，赐你乐于行神旨意的心。因此，你若想知道你是否准备好了见神，你还得问自己另一个问题：“我的心和生活已被圣灵改变了吗？”

这事对于预备我们见神，已少到不能再少了。我们必须称义，也必须成圣。基督的血必须洒在我们身上，基督的灵必须住在我们里面。这些乃是基督教的精髓，是必需的，因而在这充满疾病与死亡的世界里，你首要的本分就是确保你拥有它们。

疾病提醒我们的第二个本分是：总是过一种忍耐的生活。生病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们

可能被迫中止正常的活动；我们的计划被搅乱；我们也许不得不忍受长时间的衰竭和痛苦。这一切对于我们无疑是巨大的损耗，也大大地考验我们的忍耐。因此，在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之前，我们应当趁着健康的时候学习忍耐。我们当祷告，求圣灵使我们的脾性和人生观成圣。我们必须殷勤祷告，常常乞求承受神旨意的力量，也要祈求行神旨意的力量。记住！所需要的力量在哪里才能找到——“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约 14：14）

我想要强调这点。我相信，基督教消极的美德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柔顺、温和、忍耐、信心和耐心都是圣灵的果子，它们都荣耀神。一般来说，对基督徒生活的积极面不屑一顾的人们，在看到他们生活上这些消极的美德时会被迫严肃地思考。可正是在患病期间，这些美德常常最清楚地被人看见。不少基督徒对别人有经久不衰的影响，不是因为他们所说的话，而是因为他们忍受疾病的态度。

你希望自己的基督信仰在别人面前美丽

动人而富于感染力吗？那么在你身患疾病之前，现在就当求忍耐的美德。这样，若你病了，你的病将会彰显出神的荣耀。

疾病提醒我们的第三个本分是：随时乐意慰问并帮助患病的人。在你身边常有生病的人，他（她）或是家人、或是会友、或是邻舍。你当将此视为一个行善的机会。所需要的也许只是一声友爱的问候、一句关切的话语、一次诚心的看望。就这样简单的关怀之举却有助于消除隔阂，建立良好的情谊。说不定它们还会是领人到基督那里的途径，它们是每个基督徒应当预备而行的善工。在这病患恣行的世界里，我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加6：2），“并要以恩慈相待”（弗4：32），尽心恩待人是拥有“基督心志”最清晰的证据之一。主耶稣亲自“周流四方”，向患病和受苦的人“行善事”（徒10：38）。他对这些行动的反应表明在最后的审判中，他对自己百姓说：“我病了，你们看顾我。”（太25：36）

你希望证明自己有基督徒般的爱心吗？若是如此，那就当提防自私地忽略对你患病弟兄姊妹的帮助。慰问他们，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同情他们，努力减轻他们的负担。重要的是，你当竭力向他们行属灵的善事。你所行的善即使没有使他们获益，也必会使你得益。我深信，神在借着我们周围的每一场疾病考验、磨练我们。神许可磨难考验基督徒是否拥有真爱心。你要谨慎，免得你受考验而显出冷漠！如果你能生活在一个疾病丛生和衰亡的世界里而不能关怀别人，那么你要学习的功课还有很多。

四、结束语

现在，我想说的是四句关于实际运用的话。

第一，我提一个问题。生病时你将做什么呢？无论何人，生老病死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时刻早晚必然会临到你。你将做什么呢，你要往何处得安慰呢，你要把你的盼望建立在什么之上呢？我恳求你不要放过这些问题。让它们在你的良心上动工，直到你能满意地答复它们，否则不要容自己歇息。你永恒的结局对你太重要了，重要到你不能推脱这些问题。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不当留到最后才来考虑。你无法保证自己的明天，也无法保证自己在临终前有机会悔改。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有两名罪犯。一位在最终时刻悔改了，另一位则没有。倘若你现在不愿悔改，你就断无理由臆想，你以后躺在临终之榻上能悔改。

假如你能在这个世界上长生不老，我就不会这样对你说。但你不可能在这里活到永远。你会死，故此我希望你为那时做好准备。我呼求你，想一想吧！如果你为一切预备妥当，惟独落下了那真正需要准备的事，这是何等可怕呢！

第二，对于凡需要忠告并愿意接受的人，我有话可说。我忠告一切还没有准备就绪迎见神的人，你得赶紧去认识主耶稣基督，你当悔改归正，投靠基督而得救。世上再没有比拿自己的灵魂做赌注的赌徒更愚蠢的人了——这人不预备迎见神，推辞悔改。你晓得你的罪必受报应，你晓得你需要一位救主。你今天就当到他面前，呼求他拯救你的灵魂。我请你立刻就去，凭信心寻求他，将你的灵魂托付给他。向他求赦免及神怒气的止息。求他以圣灵浇灌你，使你成为真基督徒。他必垂听你，不论你的过去怎样，他必不拒绝你的祷告。他说过：“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6：37）

我奉劝你防备一种模糊不清、不现实的基督教。别以为因你是某个教会的成员就万事大吉了。只有与基督亲自的个人关系才能奏效。我劝你，不要歇息，直到你有圣灵亲自住在你心里的确据，即你已被洗净、称义

和成圣，并与基督合一。模糊不清、不明不白的信仰在你健康的时候或许看来是够用的，但当你患病时，它将无济于事。当生命的句号即将划上时，它势必分崩离析。唯有基督才能夺去死亡的毒钩，使我们能够毫不畏惧地面对我们最后的疾病。我们需要与他联合，我们需要认识和相信，他作为我们的祭司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只有他才能拯救那些因怕死而被死捆绑的人。如果你渴望自己在患病时有盼望和安慰，就去认识基督吧。现在就寻求他。

第三，我劝慰所有的真基督徒记住，患病时他们会有多荣耀神，就是在生病时静静地躺在神的怀中。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知道信徒的心太易懈怠了，我知道趁信徒的身体虚弱时，撒旦便手忙脚乱地加紧散布疑问和困惑。我见过，在神的儿女突然病倒被迫歇息时，颓唐便临到他们身上。

我迫切地恳求所有患病的信徒牢记，你们对病痛的忍耐与努力行善一样能尊荣神。疾病所显明安歇的恩典往往比努力做工更大。我提醒你们别忘了，你们无论患病或健壮，基督都一样地爱护你们。你们所受的管教是在爱里，而非怒气中。最关键的是，别忘了，耶稣对他软弱肢体的怜恤。你们总是受到他温柔的眷顾，在需要的时候更是如此。基督有很多病历，他知道每一个病人的心。疾病和苦难常常使信徒更像他们的主，“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太8：17）；主耶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赛53：3）患难中的门徒有机会领会到受苦救主的心意。

最后，我劝勉所有的信徒谨守与基督密切相交的良好习惯，根本用不着担心你会在你的基督教中“走火入魔”。要是你希望自己在患病时享有平安，你就得记住这点：我相信许多人在平时或生病时得不到什么安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信仰上不专心。我相信，

“一手抓住世界，一手抓住基督”、“八面玲珑”的基督徒是神不喜悦的，他们在死时得不到真安慰。在人患病的时候，这种信仰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希望拥有“切实的慰藉”，我们就不要满足于仅仅作个基督徒。我们必须培养一种与基督真挚的、实实在在的关系。到了医药不再有效，我们只有等死的时候，那时有何能支撑我们呢？那时有何能使我们感觉到“不怕遭害”（诗23：4）呢？唯有与基督密切的相交能做到这些，此外，一切的一切都全然无能为力。基督借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基督的右臂托住我们的头，我们感知基督坐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最后的争战中，只有基督能给我们彻底的胜利。

让我们更紧密地靠近基督，更多地爱他，更深地为他而活，更勇敢地认他，更全面地跟随他。这种基督教自然会带来其本身的奖赏。世人或许会嗤笑我们，软弱的基督徒或许会将之视为极端。但别担心！患病时它能带来平安，在来世它能带来永不褪色的荣耀冠冕。

我们在世的时间不长。再有几场疾病，一切都将告终。再过几次葬礼，就要轮到我们的葬礼。再过几场风暴，我们就要安然抵港。我们在基督面前将满有喜乐，神必亲自擦去他儿女的一切眼泪。

同时，让我们在神的儿子们过信心的生活吧！虽然我们会死，但他活着。废除死亡并透过福音把生命与永生彰显出来的那一位，他活着。将来的一天，他必改换我们卑微的身体，使之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莫管患病还是健康，生还是死，让我们充满信心地依靠主耶稣基督吧！

（选自 J.C. 莱尔，《与神同行》第十三章，“疾病”）

面对死亡的忧惧

文 / 孙毅

一、

前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直播糯康被注射死亡的过程，引起很多人的关注。面对众多网友对于国家媒体直播死刑过程是否又让中国人再次经历在菜市口围观犯人被砍头示众的质疑，央视官方微博的回应是，公示糯康死刑，不是看杀人，没有行刑画面，只看到毒枭凶犯虚弱，很怕死。确实画面上可能给不少人留下印象的是，这位在湄公河称霸一方、杀人或许不会眨眼的人，在临死之前也和其他人一样，多少露出了对死亡的忧惧，甚至试图用某些方法来让自己免除这死亡的处罚。在一些人看来，对死亡的恐惧或害怕，是一个人所暴露出的软弱胆小，甚至为人所嘲笑或不齿。

有人嘲笑面对死亡所表现的忧惧，可能主要是将这种忧惧误解为，只是害怕死亡带给人的肉体上的那些痛苦。现代执行死刑

过程中人道主义的作法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问题是，如果是这样，注射的方式基本上已经消解了人肉体在执行死刑过程中遭受的痛苦，为什么当事者还会感到惧怕呢？

人对死亡的忧惧真是因为死亡可能给肉体带来的痛苦吗？记得在电影《非诚勿扰2》中，那个患了绝症的人，在临别之时，对作为他好朋友的男主角所说的那番话，表明他的忧惧并不主要在肉体方面。当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决定要用自杀的方式体面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时他不由地思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他推开死亡这扇门的时候，那门的后面是什么？是一条有亮光的路？还是一片漆黑的断崖？确实，在还没有推开死亡这扇门之前，人无法知道那扇门的后面是什么在等着他。而当他进入到死亡，推开那扇门之际，他已经是别无选择，无论是什么他都要进去了。或许正是这种让人无法把握的处境，让当事者不能不感到有些忧惧。

实际上，当人们说，人在面临死亡时经历到内心的忧惧不过是其真实人性的表现时，这就是在说，对死亡的忧惧表明人是有灵魂的存在者。正是这一点让人在死亡面前表现出忧惧，这种忧惧成为其人性最为真实的表现，就如耶稣说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太 10：28）

二、

面对死亡带给人的忧惧，唯物主义者们的解决途径基本上是古代伊壁鸠鲁派哲学家的那种自我安慰的方法：人临死的痛苦或忧惧只是人肉体来的一种感觉，当人还有这种感觉的时候，说明人并没有死，因此那只是人吓唬自己的想象，不需要当真；而一旦人死了，人也不会有这种感觉了，也就更不需要担忧了。这种观念基本上把人当作是一个肉体的存在者，即便有现代人所谓的人的精神，也不过是附着在肉体上的一种感觉或意识罢了。但可能会让这些伊壁鸠鲁式的唯物主义者吃不大准的是，死亡究竟是一个瞬间的事件，还是一个过程？如果死亡不幸地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即便进入死亡的当事者在旁人看来已经处在不省人事中，但他还有某种特别的“意识”，这会不会让人感到伊壁鸠鲁式的安慰有点靠不住呢？

面对死亡的忧惧是一种真实的经历。它可能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在人的无意识中或者在睡梦中，甚至在人进入死亡的过程中，这是个人用清醒的意识、精神力量或理论推理难以消解的。这表明了人对于死亡

的无可奈何。其实在很多哲学家看来，人心生忧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遇到力所不能及而给人带来的无可奈何的境况。死亡过程正是这样一种境况，它标定了人的能力及认识有一个界限，而不逻辑地意味着其灵魂消失。耶稣在富裕财主的比喻中说，那个财主在去了那个火烧火燎的地方之后才意识到那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地方，便央求亚伯拉罕说：“我祖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们可以对他们作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路 16：27—28）

三、

虽然希腊斯多葛派的哲学家认为人之为人乃在于人的灵魂，就如现代的一些哲学家认为人的理性或精神是人之为人的主要特征一样，这让他们与伊壁鸠鲁式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区别，但在面对死亡的忧惧方面，他们也基本上认为这种忧惧来自于人的肉体，或者来自于肉体对人精神或灵魂的囚禁。也就是说，如果把死亡看作是灵魂逃离肉体之囚禁的机会的话，那么当死亡来临时，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并不是自然而然或水到渠成那样简单，而取决于每个人的预备程度。就如《肖申克的救赎》那个电影中，人在现世中的生活基本上如同生活在牢狱中，在这生活中真正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如主人公在狱中所做的：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在墙上挖洞。意为爱智慧的哲学，其实不过是让人预备死亡的学问。对于斯多葛派的哲学家来说，哲学的智慧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理论，而

是一种知行合一的德行生活，让人更多地以理智、节制与不动情来预备死亡的来临。但让人心生忧惧的问题依然是，即便我花了一生的时间来预备，我怎么知道自己预备好了呢？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真的能够坦然面对吗？

后世的人们很容易把灵魂逃离肉体而进入到永恒领域的过程理解为是小我进入大我、私念消失在普遍理性或绝对精神的过程，就如一道从山间流下的小溪最后汇入到大海。死亡的忧惧就来自于其是否可以越过那道进入永恒大海之前的隘口。其实，即便是解决了如何跳过这个死亡的隘口的问题，消失在那一望无际的大海中，也并不真正解决灵魂的忧惧。特别表现在现实中，当人们所依靠的普遍理性沦落为一种纳粹主义的国家精神时，消失在其中或许确实可以一时地解决人们对死亡的忧惧，但这种解决不过是一时的逃避而已。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 14：6）如果奥古斯丁说的——我们的灵魂若不是在那位父的怀中就不会得着安息——是对的话，那么通往那条能够真正让人的灵魂得安息的路是窄的，只与这个名叫耶稣的人有关，而非普遍理性那条可能是比较宽敞的路。

四、

现代生存哲学家们虽然不愿意提人的灵魂，但他们差不多都把忧惧（也译为不安或焦虑）看作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生存特质。只是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人一般不会轻易地遇

到这种深层的忧惧，或者即便遇到了也会下意识地惟恐避之不及，基本上升不到人的意识层面。现代人避开这种忧惧的方式，生存哲学家们发现，通常是采用活在“常人（众人）”中的生活方式，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尽量避免独自地作出判断并因此独自地承担责任。这个特点在 20 世纪特别显明在纳粹国家主义流行的时期。

不过，这种逃入常人中的方法对于人去面对死亡基本上是没有效果的。因为面对死亡，每个人都与其他人一样，都需要独自地去面对。上帝在这个方面是公平的，即每个人都不会比另一个人享有特权，好像不用去独自地面对与承当自己的死亡。相反，正是在这种独自承当中，个人遭遇到作为其生存特质的忧惧。在这个意义上，人作为有忧惧的人正源自其要死的事实，或者更准确地说，源于个人的灵魂要独自面对死亡的事实。

但问题是，灵魂并非摆脱了肉体就摆脱了死亡之忧惧。圣经把人的忧惧源自灵魂之独自性的关系说得更深入，乃是指灵魂赤露在身体之外带来的忧惧。正是出于这种忧惧，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林后 5：1—3）这里，保罗没有表现出苏格拉底式的气概，把死亡看作是灵魂脱离身体的机会，盼望灵魂从身体这个坟墓中独自逃离。保罗所盼望的是在被遇到的时候“不至于赤身”。他并不是不知道这地上的帐

棚要被拆毁，但问题是，只有穿上另一个身体，才能解决这死亡给灵魂带来的忧惧。

五、

为什么人进入死亡过程所发生的灵魂赤身、独自地行走这种可能会给人带来如此的忧惧？其实这问题已经超越了人的认识能力或范围。我们首先要承认这是人生存的基本现象，然后看我们如何去理解。生存哲学家用哲学的语言解释说，个人不在“常人”中，而特别是在这种死亡的忧惧中独自出来的时候，会听到一种良知的呼声，这种呼声不期而至，直入人的灵魂；可惜的是，它带给灵魂的不是好消息，乃是罪责的声音，让灵魂不能不颤抖。这种罪责不是对这个人的人生中的某件事情，而是对着其整个人生，对着个人之其所是的这个无助的灵魂。这个过程很像是人无助地站在法庭中被审判，发现没有任何人站在自己这边来为自己辩护，眼看着被判处无期后那扇监狱的大门已经在自己的眼前缓慢地打开。用我们更能理解的语言说，在死亡面前，当灵魂赤身即失去其所有存在的理由以及为人生寻找到的意义的时候，它不能不面对着望不到头的让人难以呼吸的虚无的吞噬。

灵魂在死亡过程中独自经历到的正是那审判的过程，这审判构成了灵魂难以渡过的难关。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那个晚上，当他与门徒来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并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可 14：33—34）如果这是死亡之忧惧的一种表现的话，那么这种

程度的描述会让人们很难理解，这与我们通常对英雄人物的理解差别太大了，直到我们理解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 15：34）。或许有人因为还不理解被上帝离弃意味着什么，因而显得无所谓；但对上帝的儿子来说，正因为他之前曾有过人难以想象的与天父的美好关系，正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为上帝所离弃意味着什么，他才会因为被上帝所离弃感到甚是忧伤。被上帝所离弃就是被永远地遗弃在黑暗与冰冷之中。

六、

要渡过死亡之冰河，其实只有一个途径：耶稣的复活。因为只有耶稣的复活给人们一个确据：他已经越过了死亡的冰河。除此之外我们很难找到可以让死亡忧惧得以消除的确据，因为灵魂渡过死亡之冰河的过程，其实发生在人自身的能力远远不能达到的范围之外，也并非人此生的预备所能够达到，即便是人成为所谓生死学的大家。然而耶稣却做到了，这正证明他确实是神的儿子，专门来为我们打通这通过冰河之路的。就是说，他自己并不需要走这一趟，但神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来 2：14—15）

因此当我们进入到复活的“基督里”的时候，死亡带给我们的忧惧就被释放了，那真正的平安充满了我们的灵魂，因为我们灵魂面临审判的时候，神的儿子自己为我们

付出了代价，圣灵保惠师成为我们最好的辩护者。就是说，当我们穿上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不再赤裸，不再无助。这必朽坏的总要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穿上不死的。当这必朽坏的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穿上不死的时候，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林前 15：55）

当然，穿上或“在基督里”，并非是让人自己如同消失在“常人”中一样消失在他人之中，而是成为或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弗 4：24）在基督之完美人性所体现出的上帝形像中，人才有其人性的恢复；在与基督的位格性关系中，个人才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

不过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在“基督里”给人们带来的是更为积极的盼望：在此世，基督的生命在我们个人的里面种下的只是一粒种子，而这粒种子只有经过死亡的试验，才会结出更丰富的果实来。那时，“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林前 15：38）那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更美好的身体。

因此死亡被称为睡了乃是因为它本身变成了生命的一种转换：由生命的一种形态，走向其更美好的形态；摆脱一种可朽坏的身体，等候穿上一种不朽坏的身体；脱去一种羞耻的身体，等候穿上一种荣耀的身体；脱去一种软弱的身体，等候穿上一种强壮的身体。这让我们被遇见的时候不至赤裸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

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林前 15：20—21）第一个只是初熟的果子，当时间到的时候会有大量的成熟的果子。

七、

谈论死亡问题或说向死而生，恐怕对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然还是有意要回避的话题。有人会问：如果这只涉及到所谓灵魂的问题的话，那么这怕是古代人的思维方式吧，生活在现代的人需要那么认真地对待吗？

从古代到现代，每代人面对死亡的忧惧是一样的。不管人们如何回避它产生的源头，这种忧惧毕竟还是与死亡以及灵魂有关。并且不管我们如何回避，死亡的阴影仍然会让人忧惧的方式影响乃至束缚着人一生的生命与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整个一生的意义，就是在为这死亡的时刻作预备，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人短暂的一生，其意义就是在为那无限长的永恒来作选择及为其预备。不过与哲学家所说的预备不同，这种预备就体现在：人在此生中就可以“在基督里”得着得救的确据，而不用等到死亡临到的那个时刻。这不仅让人更早地生活在平安中而不是死亡的阴影之下，同时也能够让人更加欢喜地等候死亡，以让自己进入到那崭新的生命阶段之中。

朋霍费尔从狱中走向绞刑架的时候，向在场的人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是结束，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

求主让我灵渴盼那一天

文 / 巴克斯特 译 / 许一新



巴克斯特

“主啊，我的心实处于两难之间，不知该选什么；但你知道该赐下什么：‘离世与你同在，是好得无比’；但眼下‘在肉身里活着’¹似乎还有必要。你是知道的，我并不厌倦做你的工，只是厌倦了痛苦和罪；在你仍要用我的时候，我愿意在世上逗留，快快地做你交给我的工作；但我恳求你，到我的工做完之后，不要让我在世上耽延；在我必须留在世上时，求你让我不断得医治，不断上行；求你把我变得更好，最终将最好的我取去。我不敢那样没有耐心，强求你缩短我的年日，在我未预备好时将我提去；因为我知道，我永恒的状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今生的长进。同样，我也不敢在自己的工作结束时在地上停留，以至在我的弟兄欢庆得胜的同时，我却在地上继续犯罪。我这地上的蠕虫被你前进的步伐踏伤，而那些星辰却在明亮的穹苍闪耀。他们是你的儿女，我也是

你的儿女。基督是他们的头，也是我的头；两者之间何以差别如此之大？但我承认你的方式是公平的，虽然我们都是你的儿女，但我是那浪子，更适于在这他乡以豆莢充饥，而他们却常与你同在，享受你的荣耀。他们所处的光景曾与我的相同，我不久也将进入他们的光景。在得到最崇高的形象之前，他们曾有着最卑微的形象；在做王之前，他们曾备受苦难；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如今却在上帝宝座前’；难道我不愿像他们那样去赢得冠冕，在与他们同‘在那国里之前，喝他们所喝的杯’²？主啊，我愿在你为我所定的年日里留在地上，也愿走你走过的路，在你认为合适的时候被你提到天上，在你认为我成熟时将我收入你的谷仓。在此之前，我会渴慕天上的家，却不该自怨自艾；我会对它满有信心与盼望，却不会因匆忙而犯罪。我愿意等候你，而不愿失去你。你若发现



我未见你面就过分满足，就求你激活我对你委身的渴望，吹旺我快要熄灭的爱的火星；求你不要离我而去，直到我能由衷发出这样的呼声：‘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几时才能朝见你呢？我是天上的国民，在等候救主。我思念上面的事，因为有主基督坐在那里，我的生命也藏在那里。我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³”

“这虚空的世界对我有何吸引力？这世上有什么那样美好，能诱使我的渴慕离开我的神，使我不愿飞离它？每当我用审慎的眼光看这世界时，就发现它是一片狂风呼啸的旷野，其间太多的居民都是为所欲为的怪兽。我能将其所有的美丽都看作丑陋，将其所有的享乐都看作能被几滴忏悔的泪水淹没，或被叹息的大风吹散。求主让这肉体不要勾引我的灵魂，使它

贪爱乏味的此生胜过渴慕环绕你宝座的欢喜！尽管人的天性憎恶死亡，但你的恩典让我看到你的荣耀如何值得渴慕，即便是死亡那恐怖之王也会传递我喜乐的信息。求你不要让我的灵魂被强力逐出，违背它的意愿而夺去它的住所；求你用你慈爱的神秘能力吸引我的灵魂奔向你，如同春天的阳光吸引万物脱离其冬日巢穴一样；求你在途中与我的灵魂相会，像磁铁吸引铁屑，像烈焰吸引火星那样，将它吸到你身边！求你驱散我面前遮住你慈爱的云雾，除去使我的眼看不见你的鳞片；因为唯有你荣面放出的光辉，唯有对你伟大拯救的初尝，此外再没有什么能令我发自内心地说：‘如今，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吧！’⁴但若这样说，对你一般的认识是不够的；这努力之艰巨，不能没有你相应的帮助。求你将我对死亡的惧怕变作强烈的渴望，将我对死亡的恨恶变作对你的憧

憬！在我尚与你相离时，求你让我的心痛苦呻吟，如同我的身体在病痛中呻吟一般！倘若我在世上还要度过一段时间，求你让我住在你里面而忘却这世界，正如我有时住在世上而忘却你！只要我一念尚存，求你让我不要忘记你；只要我口能讲话，就让我欣然谈到你；只要我一息尚存，就求你让我寻求你，为你而活；只要我的双膝能弯，就让我日日跪拜在你的脚凳前；倘若你让我卧病在床，求你‘给我铺床，记数我的病痛，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⁵！

“正如我的肉体想得到我灵所憎恶的东西那样，求主让我的灵渴盼我肉体所憎恶的那一天吧；不要让我的朋友们在悲哀中等候我的灵魂离去，因为我的灵魂正怀着喜乐在等候离去！那就让我‘如义人之死而死，如义人之终而终吧’⁶；其实，这是迁移到那永无终止的荣耀里去！那就让你的护送天使将我离去的灵魂带到义人得完全的灵中间去吧，让我跟随先我在基督里离世的亲朋好友而去；在我哀伤的朋友于我眼前哭泣的同时，让我的灵在安息中和你一起共享安恬；在我的遗体在尘土中霉烂的同时，让我‘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⁷主啊，你是连我的头发都数过的主，求你数算我身体躺卧在尘土中的日子；你是将‘我被造的肢体都记录在册’⁸的主，求你也记录下我散落的骸骨！我的救主，求你快些再来吧！求你差遣你的使者，让那振聋发聩而令人欢欣的号筒吹响！主啊，求你不要耽延，免得活着的人停止盼望；求你不要耽延，免得这地变得有如地狱，免得你的教会因分裂而支离破碎；求你不要耽延，免得你的仇敌在你羊群面前得手，骄傲、伪善、世俗倾向和不信胜过这一小群余民，分了你的全部产业，到你来时发现世上不再存有信心；求你不要耽延，免得坟

墓得以夸胜，学会其住客的叛逆，到时不向你交出属你的人！主啊，让那伟大的复活之日快快到来吧！那时，你命令一发出，必没人敢违背；那时，大海和陆地都必交出它们扣押的人质，凡在坟墓中睡去的都要醒来，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⁹那时，你所撒的能朽坏的种子必结出不朽坏的果子；那接纳腐尸、尘土的坟墓还给你的，必如星宿、太阳般地明光闪耀！正因如此，我不怕让自己的身体躺卧在尘土中；我将这身体全然交托，不是交托给坟墓，而是交托给你。正因如此，我的肉身将在盼望中安歇，直到你让它复活，去赢得永恒的安息。‘主啊，快来吧，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愿你的国降临！’¹⁰你苦等的‘新妇在说，求你快来’！因你的圣灵在她里面说：‘求你快来！’圣灵又教她‘用说不出的叹息祷告’；整个受造界都在说：‘求你快来！’它在‘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¹¹。你自己曾应许说：‘我必快来。’阿们！正因这样，就求你快来吧！”

（本文摘自《圣徒永恒的安息》第十六章，巴克斯特著，许一新译，三联书店，2013年3月）

- 1 《腓立比书》1：23—24。
- 2 《启示录》7：14—15；《马太福音》20：20—23。
- 3 《诗篇》42：1—2；《腓立比书》3：20；《歌罗西书》3：1—3；《哥林多后书》5：7。
- 4 《路加福音》2：29。
- 5 《诗篇》41：3，56：8。
- 6 《民数记》23：10。
- 7 《歌罗西书》1：12。
- 8 《马太福音》10：30；《诗篇》139：16。
- 9 《以赛亚书》26：19；《帖撒罗尼迦前书》4：16。
- 10 《诗篇》90：13；《马太福音》6：10。
- 11 《启示录》22：17；《罗马书》8：26，21；《启示录》22：20。



巴克斯特之死

文 / J.C. 莱尔 译 / 光宇

巴克斯特离世前的最后一段时光，几乎与他的整个人生一样精彩。一如夏天的落日，他平静安详地迈向死亡。他临终的床榻，实在是充满荣耀。

我喜欢了解伟人的死。我不满足于仅仅得知人们如何因拥有财富与荣誉而成为了不起的基督徒，我还想知道面对坟墓时他们是否仍旧伟大。我不想仅仅了解一个人面对国王、主教和议会时作何表现，我还想知道他们怎样面对恐惧之王，以及他们即将面见万王之王时的感受。一个人如果临终时刻不伟大，则我怀疑这人是否真的伟大。我喜欢了解伟人之死，也特别恳请读者容许我就巴克斯特的死多说几句。

没有几个人临终的床榻，能够像这位好清教徒老人的那般令人受益。对此，他的朋友贝茨博士有详尽的记述，我想，其中记述的几件事很适合作为这篇传记的结尾。

巴克斯特生最后那场病时，正住在查特豪斯广场的一所安静的房子里，离他的朋友塞维斯特博士聚会的地方很近。他离世前的四年，

得以享受到一段宁静的时光。他曾尽情地教导关于他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道理，直到讲道事奉最终不得已完全停止。“在此，”卡勒梅博士说，“他曾经尽情宣讲关于另一个国度的事，仿佛一个曾经去过那里、又以特使身份返回做出报告的人。”逼迫的风暴，终于完全平息。曾经经久吹袭他的狂风巨浪，终于安静了。因着上帝的慈悲，这位圣人般的清教徒老人，得以平静地走向约旦河的岸边。

他不顾自己已然衰残的身体，仍然长时间讲道，最后一次讲道时，他几乎死在讲坛上。当疾病迫使他放下他心爱的的工作，把他一步步带向死亡时，他的处事为人与此前五十年毫无二致。他用离世前的几小时来预备别人和自己与上帝相遇。他对前来探访的朋友说：“你们来到这里，应当学习怎样面对死亡。这是一条世人都必走的路。要小心这个虚空和欺骗人的世界，提防肉体的贪欲。务必以上帝为你的份，以天上为你的家，以上帝的荣耀为你的最终目标，以上帝的话语为你的准则，如此，你们就不用惧怕，我们一定会再

次安然相遇。”

悔改的罪人中，无人比他更谦卑，虔诚的信徒中，也无人比他更平静安详。他说：“就算我最好的事奉，也可能面临上帝公正的责备；我一切的盼望，权在于上帝在基督里白白的恩典。”他以往也常说：“我相信上帝对我的饶恕，过于我自己对自己的宽恕。”

一次从一阵昏睡中醒来后，他说：“我就快息了我的劳苦了。”一位正在旁边的牧师说：“你作工的果效也会随着你。”他回答说：“不要工作了，如果上帝许可，就把工作免去吧。”当一个朋友说起有许多人因他的著作受益并以此来慰藉他时，他回答：“我不过是上帝手中的一支笔，笔又配得什么称赞呢？”

当剧烈的痛苦让他求死时，他自我反省到：“我怎么有权指挥上帝呢：什么时候做，做什么，怎么做！”在极度的痛苦中，他说：“上帝的踪迹何其难寻！”然后他对身边的朋友说：“不要因着我所遭受的痛苦而把信仰想得更坏。”

经常有人问到他内心的状况，他的回答是：“我对自己永恒的福乐深信不疑，里面也满有平安稳妥；但因着极度的痛苦，我无法很好地把它们表现出来。”他又补充说：“肉体必要朽坏，我们也需要体会朽坏的过程；然而虽然我的内心降服，但感觉却叫我呻吟。”

当一位贵族问他，他是否因着相信那不可见的就满心喜乐，他回答到：“除此之外，你认为基督信仰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吗？”他又补充到：“我的喜乐，也是因着想到神的伟大和荣耀虽远超过我们所能领会，但想到上帝的儿子取了我们的人性，想到我们所认识、所爱的天上的圣者，就使天上显得更加甜美和亲切。”《希伯来书》12章中对天堂的描绘，始于22节的“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直至24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给他带来很大的安慰。“这处经文，”他说，“值得无数遍思想！”他又说：“哦，这应许是何等让人得安慰啊——‘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又有一回，他说他“发现重复主祷文中的话能带来巨大的安慰”，并且很可惜有些很好的人对使用主祷文心存成见，因为主祷文中包含着为灵魂和身体的各种祈求和祷告。

他给来到他病榻旁探访的年轻牧者以极好的指导。他常常热切地祈求“上帝祝福他们的事工，让他们得以带领许多灵魂归向基督”。因着盼望上帝借这些年轻牧者多多成就圣工，以及盼望他们有谦卑、平和的生命，他深感喜乐。

他没有忘记他即将离去的世界。他不断祷告“求上帝怜悯这个悲惨、破碎的世界，并保守上帝自己的教会和其中属于上帝的一切”。

他告诫朋友们“要小心自欺的罪，因为这是可能毁掉整个国家的罪”。当被问及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他的想法是否有所改变时，他答到：“人们可以通过我的著作了解我的想法。我所做的不是为着我自己的声誉，而是为着上帝的荣耀。”

他离世前一天，贝茨博士前来探访，并对他说些安慰之言，这时他说：“我感到痛苦，不用跟感官争辩；但我有平安，我有平安！”贝茨告诉他，他就要回他所渴想的天家了。他回答说：“我相信。我相信。”他已完全准备好赴死。在病痛中，当人们问他感觉怎样时，他回答：“几乎非常好！”或说：“好过我所配得的，不如我所希望的。”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对塞维斯特博士说的：“愿主教导你怎



样面对死亡！”

1691年12月8日，一个星期二，巴克斯特的争战结束了；他终于进入了他曾无比美妙地描述过的“圣徒永恒的安息”。

他葬于基督教会，或许当时所谓的官方教会不明白他的宝贵，但许多明白他的宝贵的人，为他垂泪。他的葬礼，充满至高的、真正的荣耀：“敬虔的人把他埋葬了，并为他捶胸大哭。”

他没有留下一个子嗣，但却生养了数百个属灵的儿女。他作工的果效仍然为上帝所用，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启迪和苏醒着人们的灵魂。我毫不怀疑，在那复活的早晨，会有几千人起来，为着这位施若普郡的清教徒老人所领受的恩典和恩赐而感谢上帝。在他身后，留下了让每个爱慕圣洁和以信仰自由为友的人都感到亲切的名字。可能再没有哪个英国人，如理查德·巴克斯特一般活出了前者，并推动了后者。

在本文的最后，请允许我引用贝茨博士在巴克斯特的葬礼上的最后一段讲道：“愿颂赞归于仁慈的上帝，他乐意延长他仆人在地上的年日——他令这个世界受益良多——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安稳地把他带回天家。”我要以我自己的祈求作为结尾：愿我短暂的余生，能够如他一样完全为上帝的荣耀而活；当我走到人生的尽头时，愿我能以他的那种平安死去；愿我能在上帝国度的光与爱中，与他永远同在。■

（本文摘自 J.C. 莱尔著，《巴克斯特小传》最后一章）

不要枉费你的癌症¹

文 / 约翰·派博 (John Piper)、鲍理森 (David Powlison) 译 / 张玫珊



约翰·派博：我得了前列腺癌，动手术前写了以下十点想法。我相信神医治的能力——借着神迹，也借着医药，所以应当同时为这两种医治祷告。癌症若蒙神医治，神得荣耀，我就没有白得这病。然而，得医治并非神对每个人的计划，另有其他方面值得注意，以免枉费了这场癌症。我为自己和你们祷告，盼望我们都不至于白受这苦。

鲍理森：我获悉自己得了前列腺癌的那天上午（2006年3月3日），就着约翰·派博之前的十点思考，补充了一些自己的感想。文中的十个标题和随后的第一段话是他写的；第二段则出自于我。

一、你若不信那是神为你设计的，就将枉费自己的癌症。

如果说神只是“使用”我们的癌症，并未参与设计安排，这样的说法恐怕站不住脚。神若允许某件事发生，总有其原因，那原因

就是他的设计。如果神预见细胞分子的演变将形成癌症，他既可阻止其发生，也可不阻止。不阻止，自有他的用意。他是无限智慧的神，我们可以称这“用意”为一个设计。撒但真实存在，而且带来许多享受和痛苦；但它并非终极。因此当它用毒疮击打约伯（伯2:7），约伯便将之归诸神（2:10），《约伯记》的作者有从神来的默示，也同意道：“约伯的众兄弟姊妹和以前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因耶和華降予他的一切灾祸都对他表同情，安慰他”（42:11，圣经新译本）。你若不信是神为你设计的，就将枉费你的癌症。

鲍：知道有神的设计，并非要你坚忍苦撑、假装快活轻省。你可以因此坦诚地向那位千真万确的救主呼求。神的设计乃为引发人的心声，并非让我们闭口无可奈何地忍受。请看许多在《诗篇》中所流露的真实心声，希西家王向神痛哭祷告（赛38章）、《哈巴谷书》3章的情词迫切。这些人都如此直率、信任、坦诚，因为知道神是神，于是将自己的盼望

全放在他身上。

《诗篇》28篇教导我们可以如此直接、热烈地向神求告，他必垂听。他将继续在你身上和你的环境里作工。你因迫切需要帮助而发出呼求（1—2节），然后将问题告诉神（3—5节），尽可能向神陈述具体的情况。你生活中所遭遇的“百般试炼”（雅1：2）虽然和大卫或耶稣的不同，信心的运用却相同。将一切忧虑都卸给那位顾念你的神之后，你就可以大声欢呼了（6—7节）：神所赐的平安是超乎人所能明白的。最后，信心总会转化为爱心，你个人的需要和喜乐将延伸、扩展为对其他人的爱心关怀（8—9节）。病痛会令你更敏锐地察觉：神向来都那么全面、周详地打点了你生活中的每一细节。

二、你若认为这是一个咒诅而非恩赐，就将枉费自己的癌症。

“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罗8：1，新译本）“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加3：13，新译本）“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民23：23）“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诗84：11）

鲍：恩典是从神为我们所做、与我们同做、借我们所做的一切临到。他将自己大有怜悯的救赎带上了咒诅的舞台。你的癌症本身，即是我们每个人会遭遇的千万“死荫幽谷”（诗23：4）中的一个，死荫幽谷包括各种威胁、损失、痛苦、缺憾、失望、罪恶。然而天父在他蒙爱的儿女身上，却借此成就了极大的

美善：有时候是令身体康复（暂时的，直到将来有一天从死里复活，进入永恒的生命），但无论何时，他始终托住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更单纯地认识他、爱他。在遭恶势力围攻、受试炼的苦地，信心变得深刻、真实，爱心变得坚决、聪慧。（见《雅各书》1：2—5节；《彼得前书》1：3—9；《罗马书》5：1—5节，8：18—39。）

三、你若想从病情的机率中得安慰，而非寻求神的安慰，将枉费了癌症。

神并非要训练你理性地估算病情机率。世人会从中获取安慰，基督徒却不然。有人靠车（可存活的机率），有人靠马（治疗过程中的作用），但我们要信靠耶和華我们神的名（诗20：7）。神的设计在《哥林多后书》1：9说得很清楚，“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罹患癌症，神的目的（连同其他一千种好处）是要敲掉我们心中原有的各种支柱，让我们完全倚靠他。

鲍：神本身就是你的安慰，他将自己给了你。贾特琳娜·席勒格所写的诗歌《我灵镇静》（Be Still My Soul），很正确地看待人生：我们百分之百、肯定会受苦，基督也百分之百、肯定会迎向我们，来找我们，安慰我们，重建爱中最纯净的喜乐。诗歌《稳固根基》（How Firm a Foundation）也是这样估算人生机会：你百分之百、肯定要经过艰难困苦，你的救主也百分之百、肯定必与你同在，试炼成祝福，使你最大困苦化作属灵益处。对神而言，你并非在玩有多少百分比机率的游戏，而是活在确实的把握中。

四、你若拒绝思想有关“死亡”的事，就枉费了自己的癌症。

如果耶稣迟延再来，我们每个人都将面临死亡。不愿思想有关离世、去见神的事，是很愚蠢的。《传道书》7：2说：“往服丧之家，比往宴乐之家还好，因为死是人人的结局，活人要把这事放在心上。”（新译本）你若不去思想，又怎能把它放在心上？《诗篇》90：12：“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自己的日子，意味着时日无多，总有一天会结束。你若不肯思想这事，又怎能得着智慧的心？不思想有关死亡的事，真是非常可惜。

鲍：保罗描述“圣灵”是那眼不能见、住在我们里面、可以确实得生命的“凭据”。主让我们借着信心，略尝真实永恒生命的甜美，享受与神和基督面对面的同在。我们或可以说，癌症即是无法逃避之死亡的一个“凭据”，让人尝到自己的必死性。癌症像一个路标，指向某个更大的东西——你必须面对的最后仇敌。然而基督已经战胜了它：《哥林多前书》15章宣告，死已被得胜吞灭。癌症只是仇敌一支在外巡逻的侦察队。你若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中的一个孩子，它对你没有最终的权势，你可以毫无畏惧地直视它。

五、你若以为“胜过”癌症，就是保住这条性命，却未视基督为至宝，就枉费了自己的癌症。

撒但和神对于你罹患癌症的设计是不同的。撒但想摧毁你对基督的爱；神要加深你对基督的爱。即使你死了，癌症也没有获胜。



如果你未看基督为至宝，它就赢了。神要你断掉这世界的奶，转而赴基督丰盛的筵席；他帮助你切身感受、并如此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因而知道，“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 3：8；1：21）。

鲍：视基督为至宝，体现了信仰的两大核心：极大的需要和无比的喜乐。许多诗篇以“小调”呼求：我们热切地抓住救主，需要他救我们脱离实际的困境、实在的罪孽、真实的苦难、确实的苦情。也有许多诗篇以“大调”放声歌唱：我们视自己的救主为至宝，沉浸于他，以他为乐，爱慕他，为他赐给我们的一切好处感谢他，因他的救恩比世上的一切更有份量，因他是那位最后决定者而欢喜快乐。而且，许多诗篇是以小调开始，大调结束。视耶稣为至宝并非单一色调的，你是与他一起活在各种人生经验的光谱中。“胜过”癌症，乃是活着知道天父怜悯他蒙爱的孩子，因为他清楚你的身体构造，知道你只不过是尘土。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活着就是为了认识他，认识他就会爱他。

六、若花太多时间查阅有关癌症的资料，而不充分利用时间阅读、认识神，就枉费了自己的癌症。

想了解癌症并没有错，无知并非一种美德。然而不断被牵引愈发想知道更多，却对更多认识神缺乏热忱，即是不信的一种征兆。癌症临到是为了唤醒我们，认识神的真实；为了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以下命令背后的力量：“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何 6：3）；为了让我们醒悟《但以理书》11：32

的真理：“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为了将我们塑造成不可动摇、不可摧残的橡树：“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诗 1：2—3）。我们若日夜查阅有关癌症的资料，却不花时间认识神，真是枉费了癌症。

鲍：在阅读方面固然如此，在与别人的交谈上也是如此。周围的人总会经常问起你的身体状况，以表示关怀。那是好事，但是谈话很容易就卡在那里。所以你尽可以坦率地告知自己的病情，请他们代祷、听取他们的忠告，接着转换谈话的方向，告诉他们，你的神是如何信实地以万般怜悯恩慈托住你。麦克谦（Robert Murray McCheyne）曾很有智慧地说：“你每看自己的过犯一次，就举目望向基督十次。”为了校正我们容易沉溺自身过失、忘了恩慈救主的倾向，他将那十与一之比例反转过来。这说法可用于我们的苦难。你每向人说一句有关癌症的话，就用十句话来述说你的神、你的盼望、他教你学的功课，以及每天生活中的小祝福。你每花一小时研究或讨论自己的癌症，就用十小时来研究、讨论、服事你的主。将你对癌症所学到的一切，联系回到神和他的旨意上，你就不会钻牛角尖了。

七、若容许癌症令你落入孤独，而未借亲切的表达，深化你的人际关系，就枉费了自己的癌症。

当腓立比教会差派以巴弗提将馈赠送去给保罗，这位使者竟然病了，而且几乎要死。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人说：“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

了。”（腓 2 : 26）多么不寻常的一种反应！不是说他们因他病了而难过，而是他因他们听见他病了而难过。神正是要借着癌症，为我们塑造这样的心肠：对人有一颗深切关爱的心。所以别缩进自己里面，枉费了你的癌症。

鲍：我们的文化非常害怕面对死亡，却很着迷于医药，并将青春、健康、精力偶像化，设法掩饰任何软弱或缺陷的表征。你若坦然、信任、亲切地活在自己的软弱中，将带给别人极大的祝福。与一般的常理相违，当你在受苦和软弱中，这样进入与人的交往，将会大大激励周遭的人。“彼此相交”乃是一种双向的慷慨给予、感谢领受。你的需要给了其他人表达爱的机会。而“爱”始终是神在你身上的最高旨意，当你在最软弱的时候，仍能以一些细微方式，向人表达关怀，你将学到他要教你的最美好、最喜乐的功课。一个危及性命的大软弱也可以成为一种极大的释放——除了接受神和其他人的爱，并且爱神和其他人，你再没有其他事可做了。

八、你若悲伤，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就枉费了自己的癌症。

保罗对那些有亲属离世者，这么说：“弟兄们，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免得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帖前 4:13, 新译本）死亡的确带来悲伤，甚至对于死去的信徒，也有暂时的丧失——失去身体，失去世上的亲人，失去在地上的服事。然而这种悲伤却有所不同——乃是沁透着盼望。“我们……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林后 5:8）。所以别像那些没有这盼望的人，在悲伤中枉费了你的癌症。

鲍：要让世人看见这种不同的悲伤。保罗说，如果他的朋友以巴弗提死了，他会“忧上加忧”。他因朋友病了，而感到痛苦沉重；若这朋友死了，他就会加倍悲痛。然而这出于爱、真诚、向着神的悲伤，也同时与“常常喜乐”、“神所赐超乎人所能理解的平安”、“真正关心你们的事”并存。伤心，又怎能与爱、喜乐、平安、一种坚不可摧的人生意义共存？在信仰的内在逻辑里，这是完全可能的。正因为你有盼望，就可能更强烈地感受到此生的痛苦：忧上加忧。相反，不带盼望的悲伤，往往因为若要面对现实就难免不抓狂，而选择否认、逃避或忙碌。在基督里，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你清楚感受到这堕落世界的错与恶，你不认为痛苦和死亡是理所当然的事。你爱一切的良善，痛恨一切的丑恶。毕竟，你是效法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耶稣，而这位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甘愿选择十字架。他活着和死去时，乃怀着前面喜乐都将实现的盼望，他并未用否认或药物麻醉自己的痛苦，也未给痛苦加上绝望、恐惧，或寻找任何一线希望或能改变自己的处境。耶稣最后的应许，在悲伤中洋溢着坚定盼望的愉悦：“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使你们的喜乐满溢。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约 15—17, 新译本）

九、你若仍像过去那样轻忽罪，不当一回事，就枉费了自己的癌症。

你患癌症之前常容易犯的罪，如今仍那么吸引你吗？若是如此，就太糟蹋这病了。癌症临到，乃为了消除对罪的欲望。骄傲、贪婪、

淫欲、仇恨、不饶恕、不耐烦、懒惰、拖延——这些都是癌症要攻打的敌人。不要只设法对付癌症，也要考虑与癌症并肩作战。上述那些敌人比癌症更坏。不要白白弃置癌症的威力，可以用来歼灭这些仇敌。让永恒的临到，突显出在有限时空中犯的罪真的那么虚枉无谓。“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自己或赔上自己，有什么好处呢？”（路9：25，新译本）

鲍：受苦真的是为了帮助你了断、戒除罪，并坚固你的信心。如果你心中没有神，受苦会进一步将“罪”放大。你在生活中是变得更苦毒、绝望、上瘾、害怕、狂乱、回避、感伤，还是假装一切照常？或是按你自己的方式，与死亡达成妥协？然而，你若是属神的人，受苦在基督的手中总会慢慢改变你，有时候也相当快速。你会按他的方式，与生和死达成妥协。他将柔顺你，炼净你，除去你的一切虚荣浮夸。他将令你需要他、爱慕他。他重新调整你心目中的优先次序，首要的事就常能获得优先。他会与你同行。当然，你有时候也会失败，被烦躁或郁闷所攫，陷入逃避或恐惧。然而你跌倒时，他总会将你扶起。随着你不断寻求、寻见你的救主，你里面的敌人——那比你肉身的癌症更致命万倍的心灵癌症——将逐渐死去。“耶和華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诗25：11—12）

十、你若没有借此机会见证基督的真理和荣耀，就枉费了自己的癌症。

基督徒身处何地，绝非偶然。我们会来到现在这地步，总有其原因。耶稣曾这样论到痛苦、意外的处境：“人必为我的名，下手拘

捕、迫害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下在监里，甚至押到君王和总督面前，结果却成了你们见证的机会。”（路21：12—13，新译本）得了癌症也一样，正是一个见证的机会。基督实在是至宝，如今有此难得机会来证明他确实比生命更宝贵，不要枉费了。

鲍：耶稣是你的生命。所有的人都将向他屈膝。他已一举永远战胜了死亡。他所开始的工作，他必完成。让你的光——因你住在他里面、靠他而活、借他而活、为他而活——照亮出来。有一首古老的诗歌：“基督与我同在，基督在我里面。基督在我之前，基督在我之后，基督在我左右，基督赢得我，基督安慰重建我。基督在我之上，基督在我之下，基督在安宁中，基督在危难中，基督在每一个爱我之人的心里，基督在朋友和陌生人的口中。”[摘自《我与基督圣名紧紧相连》(I bind unto myself the Name)]。罹患癌症期间，你需要众弟兄姊妹见证基督的真理与荣耀，与你同行，在你旁边活出他们的信心，爱你。你也如此待他们和其他所有的人，你的心成为那以基督之爱去爱的心，在朋友和陌生人当中，你的口成为那充满盼望的口。

请记得你并非单独面对，你将获得所需的帮助。“我的神必照他在基督耶稣里荣耀的丰富，满足你们一切的需要。”（腓4：19，新译本）

（本文已获授权，中文版转载自《海外校园》2007年总第49期，有改动。原文来自 Desiring God）

1 约翰·派博于2006年2月15日癌症开刀前写下本文。稍后，在“基督徒辅导教育基金会”（Christian Counseling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任辅导和教师的鲍理森经诊断，也患了前列腺癌，他就约翰·派博的文章作了一些补充。——译者注

在那边点名的时候， 我必在其内

文/小雪



送走郭薇姊妹已经两周了，期间因为还有许多善后事宜需要处理，一直处于事务繁忙之中，无暇分心，直到送郭薇的姐姐上火车回故乡之后才渐渐消停下来。我开始等待，等待被繁杂的事务遮蔽的哀伤到来。

许多年前我的心理辅导老师就说过我有过分理性化倾向，这种倾向会使我压抑情绪。或许就是这个缘故，一些熟悉我的朋友总笑话我的反应慢很多拍。既然知道自己的毛病，我也就不去强迫自己该哭或该笑，我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哀伤到来的日子。

我知道哀伤早就藏在我心里的一个角落里了，在我乘出租车去往北大医院的路上，先接到一个电话催促我快来，医生正在打针急救，等着我来见最后一面。五分钟之后，又是这个姐妹难过的声音告诉我，郭薇还是等不及，走了。那一刻，出租车里弥漫的就是那种气息，儿子伸出手抚摸我的肩膀，试图替我挡住那种气息；出租车司机刻意压低的声音，同情的目

光，似乎告诉我他也在分担那种气息；甚至更早，在陪伴郭薇做化疗的时候，在目睹她忍不住穿刺扎到神经引起的疼痛而浑身颤抖的时候，在看见她为了减少医疗费用，自愿报名参加新的化疗药物人体试验组，不得不被一次次抽取血液留作数据的时候，哀伤早已盘踞在我心深处了。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我能做的只是等待。

我让自己安静，让哀伤能够不受打扰，我想当哀伤感到安全的时候，它会偷偷地冒一冒头，然后悄无声息地漫过我的全身，涨满五脏六腑，然后从眼角溢出。我坐在电脑前给远在北美读神学的姊妹写信，告诉她我真的想念她，告诉她我很想去她那里旅行，就等我攒够了银子，告诉她我很奢侈，还希望能有个好的旅伴，告诉她很多年前有个好朋友答应我陪我去看世界，却食言了……突然，我好像被子弹击中了，心揪在一起，又好像被大水淹没，喘不过气来，没顶之灾突然降临，没有过程，来不及呼喊，

来不及反应，哀伤来了。

哀伤过后，我知道我可以写了……

在我里面没有良善

我认识郭薇只有三年多。那时她所在的小组搬到我家来聚会，但她因为有病并不怎么来小组查经。后来她的小组组长去了另一间教会，我做了这个小组的牧区长，才从新组长那里知道了郭薇的情况，也跟着新组长去看望过郭薇。再后来，因为户外聚会，郭薇所在的小组很多成员离开了守望教会，小组一段时间之后也因人员变动散掉了，我和郭薇才越来越联系紧密了。可以说郭薇是“历史遗留问题”落在了我的身上。

记得初见郭薇，怎么也无法把她和我脑子里的晚期癌症患者联系在一起，她的脸是红扑扑的，化疗之后，头上戴着假发，我这眼神也分不出真假，还觉得挺好看。挺好看的一个女孩儿，后来才知道已经三十好几了，不像。即使在去年春节前，送她回家过年的时候，她依然不像人们心目中的晚期癌症病人，当我跟火车站前的武警说明情况，获准陪伴郭薇一起进站，送她上车时，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好像我在撒谎似的。

起初我只做一些牧区长分内的事情，联系牧师探访，替她向教会申请慈惠救济，联系申请受洗，联系申请会友之类。郭薇很要强，也很懂人情世故，她总说在自己还能做什么的时候就不麻烦弟兄姊妹，好钢要使在刀刃上，等到自己有一天真的不能动了，躺在床上，那时不想麻烦也要麻烦大家了。她给我分配的角色是帮她拿主意，劳力的事情不用我。所以几年来，我并没有怎么照顾她，倒是没少支使弟兄姊妹们。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感到疲倦。

是的，疲倦，不，更准确地说，是厌倦。是的，就是厌倦，是因为疲乏带来的不耐烦。2011年春节前就已经在讨论她是否应该回家乡度过最后的时光，在我看她那次回家就有交代后事的意味，但是她选择回北京。2012年春节我再次送她回家乡，那次我心想她大概回不来了，虽然她的医保在北京，北京也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和较小的费用负担，但是最后在亲人身边离世应该是最好的吧，然而她又回来了。直到2013年的春节临近，我都做好准备再送她回家过年，她终于没能熬过这个阴历年……郭薇走了以后，郭薇姐姐告诉我，郭薇对她和妈妈说过：她选择留在北京，将来就从北京走，因为北京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比家里人更亲，也能更好地照顾她，让家里人放心。我很惭愧……我很少体会郭薇作为一个癌症患者等待死亡来临的那种心境，也不知她在家人面前替她的弟兄姊妹做了怎样的担保，这担保该是多大的信心，却作为陪伴者，因着那虽知是必然来到的死亡却没有来到心生不耐烦，好像等待那迟迟没有落下的第二只靴子。我不是与我的姊妹一同欣喜、一同庆幸：还有些许时刻让我们彼此相助相爱，而是暗暗盼望解脱……

记得在郭薇进入最后一个实验组之前，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去了实验组，当场就看见一位患者因承受不了药物的副作用抢救无效被送走了，她有些犹豫是不是要去？她又自己安慰自己：当然，那位患者本身年纪也大了，七十多岁，还有心脏病。她问我：小雪姐，你说我去不去呢？我原本并不主张她不断加大剂量地化疗，但是她神奇地每次都在那30%有效患者群中，这让我无语。这次如果不参加实验组，她就必须考虑筹集几万元用于自费化疗药物，一想到可能要没完没了地筹款就让我头大。或许，这次化疗实验组就是最后一搏，一了百了

了吧。就是这个念头让我回答：你想去就去吧。

入夜，回想我心中闪过的念头，我被我的念头吓住了。我在干什么？那一刻我真实地看到在我的里面没有良善。

我起身再次给郭薇发短信，提醒她再好好考虑一下，是否要进组？后来得知，在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已经办好了进组的手续了。也许她一刹那的犹豫正是为了照出我的冷漠、自私。

后来我对不少人讲：我现在理解久病床前无孝子的原因了，这病床是镜子，照出我们人的本相。

你们要彼此相爱……这就是我的命令

陪伴郭薇的过程也是让我更深刻理解耶稣的教导，更真切体会神的爱的过程，看似付出，实是蒙福。

记得最初听到郭薇组长的抱怨：小组组织帮助照顾郭薇不容易，有些人说自己没有这个感动，有些人说自己没有这个负担，有人说自己没有这个恩赐……等等，当时我脱口而出：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主没有说你们有感动有负担才相爱，没有感动负担就可以不爱了，主也没说我给了一些人爱的恩赐让他们去爱，我给了一些人别的恩赐，他们可以不用相爱，只发挥他们的恩赐就好了。保罗却说：纵然有全备的恩赐，若没有爱，就是鸣的锣，响的钹，没有益处。

话说说是容易的，做起来确实不容易，时间、精力、金钱这些都还是小事情，可能对弟兄姊妹来说，最困难的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死亡是中国文化中的禁忌话题，社会习俗是逃避的，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不能免俗，不敢触碰，不懂得怎样涉及，

于是干脆逃避，不用面对这个话题。所谓无恩赐，无非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来安慰患者或者家属；所谓无负担，不过是害怕面对而躲闪。在这方面，小组里的一位信主时间不长的王阿姨给了我很多帮助。

王阿姨的妹妹是因患乳腺癌去世的。在帮助郭薇期间，她的母亲又因病去世。王阿姨直面死亡的勇气与对姊妹的爱护体恤很好地交融在一起。郭薇患病期间，王阿姨以自己妹妹的经历直言：不赞成郭薇过度化疗，所以不会为郭薇的化疗承担费用支持（实际上王阿姨还是帮助郭薇支付了两个月的医保费用），但是，王阿姨愿意帮助郭薇提高生活质量，在她最后的生命时刻力所能及地满足她的愿望。王阿姨不但送给郭薇很多营养品，帮助郭薇去海南岛旅游，而且还亲自陪伴郭薇和她妈妈一起去云南旅游，让郭薇完成了带母亲旅游尽孝心的心愿。也是王阿姨多次鼓励郭薇和家人谈自己的后事安排，不要回避这个话题。所以当郭薇弥留之际，听到郭薇的姐姐告诉我，郭薇多次清楚地向家人表示：她是基督徒，她的后事要按照教会的传统办。而她的姐姐也愿意尊重妹妹的心愿，一切都交给教会。我对王阿姨所做的工作深感敬佩。

有位弟兄曾经讲过，他原本不认识郭薇，只是受原郭薇小组一位姊妹的委托前去探望过郭薇几次。探望之前还觉得是受人之托，是个需要完成的任务。几次探望之后，就有了挂念，就会时不常打听一下她的近况，一段时间没去了心里还会惦记。负担就产生了。可知主要我们不是有了感觉才去行动，而是在爱的行动中自然会产生感觉。

实在话讲，服侍他人的过程中当然愿意听到对方说出感恩的话，希望对方通情达理，不要要求过分，如果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也

不要求全责备，或者希望这个人很有见证，很像个基督徒的样子……否则我们就觉得这个人不值得我们付出，一点也不懂得感恩，还是不是基督徒？有没有重生？但主要我们活出的是像他那样的爱来。主耶稣怎样爱我们？我们哪一个人是值得主耶稣爱的？是配得主耶稣爱的？他是在我们还在罪中打滚满身污秽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因此，让我们不再问他人值不值得我们去爱，只问此事当不当行。

在帮助郭薇的最后一年，我把帮助郭薇的需要、我个人期待得到的帮助都放在我所在的小组彼此代祷的事项里，请小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慢慢地，小组查经之后，就有人主动询问郭薇的近况如何？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具体的事情帮助她？这样渐渐地，小组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投入了对郭薇的服侍中了，有送饭的，有探望的，有打电话陪她聊天的，一对夫妻在将要移民出国前，尽管他们经济上也很需要帮助，还是主动拿出钱给郭薇治疗用，甚至有位慕道的朋友在考研前夕如此复习紧张的时刻还抽出时间送郭薇去医院。郭薇去世之后，对我们小组都还持续发挥着影响：一位姊妹参加了郭薇的追思礼回来就写下遗嘱，留下教会联系人的电话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告诉她的学生们，如果将来发生什么意外，她的后事要按照基督徒的方式由教会来办理；一位弟兄在小组里真诚地表达没能及时去看望郭薇的亏欠，求主赦免……

真实的我们里面没有爱的能力，某些感动并不足够支撑我们行出爱。我们需要的是愿意顺服主命令的心志，而感动和能力都会在过程中产生，由此知道不是凭着我们的感动，我们的能力去服侍，而是信靠主，他带领我们，许我们与他同工。这样的服侍，是将人带到主面前而不是带到自己面前。在帮助他人中耗尽自

Jesus Loves Me



己的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我们把自己当成了救世主，自己背负了一切的重担，结果常常或半途而废，或心生抱怨，觉得别人为什么不来帮助，觉得教会没有爱心，投入太少等等。服侍郭薇的过程帮助我学习这个功课，我想这可能是个长期的功课，以后还会继续学习。

陪伴病患确实是很熬人的事情，尤其是需要长期陪伴的病人，有时候靠一两个小组都无法胜任。郭薇患病期间，得到了不止一两个小组，还有其他教会甚至是北京以外教会弟兄姊妹的关心和帮助。有一位杭州的弟兄主动送医送药，郭薇去世之前还在服用这位弟兄提供的药物。教会内很多姊妹长期轮流上门送饭，打扫卫生，弟兄姊妹每周送她去医院化疗。如此繁重的服侍多亏教会弟兄姊妹人人搭把手，承担下来了。郭薇多次对人讲：我得了这个病很不幸，但是我得到了这么多人的帮助，我真的很幸福。

在化疗期间，通常别人家都是家属陪伴，基本都是固定的人，几周下来就认识了，而郭薇身边却不断地出现新面孔。郭薇在化疗实验组的病友，医生，护士，医药代表常常很好奇地问郭薇：你家里怎么那么多人来陪你？当他们知道这些基本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时，都很受感动，说没想到非亲非故的人胜似亲人。

感谢主给了我们最后这几年服侍我们姊妹的机会，感谢主让我们能学习活出主的爱，能因郭薇的需要而见证和荣耀主的名。

陪伴郭薇这几年，也经历了不少三言两语难以说清的事情，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人都走了，一了百了，但是因着我们这信主耶稣的人并不认为死亡就是终结者，所以我想较点真，念叨念叨一些我觉得困惑了不少弟兄姊妹同样也困惑我自己的事情。

耶稣哭了

在我刚刚信主的那段时间，我很不能理解，一方面基督徒说天堂如何如何美好，耶稣如何如何爱自己，一遍遍唱着“巴不得我立刻被提，与你同在一起”；另一方面却又拼命祷告让耶稣医治某某人的疾病，似乎并不那么盼望去天堂见耶稣。记得一次我问一位传道人，这不矛盾吗？该传道人很有些火气地回答我，为了基督徒自己，离世与耶稣在一起是好的无比，但是为了不信主的人的灵魂能够得救，我们情愿活在世上。我好像是冒犯了传道人，吓得我不敢吭声了，但我心里嘀咕：我可没觉得基督徒祷告求医治是为了传福音，好像就是没活够，还想活嘛。

我到教会来的时候，刚刚经历了一场婚变，真实地感受到什么叫了无生趣，若不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压着，真巴不得一了百了。不怕死，是因为活着太苦、太难。很多年以后，我的牧师说我，你那是无知者无畏，你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是的，正像哈姆莱特说：没有人从死亡那边回来，告诉我们那里有什么。我以往的教育教给我的，死亡就是虚无，或者告诉我死亡就像秋天的落叶，春天还会生出来，自然循环往复。不过当死亡的气息逼近时，人们的恐惧还是会油然而生，为什么？我的老父亲十年前得知自己患了癌症，进入手术室之前，他向我交代后事。虽然他说他不怕死，后事也交代得井井有条，不办遗体告别，不留骨灰，捐献遗体等等，但我还是在他的交代里听出对死亡的畏惧。

我是信主之后，有了对死亡的厌弃，因为没有活够吧。

郭薇当然更没有活够。

郭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接触到不少弟兄

姊妹对她的帮助，也经历过不同观念和言语带给她的困扰。在讨论治疗方案的时候，郭薇曾经告诉她的表哥，有弟兄姊妹到她的病床前宣告上帝已经彻底医治了她，她好了，不用治了。气得她表哥只想撒手不管了，让你的上帝给你治病吧。也有的弟兄姊妹在病房里劝郭薇，天堂好的无比，放心去吧。惹得郭薇同病房的病友嘲笑郭薇，天堂那么好，你还在这里治啥病啊，干脆去天堂吧。更有弟兄姊妹因着郭薇在治疗方面的执着而怀疑她那么惧怕死亡，是否真的信主，是否得救……至于某些打着基督徒抗癌名号高价卖药，卖书，办讲座骗钱之类的事情就不必提了。

记得有一次在郭薇身边，她对我讲：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她就摸着自己的肚子说，肺已经有了，胸膜已经有了，骨头已经有了，不知道这里、这里是不是正在长，癌细胞你千万别再往肝上长了……她说：小雪姐你不知道，死是那么真实，天天在我身边转悠，在我身体里面一点一点侵蚀，蔓延。我问她：郭薇，你觉得耶稣在你心里是否不像死亡那么真实？她点点头。天堂是否不像死亡那么真实？她又点点头。上帝只是一个观念，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么真实？她说是的。对于一个渴望得到医治而来到教会的病人，对于一个缺少朋友和帮助而来到教会的慕道友，对于一个期望得到爱的女生，上帝怎样才能从观念变成真实？我只能告诉她，没有上帝就没有弟兄姊妹的爱和帮助，弟兄姊妹的爱和帮助都还是有限的，而上帝的爱是无限的，完美的，把所有弟兄姊妹的最好的爱加在一起也比不过上帝的爱。我们的爱只是力所能及的，上帝的爱是付出了儿子，耶稣的爱是牺牲了自己，我们是做不到的，只有上帝能做到。

我不知道这些话对郭薇能有多大的影响力。

在郭薇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她的生活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不能做饭，基本都是躺在床上。就在这个时候，她又遇到了一位她不喜欢的姊妹自告奋勇要去陪伴她，以致她吓得不能入睡，半夜打电话来求助。我除了安排好人照顾另外那位姊妹之外，只能告诉郭薇，我替你祷告，你也祷告吧，向耶稣祷告，他一定会听，他爱你，会保护你。第二天一早，郭薇又打电话来问：小雪姐，你昨晚是不是到我家来了？我觉得你来了，就在门外看着我。你怕打扰我睡觉没进来，我睡得可踏实了，一点也不害怕了。我告诉她我没去，我只是替你向耶稣祷告，求主亲自来陪伴。我想是垂听祷告的主在陪你。我没有三头六臂，不可能随叫随到，但是耶稣能。

郭薇住院只有一个星期，而病情急转直下只是三四天的时间，那是在她得知肿瘤医院医生不再肯接收她住院而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经不治之后。在这三四天里，她似乎很反感弟兄姊妹的祷告，无论是拉住她的手或不拉她的手。她已经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她的意思，但是她的情绪很明显，这让不少弟兄姊妹担忧：为什么会这样呢？不知道。在郭薇离世前的一个晚上，她的意识已经常常陷于模糊状态，整夜都睡得很不踏实，翻来覆去地掀被子，蹬被子，或者去揪氧气管子。后半夜，她突然转过身来，面朝着我，死死抓着我的手，似乎是在恐惧着什么。我只好一遍又一遍在她的耳边说，不怕，我在这里陪着你，又一遍一遍地祷告求主耶稣帮助郭薇，减少她的痛苦，让郭薇和她的亲人都能好受一些，直到她静下来，睡踏实了。

主的爱是需要我们经历的；主的爱，经历了，也是需要解说的。谁来帮助我们认识主？

我喜欢给弟兄姊妹打这样一个比方：在拓展训练营里有一个项目：高空跨越。离地挺高的一根跳板，中间一米来长的空当，如果在平地上，相信每一个人都能毫不犹豫地跨过去，但是在高空，很多人明明知道能跨过去，就是迈不开腿。在下面看的人不要嘲笑站在上面的人，因为你没有站在那个位置，你无法体会站在那里的那种感受。我们很多人的论断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那个位置。

听说有不少教会传统，在信主的亲人去世时，不能表现出悲伤，不能哭，因为他去了天堂，因为我们将来复活时还会再见。我所学习的心理辅导课程中甚至专门有这方面的案例，如何帮助这些未能及时表达哀伤的基督徒走出情绪困扰。

面对拉撒路的死亡，面对拉撒路姐姐们生离死别的痛苦，耶稣哭了。那永生的神哭了，那起死回生的神哭了，那死而复活的神哭了。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在郭薇的床头有一本小书，很薄，在郭薇最后一次住院抽积液时，她的随身行李中还是带上了这本书，这是一本慕安德烈关于圣灵大能和祷告求医治的书，我翻了翻，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不知道当道理和我的生活经验差距太大的时候，是道理错了还是我的生活经验错了，尤其在事关信仰与信心的层面上，我不敢骤下断语，不过，我也特别想知道那些曾经奉主的名宣告疾病得医治了的基督徒，面对郭薇的死亡又会说些什么呢？十诫第三条说：不可妄称耶和華你神的名。

在那边点名的时候……

二十多年前，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他的妻子研究生毕业进入协和医院工作。协和医院

有个悠久的传统，所有的大学毕业生在分配岗位之前，都要担任一个月的住院医师，专门陪护跟踪垂危病人，经历各种抢救措施直到宣告死亡，出具死亡证明，办理各种手续……这是为了让医科学生们意识到自己的岗位何等神圣和重要，是关乎生命的。协和医院是当初传教士来华宣教建的，这传统大概也是从那时候建立起来的，不知道这个传统现在是否还保留着。

死亡并非自然，死亡不是上帝的创造，死亡是罪带来的直接后果。基督徒因得救的信心胜过对死亡的恐惧，但不是说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就变成了好事情。我能理解人们对于死亡的畏惧，包括基督徒在内，但是我不喜欢将自己的畏惧包装上属灵的外壳。一位姊妹不肯照顾垂危的郭薇了，原因是怕尸体不洁净，这让我有一种出离的愤怒。这些年来，我已经送别了好几位要好的朋友，我并不特别忌讳触碰遗体的原因是那是我的好朋友，我爱他。而且我目睹我的好朋友的亲友不忌讳的原因也是因为爱，因为爱，妻子吻别丈夫的遗体，因为爱，父母拥抱吻别孩子，因为爱，爱抚送别我们的同学朋友……爱使我们胜过对死亡的恐惧。郭薇走了，我和郭薇的姐姐还有一位护工一起给她擦洗身体，穿上衣服，我觉得就和平时我在帮郭薇洗洗涮涮一样，这是我的妹妹，我爱她。穿好一边衣服，该把衣服送到另一边时，我小心抱起郭薇的头，托起她的上身，护工提醒我，注意不要与遗体的口太接近，免得过了阴气，我们跟她已经是阴阳两隔。那时我心想，你不明白，我们基督徒没有阴阳两隔的诀别，只是暂时的分离，所以在我看郭薇只是睡着了而已。

得知郭薇的病情渐趋危重时，我心里最重的负担是那些曾经与郭薇在一个小组深爱过却又因各种原因伤害过不能饶恕的弟兄姊妹，我

很担心他们失去了和解的机会，为此，我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做工作，希望他们放下自己的意见，来见见郭薇，但是一直没有回应。有一次我问我的牧者：我是否应该再写一封信告诉他们时间不多了，为什么不能原谅？郭薇是那么盼望见到他们。牧者听了前因后果说：你已经做了该做的，剩下的该他们自己选择。不要用死亡压活人。我问：那万一郭薇不在了，等有一天他们生命成熟了，意识到当年为那么一点点事情就老死不相往来是多么幼稚却再也没有机会弥补，岂不是终身遗憾吗？牧者说：不会的，将来我们都要在天上相会，那时一切的误会也罢，矛盾也罢，错谬也罢都清楚明白了。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了差距，天堂在我的生命里依然还只是个概念。

刚到教会时，我对地狱天堂都不太能接受，反正大多数人都去了地狱，那就算不得什么恐怖的事情了。而传统文化中的上刀山下油锅的十八层地狱又被我嗤之以鼻。直到一位弟兄，他知道我的工作经常出差，就给我打比方说，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一个认识的人，那里的人非常冷漠，自私，你问路没人回答，饿了没有人给你一口饭吃，渴了没有人给你一口水喝，没有爱，没有关心，没有怜悯，没有同情，只有仇恨，恐惧和痛苦……因为一切的美善是从神来的，而地狱就是与神完全隔绝的地方，人性中那一点可怜的美善也荡然无存了。哦，那一刻我真的是毛骨悚然，不，绝不要去那种地方。

没有中间地带，不去地狱，就去天堂。好吧好吧，去天堂。

至今我都感谢十多年前这位弟兄给我描述的那幅地狱的景象，我因认识地狱才接受天堂。但真正让永生决定我今生的思考与抉择可能还是个长期的功课。

郭薇信主时间短，没有见过追思礼拜。我曾经给郭薇描述过基督徒的葬礼好像一场婚礼，也有很多的鲜花，也有牧师证道，也有唱诗班唱诗，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参加和分享。在郭薇的追思礼上，这一切都实现了。看她穿着洁白的衣服安卧在鲜花丛中，面容很安详。郭薇，你去主那里了，与主永远不再分开了。尽管知道你去的好的无比，我的心中依然有不和舍和难过，就好像在机场送好朋友出国，虽然知道这一去前途似锦，也会洒下分别的泪水，为不能面对面，不能朝夕相处而难过。唱起诗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内”，郭薇，我希望等有一天我也去主那里的时候，你在天堂的门口迎接我。

郭薇走的那天，我在赶往医院的路上，不断地接电话，打电话，有牧师，有她原小组的组长，有原小组的弟兄姊妹，还有其他好多人。等我到了那里，一眼看见郭薇最希望和解的那位姊妹站在病房的门外面。感谢上帝你成就了你儿女的心愿。

结束了遗体存放、追思礼的举办、遗体火化等事宜的办理之后，走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一位姊妹的短信，告诉我那位不愿照顾郭薇最后时刻的姊妹打电话告诉她：自己软弱，请求主的怜悯和弟兄姊妹的原谅。那一刻我的心释然，感谢上帝，你让郭薇的走没有任何遗憾。

遗体火化完了，那一天晚上，我在教会带领祷告会，接到一位姊妹的短信：郭薇的姐姐做了决志祷告。虽然她没有看到神迹，但她看见了神的爱在郭薇身边的围绕。那一刻我想到主曾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感谢上帝，你所赐给你儿女的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

失去“小恩典”， 得着无边爱

文 / 海泳



我一直想给神做一个见证，我不会写，就讲吧，请你们帮我记下来。我不能为神做什么，我只能给神做见证，见证神在我身上的恩典。从哪里开始讲呢，就从我怀我家小恩典开始吧！

2010年的时候，有一阵子我老觉得身体不舒服，后来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我怀了老二。检查的时候说我还长了子宫肌瘤，医生说是病变了不能做手术，怕大出血。因为这个事情我就一直很忧愁。我们是外地来北京打工的，我做家政工作，我老公是送桶装水的。我们本来收入就低，看病要花好多钱，老大还在上学，生老二还要罚款，如果我没法工作的话家里的生活可怎么办啊！那时候我一心想打掉孩子。

那天我来妈妈团契聚会，我坐的是唐姊妹的车，她问我最近怎么样，我就说不好。她说你怎么不好了，我就说长子宫肌瘤了，而且

还怀孕了。她说怀孕是好事啊。我说好什么啊，瘤都病变了，还好事儿吗？我想做掉也做不了。她说：你做掉干嘛啊？你不知道咱们基督徒是不可以打胎的吗？我说不知道啊。因为那个时候对信仰很盲目，很多道理不明白。然后我就在团契里和姊妹们分享了这个事情，大伙儿都说不能做掉，后来我就知道神的旨意了，就是不让做掉这个孩子。

不做掉这个孩子我也发愁，我们的生活怎么办呢？真的感谢神，感谢咱们教会。我在怀孕之后就没有再上班，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就一直在经济上供应着我，弟兄姊妹都是奉献给我，我真的挺感恩的。我一个外地来打工的怎么配有这么大的恩典呢？说实在的，我就来这个教会聚会了几次，弟兄姊妹甚至比亲人还好，又给我生活费，又打电话关心我，那时候我真的感觉到不配得这恩典。最让我感动的是，张姐和红梅姐一直打电话

关心我，帮我联系产检的事情。每次产检的时候，红梅姐就早早起来去海淀妇幼保健医院给我排队。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就感觉到我哪里配啊，我跟你们都不认识，我自己家人都没有这么做到过。去产检的时候，红梅姐有时比我还早到，我那时就感觉信主真好。

后来我们就决定留下这个孩子，给孩子取名“恩典”。我不想老给大家添负担，每次我拿到教会给我的奉献的时候，我心里真的不是滋味，我有手有脚，为什么老让大家为我奉献呢？所以我怀孕期间有时也去做小时工。可能是因为我的贪心吧，有一天我做了十二个小时的工。身体当天也没有什么变化，过了一个礼拜之后，突然有一天早晨四点多时，也是咱们教会户外聚会的第二天，那天我是打算去参加户外聚会的。就在四点多时，我要上厕所，上厕所就感觉不对了。我回去躺到床上，跟我老公说感觉不对，他说：怎么了？我说感觉好像羊水破了。那怎么办啊？咱得回老家生啊，回老家生毕竟能省些钱啊。那时候我们就一直这么想，也没有办法，躺在床上还是一直在流羊水。我说不行了，你得赶紧打电话，若一直这样，孩子保不住，大人也保不住。我们就赶紧打了120到了宣武医院，到了医院检查说是羊水破了，必须先住院。

早上才五点多钟我就住院了，我就想五点钟我打扰谁啊，我也不好意思打扰。后来我就给张姐打了一个电话说：张姐我户外去不了了（因为是户外聚会的第二天，其实我不想不参加），我的羊水破了，我住院了。她说：“没事的，你先稳定稳定，在医院住着吧！我要是有时间就过去看你。”我们就通了这一个电话就挂断了。我也不知道之后我们教会

会出现那么多的事。开始的时候我在医院也挺盲目的，而且我住院的钱也是我老公从他们单位借的。到当天下午的时候，张姐给我来了个电话，问了问我的情况。我就说现在住院了，羊水是破了，但是孩子还没有生。

住院的时候特别痛苦，要生不生，老是生不出来。后来连着三天开了三指，还是生不出来，疼得只能在床上躺着，特别痛苦。我在医院里躺了快一个礼拜，孩子一直生不下来。中间张姐打电话过来问我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她在网上给我发了帖子，好像还有人给我打电话问我的情况，有好多是不认识的、不知道姓名的给我打电话。当时还有个姊妹要我的银行账户，我说我也不认识你，为什么给我打钱。她说这都是主的恩典，你直接领受就行了。她的手机号就在我手机里面存着，我给她起名叫‘小妹’，因为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我真的不配得这些东西，因为我没有为神做过什么。在我怀孕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也没来看过我一次，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真的都比亲人还要亲。在住院要生的时候我给家里打电话，我爸说：“家里农活忙不过来，没法去看你。”那时候我真的很纠结，我就问：“难道我不是你的女儿吗？”我爸说：“怎么那么不理解爸爸妈妈的心呐，爸爸妈妈能不想见你吗，可是家里的农活忙不开啊。”我虽说没有得到家人的爱，但是弟兄姊妹的爱让我感到我真的很不配。我一直在想我要有时间，一定要给神作见证，我哪里来这么大的恩典，我为什么配得这些东西。上面提到的那位姊妹，我一直留着这个姊妹的电话，我就想着如果我条件好了，我会把钱还给她，如果她不要，我就把这些钱转给其他需要的人。

我生的时候特别痛苦，当时医院还不让

我老公进来，因为那是妇产科，不让男的进。那个时候马姊妹家离医院近，她就让她妈妈熬了鸡汤给我送到医院，让我感到了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我真的离不开这个家庭，感觉到你们都是我的亲人，还胜过我的亲人。耶和華神给我的恩典真的很大。

我在医院里的时候医生说：“你的子宫肌瘤在孩子出生时做不了手术，因为这个肌瘤已经病变了。要是一起做的话，会伤你的身体。你生完孩子恢复好后，再回医院，我再给你做。”生的时候，医生已经决定不给做了这个肌瘤，可是突然之间孩子生下来了，胎盘也出来了。医生检查胎盘的时候，发现胎盘已经腐烂了，还有一块儿留在了子宫里面。胎盘若还在里面，对身体不好，必须得清宫。清宫的时候，就会碰到那个瘤，如果不切除就清宫的话，瘤捅破了可能会大出血。当时我也挺害怕的，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这个，就祷告说“神啊，这可怎么办啊？”后来医生们在手术室就决定必须做掉，不做掉不行。当时我非常担心这个瘤子。清宫时是不能打麻药的，真的很痛苦，很疼很疼，后来都弄干净了。医生把摘下来的瘤子给我看了，确实是个很大的瘤子，而且有一部分已经病变了，我想想都挺后怕的。

小恩典生下来的时候哭了，我也看见她了，就是比较小一点儿。孩子生下来就出院了，因为那个医院不肯收留，说他们医院没有条件救治那么小的早产孩子。我本来决定和孩子一起回家的，可医生说我做了子宫肌瘤的手术，必须得在医院住一个星期，若不住一个星期，身体会恢复不好，还必须得打消炎针什么的，我就在医院住院，孩子就回家了。

我真的没想到张姐和迟姐她们都能去看孩子，她们看孩子后，决定把孩子送到儿童

医院。当时我们的钱都不够用，是她们给我们出的钱。当时我在医院什么都不知道，是我出院后我老公一一跟我说的，都是她们帮着弄的。后来儿童医院也让把孩子抱回家了。她们又怕孩子冷，因为我家住地下室，又潮又冷。是张姐和迟姐把孩子和我妈妈联系到了宋嫂家，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我家那个温度孩子可能会受不了的。我很感动，虽说我家小恩典后来走了，但是我得到了更大的更多的恩典，就是神的爱。神用这种爱来让我知道神有多大的作为，神用小恩典的生命来换我的生命。我真的很感谢神，若不是小恩典的出现，我真不知道我子宫里面长了肌瘤，可能现在已经癌变，可能都是晚期了。但是神用这种方式医治了我，我真的很感谢神。

在生完恩典的时候，我就一直想着给神作见证，可一直没有机会。今天真的是很难得，我又没为神做什么工作，我只能为神作这样的一个见证。你说我跟宋嫂有什么关系啊，出院后就住在她家，那里住的要比我们家好很多，而且那个环境让我真的觉得有了家，在北京我有个家。我什么都不缺，我也有房子，我也有亲人。因为我一个人来闯北京真的很难，我一个人来北京没有感觉到家的温暖，没有感觉到亲人的爱，可是这次让我感觉到亲人的爱，让我感觉到有个家。我的家就是神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我的亲人就是这些弟兄姊妹。

我的见证就这些，我虽然失去了小恩典，但是得到神的爱却更多。■

（本文根据海泳姊妹在妈妈团契新年聚会时的感恩分享整理而成）

附：

恩典宝宝

文/Hilary Zhang



4·10的早晨，我接到电话，小组里的一个姊妹早产破水了。考虑到她家的特殊情况，我担心她需要钱和有人帮忙拿主意。跟家门口的守卫交涉，我不去xxx，能让我出门去医院看一个姊妹吗？有急事，你们跟着我去都行啊。答曰：少找事，安安生生在家里呆着，哪也别想去。无奈我只好开始电话联系，没想到这件事牵动了无数人一周的关注。

那是一个犹如战场的日子，腾出点儿空的时候，我在妈妈邮件组和教会论坛上都发了求助信息。论坛上有很多非常感人的回复，无奈现在都被“河蟹”了，找不回来了。看来什么信息都需要随时存个备份啊。这里我只能记录我发出去的信息和由宋嫂转发的信息。在这一周内我收到了无数认识的不认识

的弟兄姊妹的电话、短信和邮件，其中有一些还是从国外过来的。有关心的，有提供信息的，有分享经验的，有去探望的，有想提供经济帮助的……

2011年4月15日（摘自宋嫂的微博）

8:05

早上接到雅歌妈妈电话，说姊妹生了，是个女孩，还活着，但呼吸困难，所在医院无法施行抢救，孩子就交给爸爸在产房外抱着呢……我心里绞痛，不敢想象一个父亲抱着孩子等待的可能是死亡；我也不敢给姐妹打电话，和她说什么呢？

9:10

孩子还活着！！孩子被父亲抱回家了，仍

然活着！请雅歌妈妈赶过去了，希望看情况，最好带孩子到一家医院检查一下，如果确实需要，我们不能放弃她!!! 请继续切切祷告，求神继续保守这个孩子，随时等候那边的消息……

4月17日的邮件：(又不能出门了，我在家整理了一下周五的情况)

周五早上6点姊妹打电话说生了个女孩，但是孩子非常小，宣武医院让直接抱出医院。我给她老公打电话，说孩子呼吸很弱，救不过来了，过不了几分钟就该去开死亡证明了，他们不治了，准备抱回家去“顺其自然”。我当时非常难过，也问过神为什么，想不明白。

8点时我又给姊妹打了电话，问她的情况，她说挺好的。我又问了一下孩子，她说也挺好的，抱回家姥姥看着去了。我本来以为是家人没告诉她，又给她老公打了电话，没想到说孩子居然还活着！我当时眼泪都下来了，赶忙请了假，跑过去看情况。

在她家住的地下室(地下二层，相当阴冷)见到了孩子和孩子姥姥。说实话，我虽然有心理准备，但孩子还是小到超出我的想象，只有2斤不到。但就是这么个小人儿，从外观上什么都长全了，仔细看还眉清目秀呢。姥姥也一直念叨，多好的孩子啊。孩子闭着眼睛，不知是不是在睡觉，有呼吸，还时不时哼一声。姥姥说抱出医院的时候爸爸发现孩子还会动，于是就抱回家了。我们决定救孩子，就打了120。救护车来了说明情况，就往儿童医院拉，路上给孩子吸了点氧气，觉得孩子的脸色稍微好转一点。

儿童医院的急诊不慌不忙地给处理着，急诊就交了1000块钱的押金。只要进医院，就是各种检查，小人儿又被抽了管血去化验，抽血的时候孩子还哭了。说血糖低，给输上了糖，但那么小的孩子从手上输，我不知道能输进去多少。后来CHEER也赶来了，看见孩子的第一眼就掉泪了。

医生终于给开了住院单，让先去办住院手续。住院的押金是1万，我们拼凑着给交上了。11点多的时候，孩子终于给收进新生儿的监护病房了。我们以为孩子有救了。过了有二十分钟的样子，医生叫孩子爸进去听病情。半天孩子爸从里面出来，说是没救了，医生说孩子太小，没救了。后来我又跟进去听情况，医生先关于我到底跟他们什么关系问了半天，说是本来不对我这样的“外人”介绍情况的。基本上讲了孩子体重只有900克，这么小的孩子是医学极限，救活的可能性很低，预计的花费大约是二三十万，而且很有可能钱是打水漂，孩子要存活需要闯过很多关，即使存活大脑发育情况也很难预料，很有可能终身残疾。而且孩子已经回过家，又接触了这么多感染源，现在已经被感染了。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父亲签字说不救了。我们大家尽可能帮他们凑出现在需要救治的钱款，但是如果孩子真有问题，是他们这个家庭的问题和负担，我们无法替他们做主，只能尊重他们的选择。然后我们就在外面等着办理出院手续。孩子进出医院这一趟，两个小时又花了一千多块，其实什么也没干。

期间无数的姊妹发短信打电话向我问情况，有姊妹还两次从美国打电话过来，得知

家人的决定大家都很无奈。有个姊妹说她侄子也是早产，在农村老家就是孩子奶奶把孩子放在裤腰里捂活的，既然已经放弃了医院的治疗，我们也按着土法努力一下吧，毕竟孩子还有口气。

打车回到她家的地下室，姥姥把孩子抱起来两人一起捂着被子。但即使这样，那里也冷得不行，我们大人都受不住。于是我们想起和宋嫂联系，她家有套房子暂时没人住，只有一个姊妹刚被搬家，暂时住那儿。她又和那个姊妹联系，人家请了假下午穿越北京城赶回去给孩子和姥姥腾地方。我和CHEER帮着把老人和孩子搬到那边，孩子爸还要去医院看孩子妈。搬到那边，居住环境改善很多，我们期待孩子能有希望。

有个也是孩子早产的姊妹从教会论坛上看到孩子的情况，夫妇两个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给孩子带了很多东西，还有早产儿奶粉。他们两个极有爱心和耐心，进门先仔细洗手，还特意剪了指甲。然后给孩子喂奶，我们买了个退烧药用的滴管来喂孩子吃奶。他们夫妇极柔声地呼唤孩子，一点点给她喂奶喂水，那场面我至今回想起来都动容。小恩典在他们的呼唤下居然睁开了一只眼睛，还很配合地吸吮了几滴管的奶水（加在一起有5毫升吧）。我们都为孩子的进展欢欣鼓舞。晚上6点多了，他们才离开，他们家里还有自己几个月大的孩子暂时托付给了别人。他们的时候很认真地写了一份照顾孩子的细节，还四处联络了一些姊妹来轮流帮忙。那份清单我收藏了。

我和CHEER在那里等着下一个能来接

班的姊妹，也等着孩子爸爸从家里赶来。7点来钟时我抱着孩子，让姥姥换换手，吃个饭。按时间来说应该叫醒孩子再喂点东西，可我发现孩子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撩开衣服看，小胸脯也看不见呼吸时的起伏了。不知具体在什么时候，孩子带着大家的关爱，带着叔叔阿姨充满爱心喂她的奶水离开了。整个过程没见到一点挣扎，很平安地走了。

同屋住的那个姊妹下午出去了，这时候打电话过来说是去超市买了太多东西，拿不回来了。CHEER又去接她和另一个来接班的姊妹，其实这时已经不用人接班了。等她们回来，我才发现那个不怎么说话的姊妹，出去给老人孩子买了一大堆的吃用物品。

我和孩子姥姥算了算，孩子总共在这个世界上存留了12个小时，但是这个小生命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啊！我的手机到下午都打没电了。那一份份真实的爱，让我忽然理解了这个小生命来走这一圈的意义。对于她来说，就像宋嫂说的，她已经在天父的怀里，那里很温暖。那个来喂奶的姊妹晚上给我短信，说是知道孩子走了很难过，但是想到有一天会在天堂里见到她，心里也就释然了。

姊妹自己还好，但是医生说有些炎症，还需要在医院再用几天消炎药。感谢宋嫂把房子给他们住，这样她出院后不用在地下室坐月子了。■



时值春节假期来临之际，大家都期盼着能尽快回到家，但同时有一部分人备感压力而害怕回家：或是为自己如何向家人解释新身份（基督徒）而烦恼；或是为回家要面对家族的祭拜仪式而烦心；或是在家人及亲戚面前坚持自己的婚姻立场（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而发愁——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境遇，问题来了总要解决，向世人宣告见证神的名，这是我们当持守的。下面就简单叙述我弟弟的婚礼见证，希望能给兄弟姐妹带来盼望和信心。

家人为弟弟的婚姻着急

我弟弟自我考上重点高中后就退学在外打工，我考上大学后他也追寻自己的梦想去当兵。自2005年11月他踏上了当兵的路程后，一签再签就是八年。在当兵的第五年，家人就开始着急了，张罗着给弟弟介绍对象。介绍了两个不合适之后，弟弟的婚姻就成了家人的负担，因为弟弟也被迫加入了大龄青年的队伍（在家乡二十岁左右就结婚了，像弟弟二十四五岁的同龄人，他们的孩子都可以上学了），所以家人眼看着帮不上忙也只能瞎着急。

一次偶然的遇见

一次村里一位嫂子和我妈妈一起去聚会，在教会里看到一个女孩，嫂子就开玩笑说：“看看是谁家的孩子？能不能介绍给小老弟。”妈妈笑着说：“长得这么俊的女孩，能看上俺家孩子吗？”嫂子说：“小老弟长得不孬啊，我帮忙问问，看看人家有没有介绍的。”当时嫂子打听是隔壁村一个姐妹的女儿，女孩已经有人介绍了，这事也就搁置了。后来过年的时候听说女孩原先介绍的没有成，这事就又提起来了。

坚持带来美好的祝福

——弟弟婚礼见证小记

文 / 以琳

那次甜蜜的邂逅

2011年大年初四，我就带着这个女孩（后来成了我弟媳，以下全部改成弟媳）去部队见我弟弟，回去双方回复都没有太大意见。话说那天晚上，我就直接给我弟媳讲无论这事神成不成就，我也要把神对婚姻的要求、原则以及福音的真理讲清楚，一直讲到夜里两点。现在想想，第一次见面就讲这些，还是有些冒昧的，但当时就是想抓着机会把真理讲明白。

后来，两人就开始电话联系。中间有一次我弟媳去外婆家，顺便去部队看望了我弟弟（呵呵，这是我在两人QQ空间里看照片发现的，照片背景都差不多，他们被迫承认了）。这期间两人关系发展得一直很好，这样就找到教会的姨（也是弟媳家邻居）做媒人，来商量嫁娶的事情。

婚礼前的插曲

2011年11月，我弟请了一个月的假回家准备结婚。到家里就把新盖的房子里外再次粉刷，接着就紧锣密鼓地准备要交彩礼、买嫁妆、装家具、拍结婚照、买菜请大厨、通知亲戚朋友等等，时间排得满满的，就在大家欢喜等待婚礼开始时，在交彩礼那天出现了状况，双方差点儿就此结束。

因为我弟媳的爸爸不是基督徒，而且一直反对家人信主，所以在一些细节上，他认为我们做得不妥；而我爸爸认为我弟媳妈妈信主，而且也认为没有必要一定要这样做，所以冲突就发生了。这样弟弟、弟媳都受到了伤害，而反应最大的还是我妈妈。她的身体本来就on不好，听到这样的消息，几天吃不下饭，身体明显感觉不行了。眼看着事情变成这样，人人都惊讶，再想想弟弟是专程回家来结婚

的，假期过了将近一半，结果婚却结不成了。同村的嫂子就和媒人做工作，后来这事又有了缓和，我家又重新交彩礼（我爸爸这次也算是表明自己并没有不重视，所以彩礼多拿了两万，烟、酒又全是上等好的，牛肉、羊肉、猪肉全又加了斤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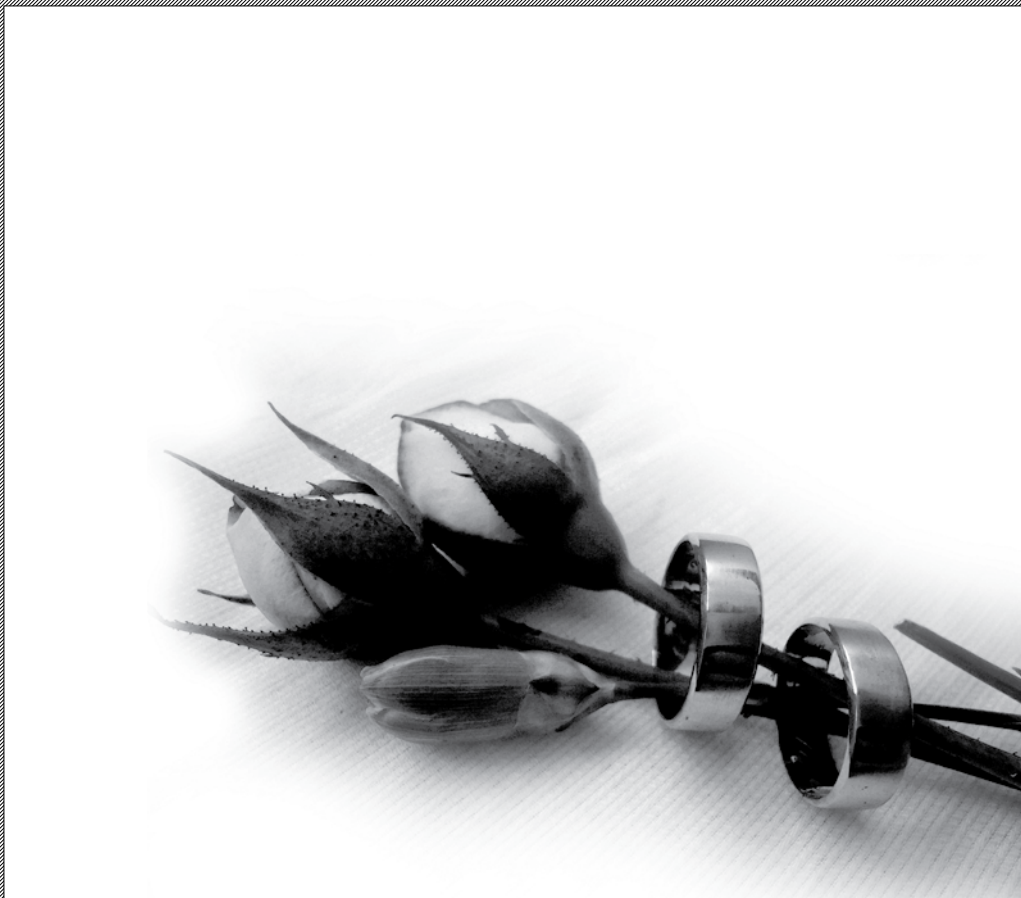
弟弟婚礼前，我在北京就和爸爸商量婚礼当天的事情，关于婚礼是采用基督教的还是世俗的礼仪，我爸经过了上次交彩礼的事情后，有些踌躇，拿不定主意了。我在婚礼两天前回家，帮忙看还缺什么东西，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最重要的是确定婚礼采用哪种仪式。我和爸爸、妈妈、我们村的教会带领人（也是邻居嫂子，和我们就像一家人）专门商量了这事，最后决定还是采用基督教的仪式，但家里人都没有参加过教会婚礼，只能临时请周边教会的牧者来帮忙。可最后，凡认识的人都不方便过来，所以最后我就拍板说——我来主持。

婚礼前一天晚上，我电话咨询小白牧师和好智，问问他们的意见，还有要准备的经文，然后我就到教会（就在邻居嫂子家）祷告室祷告，一边祷告、一边流泪，表明自己的不配，赞美神设立美好婚姻、更求神带领我晚上在全村人面前传讲神的道，也求神保守第二天的婚礼顺利进行，并能见证他自己的名。

婚礼前晚的见证

按我们那边的习俗，婚礼头天晚上要请唢呐班表演节目，全村人会聚集在一起欣赏节目提前庆贺，我们请的是教会组合的唢呐班。

当晚，节目正式开始前，我就在全村人面前传讲神的道（虽然全村人都知道我们家是信耶稣的，但对神的真理却知之甚少）。而后，唢呐班就唱教会庆贺婚礼用的诗歌、表演了



小品《婆媳相处之道》和魔术等等。中间我弟弟出来给全村人发喜糖，我爸爸出来倒茶水，我姐姐出来发福音单张，直到晚上十一点结束。当晚，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反应都不错，他们纷纷说，看人家教会表演的就是不一样，讲的就是好，说的都是理。

婚礼当天的见证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把婚礼流程写在红纸上贴在墙上，村支书等干部就过来看，一方面是看流程有什么不一样，另一方面也想

看笑话，看看婚礼能办成什么样，因为一般村里遇到啥事情都是他们做主，婚礼也一般是由他们张罗主持的，这次跟他们讲我们自己预备了，他们有些不高兴。他们看到摆台上只放着鲜花就咂咂嘴，显得有些愤怒，因为世俗结婚时是要放一缸小麦，中间放一杆秤，两边放点着香的香炉等。他们又看到是我主持，流程里没有拜天地环节，就提醒我说：“你不能出现，也不能不拜天地的”（因为在我们那边姐姐没有结婚，弟弟结婚当天，姐姐不能在家里呆着，必须躲在别人家，躲得越远越好，免得犯忌讳），包括不信主的亲

威也劝我不能待在家里，甚至有些生气地说：“信耶稣竟瞎搞，老祖宗的规矩不能破，都不想好了。”婚庆公司送过来的是大龙气球，环绕着盘在我家大门四周，我爸爸就说：“这不能摆，我们是信耶稣的，钱我们照给你，这龙收了吧！”这都是婚礼进行前我所接触到的信息。

10点钟，我弟领着接新人的车队赶往弟媳家；11点新人接到家，婚礼正式开始。我就按照流程进行，有我们村的兄弟姐妹一起献歌环节，唱着唱着兄弟姐妹都哭了；还有我爸妈劝勉环节，他们没有说什么就是唱了《我用基督的爱来爱你》这首歌，然后我爸抱着我弟，我妈抱着我弟媳，他们哭了，村里很多人都哭了。

后面还设计了新人吃葡萄（世俗上有个环节是抱起两个人，大家一起闹，我就按葡萄多结果子的寓意，改成两人吃一串葡萄了），还有新人讲话环节。弟弟讲的话让我很欣慰，他先是说感谢上帝赐予这段婚姻，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兄弟姐妹的帮助，感谢父老乡亲的照顾之情，感谢厨师、感谢在座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人；后来是祝福环节，唢呐班的一位弟兄就代表祝福，祝福新人、祝福我们家、祝福我们村、祝福服侍的每一位。婚礼结束了，我听到很多人说你看人家办的确实不错，有模有样的，看这孩子个个都起来了，都能成大事了。

婚礼后的祝福

按照礼节，婚礼后的第二天，我们家要请我弟媳家的大伯等村里代表到我们家吃饭。弟媳爸爸晚上冒着雨将很多肉菜送到我们村，放在隔壁嫂子家，说明天请客时候用，就直接走了，家人追过去时他已经走远了。

第二天请客，他们村来的人回家就说我们

家招待得多周到，多懂礼数。第三天我弟媳回门，他爸爸就又送了很多东西，后来听嫂子说，原来弟媳爸爸得知我们家彩礼等都加了，而且看到婚礼举办得这么周全，所以感觉过意不去就送回来了。结婚之后我弟媳就随我弟去部队了，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两个人过得非常好，双方家长也非常高兴和知足。

不知不觉写了这么多，像记流水账。但我更想表明的是，我们要向世人见证我们的信仰，无论是向家人表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还是在婚姻上持守原则，或是不祭祖的原则，我们都要向世人宣告我们的信仰、坚持我们的信仰。

这当中，每个人都会面对压力、争战，内心深处都会非常难受。1995年，妈妈刚信主不久，外婆去世了，我妈妈坚持不办丧礼盒（即每个盘子上放钱，然后用苹果、猪头等压着钱，以示祭奠）。当时舅舅们的反应，说痛恨也不为过。还有过年那几天，村里人都会在厨房灶旁边贴上灶老爷，吃饭前都会洒酒、倒饭、敬天地。还有哪天必须吃素、哪天必须吃荤、哪天不许扫地、哪天不许拿针、哪天饭菜不许吃完、哪天必须吃剩饭、必须做十二生肖馒头、必须在自家门前用灰画圈（圈越大预示明年收成越好），哪天不许出门，哪天必须出门拜年……很多世俗要求，而我妈妈没有坚持，村里人就说妈妈不懂得过日子，不会持家等等闲言碎语，但时间长了现在也没人说了。其实，正因为我妈妈最初对信仰的坚持，才有我们家每个人都信主，才有我们每个人从神而来的祝福，要是数算神的恩典，像妈妈所说永远都诉说不尽，神让我们做的就是一片——要相信他，见证他。因为神的大能超乎万有，一切都在神的保守中，按着神的心意行，神的祝福伴随永远，直到千代万代。■

上帝会补足我们的残缺， 擦掉抑郁的泪水

——写给赛娜和走饭

文 / 周小羊

赛娜（新浪微博 @sienna 赛娜）选择了自杀。

她在新浪上的最后一条微博，定格在了2月16日的23点57分。这即将是新的一天的开端，而她则被迫选择，在这一刻永眠，不看初升的太阳。

“抱歉很多事情来不及处理和交待就离开。抑郁症太痛苦，世界变得黑暗扭曲，再努力也感受不到任何美好，想什么都想到死。姥姥在叫我，应该就要精神分裂，实在熬不住了。再见，大家。”她将最后的遗言连发两遍。

我脑海里出现了这最后的画面。

2月4日以来，她失眠、崩溃，无法对任何事情产生兴趣。她的努力，好像一台电脑面对强大的、看不见的、根植于自己体内无法拔除的操作系统，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就像中了病毒，要荡机了。她想要结束这份不能思考、不能自理、无法像个正常人一样活

着的巨大痛苦。

她看向窗外，从那儿跳下去，就那么几秒钟的时间，她就可以不用在这非人的状况中煎熬了。她也有过犹豫，无论是新闻舆论和亲朋好友都呼吁说，不要自杀，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痛苦犹如一只强有力的手，将她的心捏来拧去，拧得她想要让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

于是，窗外那一瞥，甚至任何自杀的方式，都变成了一种解脱的希望。在绝望者看来，这是一线曙光，是不屈，需要莫大的勇气，是与这被鬼附身一样的地狱般生活作诀别的不妥协。于是，她用小米手机发出了最后的通知，语中颇带歉意。

被巨大的痛苦包裹着，她思维恍惚，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成功发了微博，于是混乱地连发两遍。之后，她纵身一跃，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然而，她输了，她并没有得到解脱。她看似与抑郁症不妥协，其实还是妥协了，因为抑郁症就是要毁灭，不论是死，还是活着。

一、地狱之初体验

会有人质问，我凭什么可以幻想她死前的情景、又凭什么说她输了？因为我经历过这地狱般的磨难整三年，恢复得好一些又三年。“旧三年，新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并非新闻报道通常说的想不开或某种压力过大而轻生。已经抑郁多年，一直没法完全感受正常人的乐趣和追求，只是以为自己生性冷漠被动。”

“元旦高烧三天后，开始经历抑郁症爆发，整夜失眠，兴趣欲望全部消失。拒绝交流，变得邈邈懒惰，身心状态全面恶化。”

“春节前在安定医院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发展至今已失去大部分记忆、思考、交流和行为能力。没有方向感，无法组织语言文字，大脑仿佛被绑架不再关心任何事物，斗志丧失，幻觉丛生，甚至连基本的点餐发邮件等活动也难以顺利完成，药物治疗的副作用更像恶狗噬咬身心。”

“现在意识已经濒临分裂边缘，入院是唯一选择，但明白医治这精神癌症耗时耗财，而且效果难以保证，即使有幸治愈，失去工作能力的前精神病患者在现今社会也难以谋生，更害怕长期服药和随时可能复发的阴影相伴终生。”

“自知不属意志力强大人群，无力继续与日夜不断的恐怖体验纠缠，不愿就此生活在议论和同情中，亦不愿给脆弱的家人再添加长期照料病人的精神和经济负担。责任和道理我都明白，也曾尝试自救，但身心脱离自

我控制，时刻被绝望和无力困扰，滑向黑暗深渊的痛苦实在不堪忍受，反复思考后还是选择自行结束。请大家理解我的挣扎和无奈，原谅我的自私和懦弱。再见，爱你们。”

看着她的症状描述，我想起了我2005年—2008年的经历，何其相似、何其熟悉！我心痛得流泪。我不想指责她，只想抱抱她，因为我知道她描述的这种绝望是什么滋味，那是废人的滋味，跌入黑不见底的深渊的滋味：思维能力丧失，行动能力部分丧失，而感觉层面却很清晰，我们能清楚地感知到自己另外两个部分不对劲了，却又使不上劲儿扭转这种恶况。

就像一流的武林高手遭遇横祸武功尽废，就像电脑遇到病毒荡了机，就像不会游泳的人被人推入了大海，霎时间天旋地转，无法呼吸，胸口和头脑被压挤得生疼欲裂，手脚四处乱抓却触不到任何可以救生的东西。这就是——失控。

最让一个人抓狂的，不是逼迫，不是恶待，不是看得见的磨难，而是——绝望。失控会让人绝望。失控在很大程度上，是恐惧所致，并由恐惧所主导。

人都想控制自己，将身边和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控制在自己预设和期望的范围内。谁都希望自己能驾驭自己的一生，像骑上汗血宝马那样，策马扬鞭，快意驰骋。

人们用各种哲理、名言来鼓励、鞭策、安慰自己成为能够驾驭自己的人。然而，当发现这些心灵鸡汤和精神食粮都失效了，你的思维、行动能力开始混乱的时候，那种恐惧就犹如涨潮的海水般呼啸着，一个大浪接着一个大浪，将你死死地拍在下面，使你不得喘息，直至没了知觉沉入海底。

抑郁症的感觉，就像是溺水过程的无限

放慢和重复。一直处在溺水而将死不死的状态，实在是生不如死。

二、挖掘抑郁之根

抑郁症不是突然爆发的。这种子像生化武器一样，早早就埋下了，多年之后才惊人地爆发。原生家庭浇灌给孩子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以后抑郁不抑郁。

我不知道赛娜是否出自单亲家庭，受尽伤害，父母以及亲族关系是否和睦，父母或者亲近的人对待她是否有足够的爱与恩慈。我只能从我自己的家庭，像剥卷心菜一样，开始层层剖析、追索抑郁之根是如何生发的。

先来看看母亲家的根儿。外公今年八十岁，是有骨气和血性的老知识分子，学识渊博，脾气倔强但通情达理。在我妈妈小时候，外公由于和外婆不在一个城市工作，很少在妈妈她们身边。妈妈是在外婆的教养下长大的。

外婆偏偏是个不善于照顾孩子的人。她脾气乖张，思维奇怪，还有些残忍。妈妈小时候不论是功课还是课外活动都很优秀，但只是由于性格内向，经常被她打骂虐待。久而久之，妈妈更加不善表达自己，只会默默地愤怒。

在那个年代，有种不成文的共识，那就是长子长女都担负着一部分家长的责任，家里的老大在自己还很需要爱的情况下，就得像个“小爸爸”或者“小妈妈”那样照顾弟弟妹妹。妈妈一方面被外婆打骂，一方面又要照顾她的弟弟和妹妹，也就是我的舅舅和小姨。她被掏空得很厉害，几乎没有储存下什么爱。

父亲这边的根，挖出来看看，更是残忍。爷爷是农民，奶奶是地主家的女儿，不会做活，

因家道没落嫁给爷爷。爷爷不喜欢奶奶，便经常毒打她。在奶奶前几年不慎摔倒无法起身之时，爷爷非但不去搀扶她，反而恨恨地想要去打她，责怪她怎么能笨到摔倒。奶奶在打骂中生活了近六十年，双眼浑浊，一脸迷茫，没有自己的思维，麻木，她甚至经常自己骂自己。爸爸就是在这种殴打与无爱的环境下长大的。

试想一下，两个极度缺爱的人结合之后，他们带给孩子的，会是什么？没错，我可惨了。那是“一脉相承”地辱骂与毒打，并且两股力量“双剑合璧”。妈妈从来没有给过我笑脸，自我记事起就像对大人说话那样教训我，主要以控诉我、指责我的方式，为要“培养我成为坚强的人”，爸爸则残忍地没头没脑地毒打我来“助我成才”。不论我成绩有多优秀，不论我拿了多少演讲和小提琴演奏的奖，不论我被评为多少次优秀 xx……在他们眼里，永远是“别人家的孩子”最棒，他们的口里，总是夸赞“朱婷婷”、“唐亮”、“马小科”这类小伙伴的名字。

在我没有考到100分的时候，他们会说“你就是个懒惰的人，你就是傻，没别人刻苦也没别人精”。当我考了100分的时候，他们会说“这只是一次成绩，并不代表什么，看着吧，你下次肯定不行了”。

我小时候被别的小孩欺负哭着跑回家的时候，他们没有安慰与劝解，反而是一顿责骂：“活该，谁让你没有人家精，你就是傻，所以她才被欺负。”爸爸甚至看着哭泣的我开心地说：“你就这点出息，人家一不跟你玩你就没辙了，不信等着看，你这次被欺负了，下次还得去找人家玩。”那时候，我才三、四岁。

他们就好像一只苦得要命的培养皿，里面装满了怨毒、挑剔、不满、虐待与残忍的

培养液。而我，就在这样的浸泡中长大了，带着满腔怒火与被伤害的悲情，长大了。几乎可以预见到，我自21岁开始的6年的抑郁生活是必然会发生的。这段最好的年华，被抑郁症给霸占了。

大四毕业时，每个人都走到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需要独立负责地为自己的感情和出路做抉择。而我发现，我没有做决定的能力，或是做了决定之后根本完不成、无法承担抉择之后带来的后果。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要的是什么，我的方向在哪儿。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甚至是一场考试。父母那些声音又在耳畔回荡：“你就是傻……”“你就是不行……”“你就是……”“看人家马小科考上对外经贸的研究生了……”“看人家丁冰留在新华社了……”“人家刘松杨谈朋友了……”

我感到恐惧。面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任何一段关系，我都感到恐惧，甚至连拨一个电话号码都会让我恐惧到脸红耳赤、心“咚咚”地要跳出来：因为我害怕自己真像他们所说的那么笨，笨到连电话号码都不能一次拨对。

我开始封闭自己，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终于，恐惧在我的节节颓败下，越发肆虐地攻城略地。我无法思考，无法阅读，无法组织思维和语言写东西。脑子里全是小时候听过的儿歌和电影，一遍一遍地自动重复播放，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这些，完全被这些胡乱蹦出来的记忆碎片牢牢地操控。我甚至无法专心一小会儿听别人说话，写字也控制不住自己，字是斗大地、斜着往上走的，连刷牙洗脸起床吃饭都难以顺利完成。昔日同学和伙伴眼中那个英姿勃发、灵动精怪的“拼命十三妹”，终于成了废人。

那地狱般的症状，我就不细述了，赛娜以及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在她的小说《钟形罩》里也说得很细了。那就是“地狱之初体验”，没有盼望，只有绝望，依靠己力无法获得救赎。

三、“我为你祷告了一整年”

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自杀。任何人在这种症状里，不自杀那真是太有毅力了。我有尝试过卧轨与服毒，都没有成功。

因为太痛苦，所以我用自残的方式、用巨大的身体疼痛来转移抑郁症的痛苦。我无数次地拔过左手中指的指甲和脚趾小指甲，十指连心啊，我疼得坐立不安，全身神经像烧着了一样地跳疼着，我可算体验了江姐受的刑罚了（纤长细直的手指是我最漂亮的部位之一）；我将自己的一小块头皮抓到裸露、不长头发（我有一头令人羡慕的茂密顺直的黑发）；我将自己的嘴唇一次又一次抠破，鲜血直淌，很像古装戏里中毒身亡的情形，严重时简直成兔子的三瓣嘴了（小巧而上翘的嘴巴也是我被别人羡慕的部位之一）。我残害着别人看为好的身体部位。在这种巨大的疼痛中，抑郁对我的蚕食居然可以稍微减轻一些。

与赛娜不同的是，我拒绝服药。我认为，我宁可活受罪或者死了，也不让药物来侵入我的大脑使我变笨。于是，我“活受”了三年罪。真的是元气大伤，就像洪七公被欧阳锋打伤后功力大减。后来好一点儿了，整个人的精神，却没有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与朝气蓬勃（没啥意外的，师哥小崔也是如此）。

有意思的事儿发生在2008年。于中国而言，这是北京举办奥运会、举国热情高涨的光荣的一年，于我而言，是救赎之路初现的



一年。整个2006、2007年，我就像活死人般地熬日子，靠看TVB粤语电视剧度日（也因此我居然学会了粤语）。

到2008年，我开始有明显好转：可以集中精力读一小会儿书了，可以专心思考一会儿了，能跟朋友们大段大段地说说话了。这年的国庆节之后，我好转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可以集中精力较长时间地读书，越来越有力量可以控制自己的思维了。

我开始想，老天爷看到我如此坚强，估计也不忍心再折腾我了，坏日子熬到头咯，否极泰来嘛。就在这一年年末和2009年年初，我去考研了，也去找工作了。结果，双中，福气还就是双来了：考取了理想学校理想院系的公费生，又找到了正式的可以给我发展空间的工作。

2009年年初我回去过年时，心里美滋滋

的。我觉得是我人品爆发了，厄运要拜拜了。而当外婆听到我的状况大有起色时，她“哇”地大哭，说：“感谢主，我为你祷告了一整年。”这时候，我愣住了。耶稣是什么？就是那个被剥光了的挂在十字架上的可怜的人，外婆靠着向他祷告，我就有这么大的好转？

外婆在1987年我两岁多的时候信了耶稣，我还记得那时候她带我去家乡郊区一间简陋的教会，一群老太太在那儿唱着听不出来调子的“哈利路亚”。讲台旁边挂了个小黑板，上面是用白色粉笔写的“十诫”。我也听不懂，就蹲在地上玩小虫子。

成年后，她曾告诉我要信耶稣，我非常反感地说“你这是迷信”，还天真地想用纯正的共产主义思想来“解救”她。但是又一想，共产主义似乎对我的抑郁症没什么作用。而她的祷告，却让我在2008年有明显起色。我

不得不开始正视这股神奇的天外力量。

我开始接触福音。正好,这一年的6—9月,我与某市场化媒体的同仁姐姐一起出差(这时间也真够长的)。她是一位基督徒。在此期间,她给我讲什么是信仰、耶稣是谁、基督信仰是什么。开始我实在是反感,觉得这么高学历的人怎么跟我外婆一样迷信呢!不过碍于面子,人家那么笑脸热情地讲解,我就看一眼呗。

打开她的《圣经》,我一下子翻到了《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的心被触动了。虽然理智上还不能接受这一位为了拯救我们受死而又复活的耶稣,但我的心被感动了。

再后来,我开始读《圣经》,去查经小组学习上帝是怎么一回事儿,逐渐明白了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怜悯以及上帝的救赎。他是真实存在的、公义良善的神。尝过他滋味的人,便知他是美善。(关于我是如何信主的,请参看@葡萄园白小五的博客,在此不赘述。)

我又想起2012年3月18日因抑郁而自杀的“走饭”。她的微博给人带来了无限欢乐。这姑娘的微博很少有标点符号,像古文那样你得自己分段。里面带着脏话与黄段子、不屑与反讽。与理智冷静、想要努力进取的赛娜不同,走饭不屑于主流社会的评价,带着一身刺与叛逆。她想用这层盔甲来自卫,掩饰自己的恐惧,结果也没能保护到自己,也

被恐惧吞噬了。她在自杀前11天的一条微博中曾说:“我不需要上帝保佑我,要有种他就捅我。”

走饭,不知道现在你的灵魂在哪儿。我仍对你说:上帝不会也绝不可能去捅你。就像自己的父亲一样,他怎么可能会去捅你?他知道你的痛苦,看着人们如此地受痛苦煎熬,他何尝不是心急如焚地想要施行救治?他是满有怜悯和恩慈的医治的神,他等着你回转到他那儿给你医治,却尽被误解,被贴满了攻击和嘲弄的标签。

人们宁可选择奔向死亡的毁灭,也不愿到神那儿去品尝得医治的祝福。

不管我们信还是不信,他总是在那儿,像父亲等待回头的浪子一样,踮着脚巴巴地望着归来的身影,好把他的好东西和祝福全都分给我们。“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请记住《约翰福音》10章10节所说的,请不要什么都不去看而盲目地去攻击上帝。

四、错误的信念能要人的命

我信主之后,再也没有2008年那样的神迹发生了。2008年,我什么都没做,却感到身上有力量在使我好转,使我归正。2009年我信主之后,使劲求呀求,那种神迹就是没发生。我承认,我当时就想靠着“望天祈求”得以痊愈。后来发现,这是懒惰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神真的成全了,他反而成为鼓励懒惰的神了。

除了望天祈求,神告诉我,他不会替我把什么都做好摆好给我捧上来,他会告诉我方法,具体实施还是需要我自己来。我去了一家主内心理医治辅导机构进行医治。在美

国咨询师、也是基督徒 Brother L 的帮助下，我开始思考并实践，如何用神的话来对抗恐惧。

我们抑郁，是因为我们恐惧，无法处理掉诸多从小就灌输给我们的负面的信念。抑郁是内化的愤怒。内化的愤怒，就是责怪自己，有深深的羞耻感和罪疚感；外化的愤怒，就是暴力，揍别人、骂别人、攻击别人。

我们被错误的信念掌控和支配，忽略了一本我的真实需求与适合的发展方向，不得不按错误的信念（比如追求名震天下、权倾一时、富甲天下、操控支配别人等）超负荷、乱次序地过活。这是有悖于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的。错误信念长期严重地损害身心，到了一定时候，身心超过了承受的极限，便会“罢工”，不再按着原信念系统运作。于是，我们感觉自己的器官和思维“失灵”了，失控了，抑郁了。

要想复原，必须安装上一个正确的信念。错误的信念力量如此之强大，它可以要了一个人的命，所以，妄想用自己的努力可以战胜这股错误信念，无异于拿鸡蛋去掷石头。赛娜的遗言已经说得很明确了：靠自己，不行！那力量轻得像蜘蛛网。

而超越人的局限性、具有神性的耶稣基督的死而复生，正是为了打破死亡和错误带给人们的辖制与混乱，给人们安装上正确的信念，并帮助人们操作和练习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这时候，就好比将以前错乱的盗版系统革除，装上正版软件。

每当我恐惧的时候，我需要从情感层面找出这个恐惧是什么：是害怕自己不够优秀？是害怕自己不够勤奋？（我注意到并提醒自己：这是假的，这是父母给我灌输的错误信念）

当找到这个使我恐惧的根源之后，我发

现自己没那么心惊肉跳地害怕了。我要向神释放我的恐惧，我一遍一遍地祷告，也跟神写信，说明这毒根伤我有多深。而神也用他的话一遍又一遍告诉我：“你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是圣洁的国度，你是有君尊的祭司。”“我看你为好。”“不要怕，我耶和华是你的神。”“你受造奇妙可畏。”……

L 老师说，在《腓立比书》中神告诉我们可以用他的平安来代替恐惧。“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 4：6—7）这两节经文的描述很像一个交易：神想要我们的惧怕，而我们想要神的平安。如果你接受神的邀请，把恐惧倾倒在神，接受神所赐的平安，接受这个交换，你就能平安了。但有时，平安只能持续一小会儿。

所以，当恐惧的情绪释放完毕后，我还需要从思维上作训练，让神的平安来代替恐惧。继续看《腓立比书》4:8：“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每当我被“怕不优秀”、“怕不勤奋”的毒根刺到而害怕时，我先会释放情绪，跟神祷告说我受伤了，然后会从第 8 节提到的八个美好的领域来思考这件事。我想到我受造是真实而奇妙可畏的，我在某些方面还是挺优秀的，我并不是个懒惰的人；神对我的看法才是贵族般可敬的权威的，其他的都是虚假的；神对每个人都是公义的，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恩赐和才华；只要我手洁心清，便是神所喜悦的；有这样一位神认可我保护我，是多么可喜的事儿啊……如果不把思考集中在这些美好的领域，它就会被恐惧占领。

我还得从行动上训练自己对抗这毒根的祸害。这毒根使我不敢放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有时会陷入拖延症中，想要逃避；这毒根也让我看不清我自己是谁，我真正的才华和恩赐在哪儿，我害怕跟外人接触，不敢去发展一段深入的关系。

只是背诵和思考经文，不代表能迈出行动的步伐。若不寻求实际应用，那么《圣经》仅仅是一本历史书。但上帝赐给我们《圣经》的心意本不是如此，他想要《圣经》成为我们实际生活的指导，让我们有所行动。

我开始思考，当恐惧驱使我保护自己的时候，我会做什么？（攻击别人，伤害自己直至抑郁。）以往的行动中，哪些是由恐惧驱使的？（以上两者都是。）在害怕时需要替代恐惧的做法是什么？（向神祷告、倾诉；出去运动一会儿、练琴来舒缓一下；不去攻击别人，也不伤害自己，去找成熟的好友以及属灵长辈来讨论这事；列明自己的三个优势以及三个缺点，在自己优势的部分，去努力发掘并利用，在自己不足的部分，请神成为我的补足，求神赐给我意志以及其他力量、品性、方式来尽力补足这部分缺陷。）

我需要从价值观上做个改变。使我恐惧的因素，在于别人的评价，在于我想要一个在世人看来较好的地位和评价。然而神才不在乎这些，他在乎的是他赐给我的恩赐和才华我有没有找到，并且很好地发挥出来，成为别人的帮助，以此荣耀他。他不在乎我干什么，他看重的是我做事的态度。他不看我拥有什么，他注重我是谁、我内在的品性。我需要练习将自己从世界的价值观中转移出来，回到神所希冀的永恒的价值观中去。

这个世界总是告诉我们跟真理不一致的标准，并且这个标准不停地变化。就像唐朝

以胖为美，而汉朝以瘦为丽。要是按着世界的标准，那惧怕真是没完没了。钱财，地位，身份，关系，工作，相貌，健康……

如果这世界上还有一件值得惧怕的事，那就是惧怕神。其他的惧怕都像像是唬人的泡沫和幻影，不是它们被戳破（比较艰难），就是自己被它们戳破。如果能深刻地认识神、单单地惧怕神，那么其他的惧怕，是没有多少空间能跻身入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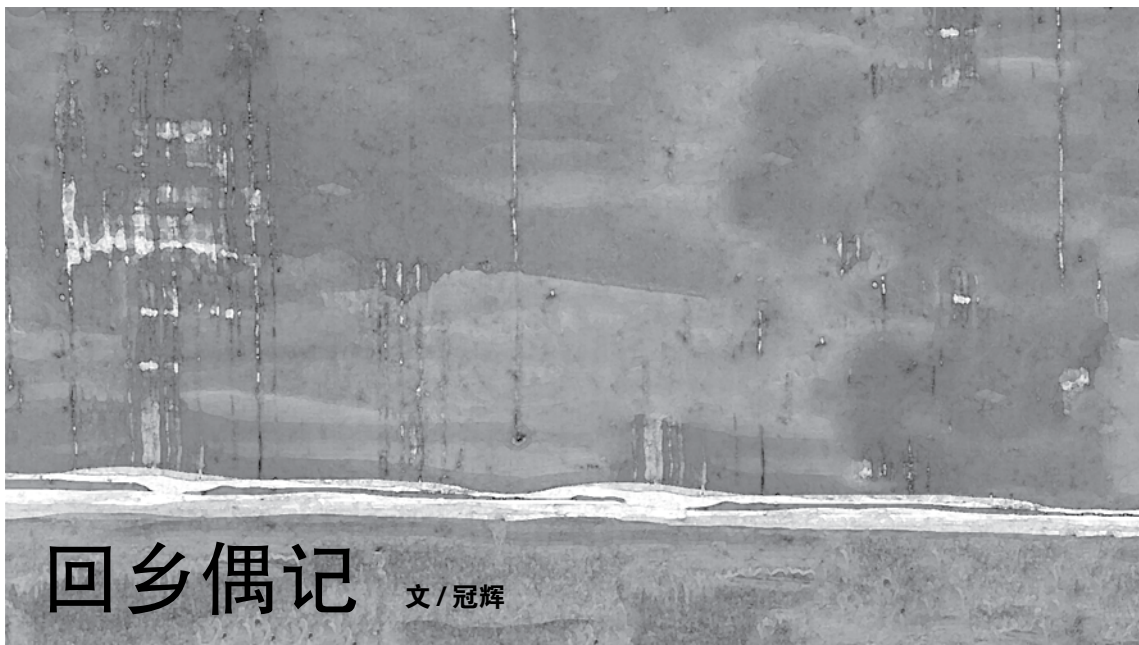
没错，这个用神的话来复健的过程可辛苦了，像装上义肢的人重新练习跑步一样。开始练习时，时常会掌握不好火候，搞得自己很低落很挫败。但是，一直坚持着，看着自己越来越好，生命越来越有光彩，这样的辛苦和艰难，便觉是值得的。这不就是蚌生珍珠的痛苦打磨和孕育吗？生命的丰盛，也就在此层层绽放出来了。

赛娜的遗憾在于，她的遗言中，仍然满是惧怕：怕拖累父母，怕恢复之后达不到原来的水平，怕反复，怕不被社会接纳……死，并不能使她从惧怕和恐慌中得解脱。当她的生命终结之时，她依旧缠埋在深深的惧怕和恐慌之中。

而我，将在神的帮助下，在逐渐清理恐惧之后，进行第二个疗程的复健。

特别注明：以上是我个人的经历，不具权威性和普遍性，仅供参考。关于药物治疗，由于我得严重抑郁症那年还不到21岁，年轻气盛，再加上刚刚毕业无法出去工作，没有经济来源，所以不愿意、也没有经济条件进行药物治疗。对于我没有尝试过的药物疗法，我不能做任何评断和建议。■

（本文获准转载自《境界》）



回乡偶记

文 / 冠辉

每次回到家乡，都感受到世界的强大和福音的荒凉。多么希望有一粒种子能落在那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多么希望那里能有一间爱主的教会，可以在那里寻找失散的灵魂，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我原以为家乡只有一间三自教堂，没有家庭教会，去年才得知那里有一间家庭教会。这间教会的传道人得知我此次回到家乡，便约我到他们教会交通。跟传道人交通之后，我了解到他们信仰还比较纯正，而且在真理上蛮有追求，心里格外感恩。后来又看到一群老姊妹俯伏在地流泪祷告，更感到这是一间有希望的教会。以后，那些信了主却无人牧养或听了福音需要跟进的人可以交托给他们了。

回去的第二个主日，我去那里参加主日崇拜，这是一年多来我第一次和众人一起敬拜。唱诗时我呜咽成泣。有两首诗歌我从没唱过，却触动了我的心。我知道，风雨中耶稣是主，艰难中他一直看顾。后来，传道人邀请我大年初一讲道。我说需要回去祷告再给他答复。我祷告的时候，知道这是神为我预备参与家乡福音工作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我又想，他们

周六晚有青年聚会，如果能跟这里的年轻人有些分享，那该多好。没想到第二天，传道人就打电话来，邀请我周六在青年聚会上分享信息，我欣然答应。我跟他们分享了《诗篇》119:9—16，勉励他们当趁着年轻，立志学习和遵行神的话。

大年初一的聚会，很多弟兄姊妹会带未信主的家人来参加，所以传道人建议我最好分享福音性的信息。这也正是我希望分享的。我分享的主题是“一生的年日”，经文是《诗篇》90篇。我知道自己家中各人心中的愁苦，预备的时候，心里总想着自己的家人。我在神面前祷告，祈求神带领他们来听这篇道。除夕之夜，我在围炉的时候邀请家人参加第二天的新年聚会，来听听我的讲道。当时他们没有一个人回应。除夕之夜和初一早上，我再次恳请主带领家人来听道。我多么希望他们能认识耶稣，早早饱得上帝的慈爱呀。初一早上起来，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今天谁会去。聚会从9点开始唱诗，10点开始讲道。由于除夕晚上多数人很晚睡，9点的时候有些人还没有起来吃饭。我和妻子带着孩子先去了。我让弟弟带着母亲后去，母

亲劝我父亲也去听听，父亲不太想去，但似乎又在挣扎。妹妹打来电话说，婆婆想跟她一起去。叔叔之前我邀请过，说愿意来，但不确定。9点20分的时候，他们一个都没有来。我在指定接人的地点等候，一边向主恳请，一边左顾右盼。那时候，我就像浪子回头故事中的父亲，巴望着浪子回到家中。我想像着家人同来认识主、敬拜主的情景，喉咙开始哽咽，眼泪几乎夺眶

而出。

9点50分左右，已经信主的堂弟和弟媳妇带着我叔叔来了。叔叔问我父亲怎么没来？我说他在犹豫。叔叔说，犹豫什么，听听没有什么坏处，我来给他打个电话。10点了，他们还没有来。我走上讲台开始讲的时候，妹妹和她婆婆终于走了进来，可是其他人还没出现。我站在上面，心神不宁，一直不愿意开讲，因为我特别期待的听众还没有到场。等到我讲完了引言、读完了经文、做完了开始的祷告，刚刚开始讲解经文的时候，我父母带着我的两个侄女进来了。弟弟、弟媳没来，有些遗憾。

然而，我还是非常感恩。我借着《诗篇》90篇告诉他们：



上帝是永恒的，从亘古到永远，他是上帝；而我们的人生既短暂，又充满了劳苦愁烦，这都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又告诉他们，要想脱离上帝的愤怒，获得人生的满足和喜乐，唯有祈求上帝的怜悯，接受耶稣的救恩。讲完后，我没有呼召，也不知道大家心里的反应。这道的种子再一次撒在他们的心田中，惟愿圣灵能在他们心里动工，使这道扎根在他们心中，生长出来。

除了借着讲台的宣讲，神还预备了个人分享的机会向一些没去听讲道的人传福音。正月初三，我跟二弟媳妇长谈了几个小时。由于这次回家的时间比过去长，我跟她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她也比以前更加敞开。我弟弟和她工作都不错，感情也不错，他们的女儿又十分聪明可爱。然而，她心中并不真正快乐。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不是为这愁烦就是为那愁烦，她也有她的烦恼。我没有想到，过去我带回去的福音资料，她都在看。我印象中她对基督信仰没有什么好感，但这次我看到，她的态度改变了许多。她希望能从我的分享中获得一些智慧来解决她生命中所遇见的问题。但她还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没有耶稣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正月初四，我和妻子一同去看望了一个亲戚，她是刚离婚不久的单亲妈妈。她为了撑起那个家，变得比以前坚强。然而，她心中充满了苦毒和怨恨。我一直告诉她，圣经告诉我们，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父母栽种的，孩子也在收成。孩子心里毫无安全感，极其敏感，充满了怨恨。她无计可施，不知如何教育孩子。她虽然无助，但还是不愿投入主的怀抱，依靠救主耶稣。正月初五，我去看望了一位老爷爷。他在那间破旧、阴暗的屋子里卧床不起已经一两年了。两年前我跟他分享过福音，他表示愿意接受。这次，我见到他，他仍说他心里有主。可是，我听他的

分享，丝毫见不到里面有新的生命。他永远在重复自己过去多么有本事，试图以此来证明自己尚存的一点价值。当我想要把他从虚幻中摇醒，让他直面现实、真心来信靠耶稣的时候，他便变得沉默起来。

这次回去，我还见了一些同学。面对同学，我常感到十分无力。我为家人信主祷告，但很少为同学信主祷告。去年跟自己的好友传福音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辩，甚至伤了朋友之情。今年一回到家乡，便遇到了同学。连着两晚被请去吃饭。餐桌上，大家聊的话题多少年来没有什么改变——除了谁升官了，谁发财了，就是黄色笑话。这一回，大家开黄色笑话更加肆无忌惮，男男女女都谈笑自若，毫无羞耻之感。听着那些不堪入耳的笑话，我如坐针毡。然而，在这种场合，我总是没有足够的信心，当众责备这些暗昧无益的事，并向众人宣讲福音。我只能私下跟个别愿意听的同学分享。有个同学是小学副校长，也出版过诗集。我跟他谈到基督信仰，他并不反感。我又送了他一本白立德所写的《无与伦比的人》，希望他能认真阅读。我跟另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同学提到基督信仰，他说有信仰挺好，但他自己什么都不信。我说，你是只信你自己。他说他做事凭良心，有底线。当天晚上，他在餐桌上问另一同学开车有不良记录如何消除，因为第二天他约了交警吃饭。在他的良心中，公义早已经让位给人情关系了。求主让我对他们的灵魂有真实的负担，能像为家人祷告一样为他们祷告，并预备合适的机会向他们传讲福音。

家乡的福音依然荒凉。然而，看到了一间信仰纯正、热心追求的教会，便看到了希望。愿神继续在我的家人心中动工，使他们的心门早日被打开，得以认识慈爱的救主。愿神兴起这个教会，将真理的旌旗在这个城市扬起，使这地仍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早日得见真光。■

在地如天： 读巴克斯特《圣徒永恒的安息》

文 / 王怡



一、

几年前，我得到《圣徒永恒的安息》（以下简称《安息》）一个网上不完整的译本，如饥似渴，快速读了。经过几年的教牧侍奉，这次读新近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安息》，成了我最近读得最慢的一本书。数月之久，我的内心仍不能完全进入巴克斯特式的安息。那蜂房下滴的蜜，使我望眼欲穿。巴克斯特，这位被J.I. 巴刻称为“清教主义所产生的最杰出的牧师和福音使者”，一路引领着我，一瞥天国的荣耀，如摩西登高，一瞥迦南的远景。

我想，没有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会强烈地感到一种落差。就是今生与永世的落差，

殷勤与安息的落差，甚至今人与古人的落差。为什么基督的福音，在巴克斯特的时代和在我们的时代，几乎凸显出不同的气质？尤其考虑到曼顿博士的评价，“巴克斯特的作品在他的时代中，比任何人的都更近乎使徒的文字”，这种落差，就越发地带着安慰和祝福。

上帝借着这本书，使我手上所做的一切，我服侍的人群，我白日的传讲，夜里的俯伏，并我疲乏时在上帝面前的一声叹息，都在这种落差中，获得了许多出人意外的反省、颠覆，并极大的、“非哲学的慰藉”（请原谅我生造这个词，将巴克斯特与波爱修斯的著作对照起来，我将在后面予以阐释）。我若将这些都写出来，就不再是巴克斯特式的安息，而是王怡式的安息了。

这正是《安息》一书的价值。从某个角度上，可以说整本书（原著800多页，缩写本300多页）都是对《希伯来书》4:9的注释。巴克斯特不是把读者带到他的玄思和哲理面前，而是把我们绑架（考虑到我们内心某种隐秘的抵挡和不情愿，请原谅我使用如此强烈的词语）到一个距离基督荣耀面光如此之近的地方。因此，每一位信靠基督的读者，都会在此书中，获得“某某式的安息”。换言之，读完这本书的经历，就构成了你私人版本的《圣徒永恒的安息》。

因此，我相信这本书，已在历史上衍生出

了成千上万本书。如果我有机会写信给巴克斯特向他致谢的话，我也会像与他同时代的、被称为“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使徒”的约翰·艾略特那样写道：

“主用来缓解十字架之苦的工具之一，即您的这本书。”

因为，按着清教徒的传统，有效的阅读不可能只是阅读，有效的阅读必须同时伴随着默想。所以，这本书不但展览了巴克斯特式的默想——《安息》堪称清教徒默想传统的最高峰；而且，这本书也训练了我的默想。如巴克斯特所说，“默想就是在理性里点一把火，直到它全然焚烧起来。”这句话，几乎就是对先知耶利米的话的翻译，“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華，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 20:9）

在地如天，是何等困难；在地如天，又是何等希奇、何等美善。巴克斯特的书和他的侍奉，带给我最大的鼓励和警示，就是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我意识到，我所蒙的牧职的呼召，就是要以专一的信心和百般的智慧，在上帝的子民中传讲一个“在地如天”的福音。天国，必须成为每一件事的目的。在我与我所服侍的每一位信徒的每一次相遇中，我的言谈都必须向他和向我自己显出今生与永世的落差来。

二、

几年前，受到巴克斯特的另一本名著《归正的牧师》（又名《新牧人》）的鼓励，我在探访住院病人，为他们的康复祷告，与他们谈

话的时候，开始有勇气直接地问他们，是否预备好承受永生。我试着鼓励他们，将疾病当做一个上帝赐给他们默想永世的宝贵机会。那时，我多么渴望能将一本《圣徒永恒的安息》送给他们，并鼓励他们的亲人大声地为他们朗诵。

一开始，我这样的询问仅限于年长的住院信徒。后来，扩大到中青年信徒。我在读《安息》的过程中，也在考虑，是否应将这样的询问及祝福，扩大到一切处于疾病或急难中的孩童？

在我的教会，像巴克斯特曾积极推行的一样，对孩童们有要理问答的教导。有一个五岁的男孩，身上长了湿疹，他问妈妈，我会死吗？妈妈没有给他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反而说，我不知道啊，只有上帝知道。孩子就忧心愁愁地走了。没过多久，圣灵安慰了这孩子的心，他就高兴起来，对妈妈说，“死也很好啊，死了灵魂就可以全然圣洁了。”

难以想象，这话从五岁孩子的心里和嘴里说出来。其实这话出自《小要理问答》第38问。但后来，有人把这事写在微博里，我看到一位牧师责备这位母亲，说她太不智慧了，她应该说，“你不会死的，上帝会锻炼你，直到有一天，你已长得足够的大，明白了他许多的爱，之后上帝才会接你回家”。这位牧师非常担忧，他对我的会友说，“我只是担心这孩子长大后心态会不健康。”

这是发生在我读《安息》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这段对话给了我极大的压力，并更加凸显了我在阅读中所感到的那种强烈的落差。显然，我有责任基于《圣经》和我所信之道，也非常渴望透过《安息》一书，向巴克斯特这位早在我之前很久蒙召的清教徒牧师请教（假设我在巴克斯特牧师主持的一场跨时空的

教牧研讨会上举手提问)：

请问巴克斯特牧师，上帝放在我的教会、并托付给我牧养的这个5岁的孩子，他的心态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呢？

从历史的记载和他本人的著作可知，巴克斯特是一位犀利、敏锐，有着在福音里用大锤敲击人良心的勇气和本事，却又保持了谦卑和不乏幽默感的颇具属灵想象力的牧师。威尔金斯主教甚至说，“任何一个时代，能够产生一位巴克斯特这样的人，已经足矣。”所以，我试着揣摩，他会这样回答我：

亲爱的王怡弟兄，请让我看看你的胸牌，喔，你是从21世纪的中国教会来的！根据你的描述，我认为，你所服侍的那个时代，显然充满了一种相当不健康的氛围，这影响了你在我主基督耶稣里的智慧。你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去基德明斯特城的时候，或者是加尔文（可惜他今天没有来）第一次到日内瓦城的时候。不过，我感到也有一种特别属于你那个时代的不健康，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至于那个孩子，我希望将来能在天上见到他。不过，当我听你说，他相信“死了灵魂就可以全然圣洁了”，我感到他离我们（就是这些在天上等你们的人）非常地近。也许，亲爱的王牧师，比你离我们还要近。因为，你的提问显出了你的不确定，他的回答却显出了他的快乐。

也可能，他还会加上最后一句：“记得帮我买两本中文版的《安息》，一本送给那个孩子，一本送给那个牧师。”

三、

事实上，《安息》一书正是巴克斯特在病危和战乱中所写下的对天国的长篇默想。那年，他31岁，在克伦威尔的军队里做牧师。其实他是反对克伦威尔的，克伦威尔也对他很冷淡。这位清教徒统帅的幕僚们这样提到巴克斯特，“听说了吗，有位改革宗的牧师到军中来，想唤醒军士们，以解放教会和国王。”你可以想象，接下来的鬼脸和嘲笑。

我的意思不是说，克伦威尔的手下缺乏虔诚的信仰。相反，他们以一种激进主义的方式“行义过分”了。清教徒中的激进派，不但想归正教会，也想在政治制度上“归正”国家。甚至，他们还想“归正”上帝的国。巴克斯特出于对军中弥漫的激进主义倾向的担忧，而进入军营服侍。后来，历史证明他的担忧是对的。克伦威尔处死了国王，他的某些手下，甚至建议将主祷文中的“愿你的国(kingdom)降临”，改为“愿你的共和国(republic)降临”。

在某些方面，巴克斯特的时代和我们今天还是非常相似的，就是一切价值和制度都面临重估。他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一样，都处在宗教、文化、家庭和教会各方面的大洗牌当中。巴克斯特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对天国的默想，因此也深具社会性的意义。也就是说，越是乱世，越需要默想天国。越是地上的国不知怎么了，天上的国就越是要在信徒心中清晰、明亮和温暖起来。

1646年，巴克斯特在一场战役后病倒，去到朋友家中治疗，却在一次糟糕的手术中，失血一加仑（我本来想用这五个字作为本文的标题，因为每一个热切地默想天国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失血一加仑”的经历）。他以为自己要死了，于是开始动笔写作此书。

上帝对他仆人的眷顾也是细致而幽默的。巴克斯特写完这本书后，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彻底康复过。从此，一个健康的灵魂，住在一个不健康的身体里。这位病病歪歪的牧师，因此说出了另一句震撼人心的名言，“我将自己的每一次证道，都当成今生的最后一次证道。”

上帝显然喜悦他仆人这样的心志，所以，巴克斯特完成这本“遗作”之后，又活了45年，一直活到76岁高龄（相对于那个时代而言）。犹如保罗所言，“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想死的死不了，因为“主要用他”（太21:3）。有人说，清教徒是一群知道怎么“死得好”，又知道怎么“活得好”的人。就像在书中，巴克斯特以参孙为例，说，愿我们像参孙一样，死的时候压倒一大片敌人，死的时候为主所做的，竟比活的时候所做的更多。

一个国家，会将什么样的人派遣到另一个遥远的国家去作大使呢。是一个热爱异国情调、并对本国的生活已兴致阑珊的人呢，还是一个愿意舍下乡音与鲈鱼、但对本国的一切都充满思乡之情的人呢？我想一个有智慧的国家，会差遣后者持节出行。

我想，这也是上帝在巴克斯特“失血一加仑”之后，继续使用他的服侍长达半个世纪的原因之一。因为《安息》一书，巨大的篇幅，仍然载不完巴克斯特对天国的思乡之情。显出它的作者，是一位如此忠诚的仆人。他对另一个世界的思念，每一个字，都浓得化不开，胜过了这个世界任何怀春的少女对梦中人的思念，这显明他正是适合被上帝留在这个世界上作大使的人选。

一周前，我在带领神学生的晨更时，为他们朗诵了十分钟的《安息》。当我终于合上书卷，我对他们说，我真的舍不得停下来，我

想就这样一直读下去。也许你们当中有人希望我停下来，因为你们还要下去吃饭，或者要预备功课。但我告诉你们，除非我能确定，需要将我的朗诵打断的事情，是出于上帝的呼召所必须做的事，否则我就不准备停下来了。

我问他们说，你能确定，你今天吃早饭是因着上帝的呼召吗，就是“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林前10:31）吗？你确定，天国是你接下来这一天所有事情的目的和动力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到这里结束，下次再读吧。如果不是，为什么不就这样一直读到主接我们回去呢？

我的意思是，除了福音的使命，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暂停对天国的思念；还有什么可以抢占“默想永生”在时间上的优先性？

我们每个人，总有一天要病危。而这个时代，也可能骤然陷入战乱。所以，《安息》一书，带给我强烈的迫切感和焦虑感。如同路德所说的，焦虑被挑旺了，安息才可能莅临。死亡被惊动了，永生才可能出场。因此，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早日和更深地经历我自己的“失血一加仑”，早日在心中完成我私人版本的《圣徒永恒的安息》。倘若可行，就早点受苦，早点为教会受苦。好叫那天上浩浩荡荡的荣耀，飞流直下三千尺，将那些在肉身和灵魂里微不足道的苦痛，砸得粉碎，裹挟而去。

四、

有一次，我参观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图书馆，来到一间密封的小房间，引导者说，这就是卢云神父私人灵修的“小教堂”。大家陆续进入观看，我在门口，看见不足八平米的空间，被圣像、烛台及类似祭坛的事物环绕。

我深深叹息，慢慢退出来。

最近几十年来，福音派教会逐渐形成一个似是而非的看法，即天主教会的灵修传统，是优于新教的。于是对一批天主教灵修作者的追捧，成为一种糊里糊涂的潮流。然而，我的良心、信心和理性都再三举荐我这样说，任何一位没有在惟独基督、惟独恩典、惟独信心、惟独圣经的救恩论上归正的天主教作家的文字，在巴克斯特《圣徒永远的安息》这样的作品面前，都当高山仰止，难以望其项背。

请允许我以一种不太礼貌的口气说，关于卢云神父的文字，我也很尊敬其中的智慧与心胸。但我坚持认为，放在巴克斯特所牧养的教会，如果卢云不愿重新接受要理问答的学习，他的书也许可以被视为一种信徒课外读物中不无益处的补充。但是，像巴克斯特这样对他的会友的灵修极为负责的牧师，不会认为卢云具备了在他的教会中教导信徒的能力。



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位改革宗牧师，有时候需要谨小慎微，免得招来傲慢的口碑。其实，我并不会反对我的会友阅读卢云或其他天主教徒的灵修文字，但如果他们请教我的意见，我也要诚实地告诉他们，与清教徒的作品相比，他们的文字，不过是提供给这个患了严重的属灵贫血症和神学贫血症的混合主义时代的一种灵修速食而已。

他们的文字，好，却不够好。他们对灵性的认识，深，却不够深。由于缺乏经过宗教改革之沉浸的恩典教义的根基，他们大多数人在信仰上杂乱无章，对自由派神学兼收并蓄（包括卢云在内），他们的灵修在整体上是碎片化和心理学化的，非常切合后现代的文化气质和140字的微博风格。但对于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整全的圣约世界观，及以福音为中心的信仰而言，则类似于鸡肋：食之无味反招损，弃之可惜不如弃。

五、

接下来，我想以《安息》为例，勉强勾勒一下清教徒的默想传统。或许从中可以看到，以《安息》为代表的清教徒灵修传统，与以卢云神父为代表的当代天主教灵修文字的迥异之处。

第一，被圣言约束的默想传统

天主教的默想传统，焦点在“事迹”。清教徒的默想传统，焦点在“圣言”。最典型的例子，是天主教传统在“受难周”对苦路的默想。耶稣基督所走过的各各他道路的每一站，在时空（物理意义上）中，为信徒的想象力搭建了一个舞台。这样的默想，最大的

危险就是偏离圣言,沦为迷信。对圣像的默想,更是如此。换言之,天主教的默想传统,注重画面感(在这个意义上,赵埔基更接近于在空间上离他较近的东正教传统,而不是宗教改革信仰)。而画面感,是与人的各项感官,即人的灵魂的浅层次内涵密切相关的。然而,对大多数清教徒作家来说,他们的新教神学,帮助和决定了他们改变这一默想的进路,他们“不愿默想基督生命中的事件,更愿默想圣经中的教义或具体的教导”(考夫曼)。

对巴克斯特来说,默想是“灵魂的总动员”,必须以道为中心,深入情感、意志和知性的最深处,并在那里汇合,直到不能分解什么是饱含情感的思想,什么叫有思想性的灵感。我们如何去判断灵修的深度呢,在越深入的地方,上帝的圣言就越是清晰、自明和充足,这就是清教徒的灵修。在越深入的地方,上帝的圣言就越含混、神秘和不透明,这就是天主教、东正教、东方神秘主义、三元人观及新纪元运动共同的灵修特征(因为天主教会的启示论,本身就反对圣言的清晰、自明和充足)。

这是一个骨子上的分歧。我们的想象力,必须受到载之于《圣经》的圣言的约束,只有在这一约束中,圣言才成为在我们内心统帅三军的旗帜,并恩典降临的唯一亮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正因如此,在相当的程度上(但愿我没有夸大这一程度),《安息》一书,可以被当作上帝的话语本身来读(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正如一篇解经式的证道,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被视为上帝的道本身去领受一样)。因为其中充满了上帝的话语。在《安息》中,除了圣经的智慧以外,你难以找到其他更多人的智慧。在清教徒的默想作品中,激动你的,并不是他们的智慧

与风范,而是上帝的话语本身,只是这道透过他们的灵魂总动员来传递而已。上帝的道,犹如一支箭,穿过他们的身体,然后,继续射中了你而已。

而卢云如何教导他的读者默想呢。他说,你可以使用一幅圣像,一件“圣物”,或一句简单的话,如“你是我的救主”,反复默想一个小时,直到他们进入你的灵魂。

第二,神学即灵修,灵修即神学。

清教徒的默想,具有一种金属般的气质。尤其是在以巴克斯特为代表的清教徒作家(及荷兰的第二次宗教改革运动)中,与他们的加尔文主义前辈相比,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理性化和逻辑化的,被不无贬义地称为新教的“经院神学”。加尔文本身并不是一个“哲学性的神学家”,尽管他和路德一样,有良好的哲学训练,并与中世纪晚期的经院哲学之间有极深的渊源。但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开创了一种彻底摒弃阿奎那主义和亚里斯多德哲学的对圣经真理的阐释方式。这种“非哲学化”的阐释方式,实际上就是灵修的方式。换言之,我认为,改教运动以后的灵修宝藏,事实上就是从加尔文这一批“非哲学化的神学家”开始的。从此,对改革宗信仰而言,神学即灵修,灵修即神学。从加尔文之后,清教徒的神学家,几乎都是灵修作家。而所谓灵修作家,也都是神学家。巴克斯特和欧文就是这样的代表。

而在中世纪的教会传统中,所谓灵修作家,是指教会的神学家和教师以外的一种另类。一般来说,灵修作家的作品尽管有价值,但地位都不太高,因为他们大多缺乏神学的根基与对圣言精义的丰富阐释(伯纳德是一

个例外，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惟独引用了他一位中世纪作家)。人们会称一位神学家为“大师”，但通常不会称一位灵修作家为“大师”(这和我们今天是截然相反的，所谓大师就是经常写一些不超过一万字的文章和不超过200页的书的人)。

但是，从第二代加尔文主义者开始，出现了这种“哲学化的神学”倾向。改革宗信仰被批评为“脑袋大、身子小”，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宗和耶稣会，相当于新教和天主教两大阵营内的种子选手，和各自教会中的尖刀排。他们拥有一些相同的特质，如敬虔、刻苦、博学、高智商，及行动的激情。如果没有清教徒运动及荷兰的第二次宗教改革，改革宗人士可能真会变成新教中的耶稣会。

然而，清教徒运动带来了第二种倾向，就是重新强化了加尔文以来的“神学即灵修、灵修即神学”的传统。换言之，清教徒的主要激情，就是关心如何将圣言与教义阐释和应用在全部生活中。因此，他们的神学既是教牧性的，又是灵修性的。在教会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将神学、灵修和教牧融为一体的敬虔传统。

同时，清教徒运动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从关注“称义”的神学系统，开始转向关注“成圣”的经验。而“灵修”通常的含义，就是指向信徒内在的成圣。

在这些方面，巴克斯特都是当之无愧的典范。他是他那个时代的“非哲学性的神学”的代表(以至于他通常不被视为一位学者)，也是“教牧性的神学”和“神学性的灵修”的代表，同时也是关于“成圣”的敬虔操练的代表。在最后一点上，甚至有人认为他走得太远了。也在最后一点上，他对后来的约翰·卫

斯理及循道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我认为，卫斯理片面地理解和吸收了巴克斯特，就像他片面地理解怀特菲尔德和他的改革宗信仰一样。巴克斯特的“成圣”操练，从来没有脱离过归正信仰的“称义”的根基。他虽未出席威斯敏斯特会议，却完全尊重和认同《威斯敏斯特信条》。

相反，当我阅读一些当代天主教灵修作家的文字时，我感到痛苦的，就是我永远无法在他们“成圣”的亮光中，发现并稳妥地站立在一个不可摇动的“称义”的根基上。请让我这样说，天主教作家的文字仍然是有益的，但前提是这些文字与读者心中的宗教改革信仰相调和。

并且，清教徒的传统告诫我们，不要相信一个当代教会的谎言，就是灵修与神学无关；或者，“成圣”的亮光与“称义”的根基无关；又或者，对信徒的灵修而言，宗教改革运动是可有可无的。

第三，灵修的实质是悔改，默想的主要任务是对付罪。

清教徒的默想，所关注的焦点是我们的“罪”。而当代灵修传统，所关注的焦点是“苦难”。因此，清教徒的灵修，是带来悔改的灵修。而当代的灵修小品的主要功能，是带来安慰(或者说，不是建立在强烈而专注的悔改之上的安慰)。换言之，巴克斯特那个时代的信徒，对罪很敏感，一有罪就受不了。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徒，对苦难很敏感，一有苦难就受不了。这就是我所想象的、在巴克斯特的跨时空教牧研讨会上，他为什么会对我说，“我感到有一种特别属于你那个时代的不健康，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请原谅我假设

性地使用引号)。

事实上,巴克斯特本人,在青少年年代,就是通过阅读这样的灵修作品而信主的。直到英国作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中,仍然带着这一清教徒精神。笛福这样写道,“即使只剩下他一个人独自漂流在荒芜的岛上,然而,从罪中被拯救出来,仍然是比从苦难中被拯救出来更重要的。”

所以,让允许我再说一次讨厌的话,对一个宗教改革的属灵后代而言,即使读《鲁滨逊漂流记》,也可能比读一本天主教灵修大师的作品,更能帮助我们建立以福音为中心的信仰。

六、

巴克斯特在上述清教徒灵修传统中,还在两方面有独特的贡献。一是在对属灵想象力的运用上,在受到圣言的约束这一前提下,有相当克制的突破。二是在默想的主题上,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天国的观念。后来的约翰·班扬从这两方面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因此,《安息》和《天路历程》,成了足以代表与天主教灵修传统分道扬镳的伟大作品。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用了简短的一章来谈论“对永生的默想”。从那时到现在,五百年间,再也没有人像巴克斯特那样,将这一默想的主题,发展到一个巅峰。也没有人像他一样,如此强调对永生的默想,并以此作为整个敬虔生活操练的中心。在书中,他这样写道,“默想是一切敬虔的生命,而天国的观念则是默想的生命。”

巴克斯特极其注重默想。他说,“为什么我们会忘记大部分讲道的内容,为什么信徒听完一个讲道又一个讲道,毫不厌倦地听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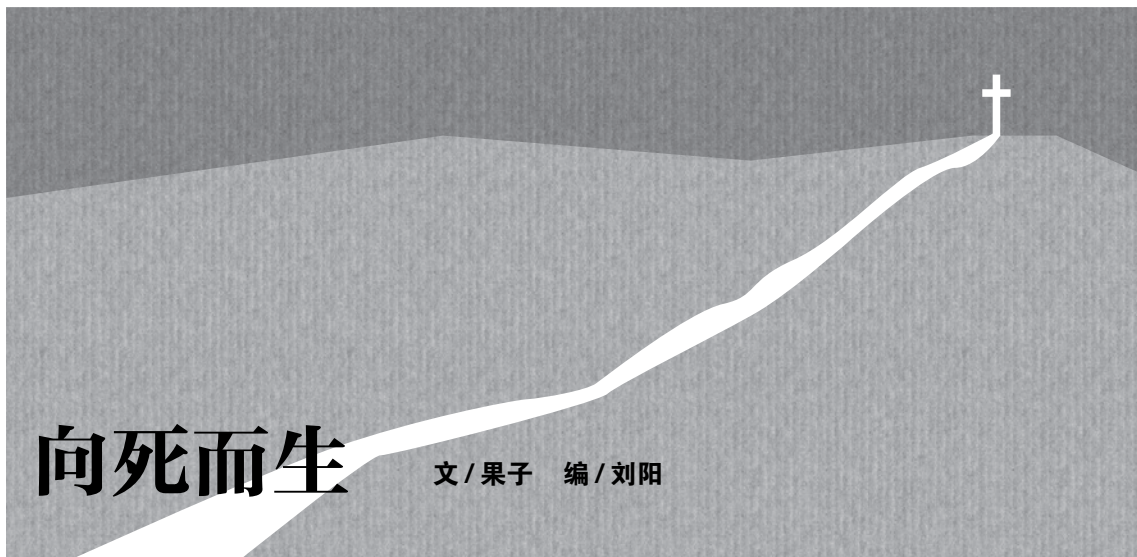
或读书,可是他们的灵魂却仍然那么饥渴呢?我想最大的原因莫过于他们对默想的无知和极大的忽略。”

同时,对巴克斯特来说,天国又是最重要的默想主题。因为,第一,基督现在居于天上,而我们的救恩在于靠着圣灵与基督联合。唯有在天上的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既然基督是天国的中心,天国就是我们信、望、爱的中心。第二,只有当我们以在天上的基督的心为心时,我们才能在现今这个邪恶的世代中活出基督。我们必须充满思乡之情,并有一颗属天的心灵,我们才会从天国回望地上的生活。第三,天路历程的最终目标就是天国。在地上,我们都是朝圣者和客旅。那么所有的信、望、爱,最终都是指向天国的。

如果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么本书最精华的部分,应该是十二章以后。让我引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本文吧——如果不是有其他出于上帝呼召的事,我多么希望将这篇读后感一直写下去,直到被主接回天家:

我们乃是借着心思,在记忆中搜索那些属天的教义,成为我们默想的主题。诸如,永生的应许,圣徒复活和得荣的光景等等……最主要的事是要操练…我们的信心相信永远安息的真理。我的意思是,那应许是真的,我们自己在其间的好处,我们占有一席之地都是真的。假如我们真的这样相信……在我们的里面会挑起怎样的热切!……怎样的爱慕,怎样的向往……哦,那会激发圣徒的每一种情操!

2013年3月31日,复活节



向死而生

文/果子 编/刘阳

在知道自己的病复发以后，有段时间我曾很沮丧，甚至抑郁。有被一下子打垮的感觉。死亡太近了，我听得到它的喘息声。在它的恐吓下，生，也成了问题。

每个人都说：你要心态好啊！对于一个癌症晚期患者，怎么才算心态好呢？难道心态好，癌症就不搭理我了吗？如何能向死而生？这成了我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十几年前，我和好友荔枝第一次去西藏。在从新疆到阿里的路上，我因高原反应，在半路遭遇死亡。我和荔枝交代了后事，然后在黑暗中与死亡单独面对面。那一夜，我刻骨铭心的领悟就是：假如生命恣意绽放过，死亡原来也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揣着这个秘密，我以为我能在后来赚回来的日子里过得更充实更无悔一些。两年前，当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得了癌症，我忍不住哭了。突然发现自己这么多年并没有好好善待自己。人太容易遗忘死亡了。我的遗憾太多，我不想死。

在治疗的过程中，起起伏伏。有时候觉

得很有信心，毕竟活了几十年的癌症病人到处都是，而且，乳腺癌给人的印象并不凶险，大家都说我有治愈的希望。但，当我病房里住进一位复发的病人时，我的情绪大受困扰，猛然惊醒：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安然度过危机。那时候，我邻床住了一位第三次复发，而家里为给她治病已经一贫如洗的同龄女子。她在帘子那边嚶嚶低泣，我在这边忍不住绝望地与她同哭。死亡，是那么可怕，那么丑恶，那么令人痛恨……而偏偏，又那么近在眼前。

化疗后的那一年多，我与一些病友失去了联系。有一位四十来岁的美丽女子，曾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复发到锁骨处的淋巴。她不肯再化疗，想要放弃。我们在医院走廊相遇，聊天，我给她讲了许多从书上看来的例子，那些复发了多次依然活下来的人。还有作家陆星儿，她得了胃癌，却坚信自己身体里没有癌细胞，放弃化疗，结果很快复发了。后来她老老实实接受了化疗，但还是很快去世了……这些例子给了她很大触动，她又决心去化疗了。接着，医生告诉她，只要口服

一种药就行，还不会掉头发，她马上就可以出院了。她开心极了，过来向我道谢，说我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我也觉得自己做了些能帮助她的事，很开心。

出院前，她和我说过，她和丈夫的关系不好。丈夫在她病后怨她花了太多钱，还说如果再复发就不要治了，免得他人财两空。她恨恨地说，如果她死了，她知道她丈夫一点也不会伤心，只会更开心。她说她一定要把钱花光，免得留给他去享乐。这样的话曾经让我非常难受。出院后，我们没有再联系过。我常常惦记她，也记得她给我留了一个家里的电话，但竟然始终没打过。我想她一定恢复得不错吧。

直到这个夏天，搬家前，我突然非常非常地想念她。但她家里的电话长时间没人听。我忍不住担心：难道又进医院了？终于有一天晚上，她丈夫接了电话。然后告诉我，她已经走了。春节前就发现转移到了脑，人很快就没了。

可恨的是，他的丈夫说完就开始细细询问我的情况，居然约我出来坐一坐，聊聊天。语气全是轻佻而没有丝毫对故去之人的愧疚和难过。

那天，我心里很难过。而且，特别特别地后悔。我后悔没有早点和她联系，没有一直关心她。而她，带着那么多怨恨和无奈，就这样急急地走了。我想，当死亡来临，她内心该是多么地不甘和痛苦呢！我仿佛看到她躺在床上，气息渐渐微弱，完全被死亡挟持和控制。而死亡，那么冰凉，那么空虚，她的内心只有怨恨，却没有丝毫爱的力量与之抗衡。我多么想握着那时的她的手。

后来，我也很快复发了。尤其是，当发现在肝上时，当医生说这种情况通常只能活几个月的时间，我一再想：我该怎么面对死亡？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死亡本不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死亡是早已被基督安慰过的一桩事。因为得以认识上帝，因为得以被救赎，信徒们拥有了永生的权利。死亡，只不过是通往天堂和永生的一个开端。

但，这样的理论，丝毫不能让死亡变得温暖可爱一些，丝毫不能让我的恐惧和愤怒减轻一些。即使是基督徒，一样会殷殷向主祷告可以活着，并且，更好地活着。死亡，从来也没有以温情的面孔出现过。有人说，在圣经里，也从来没提到过死亡是一件愉快的事。

很多人都说过：我不怕死，但我怕很痛苦地死。这大概也是癌症比心脏病显得更可怕，让更多人闻之色变的一个原因吧。是的，每个人都会死。但，假如你还年轻，假如死亡的过程会剥夺人的尊严，而且，折磨的过程是漫长而充满绝望的……该怎么面对死亡？

第一次得癌的病人，在治疗结束后，有相当长的时间，会因为身体的一些微妙的疼痛而恐惧万分。死亡的利剑，时刻悬在头顶，随时都会掉下来。癌症病人都是孤独的。因为在健康人心里，死亡仿佛永远不会发生，这样的生活才显得充满意义和轻松快乐。而癌症病人，则是一群向死而生的人。死就在生中，生也被攥在死亡手里。对于复发的癌症病人，生，就变得更不容易。尤其是，当一些真真切切的身体的痛苦铺天盖地袭来时。我是不甘心的。

是的，我不愿意被死亡吓坏。我讨厌死亡对人的胁迫。而我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必须接受死亡。死是迟早的事。也许对我来说，这个时间有点早了。就像妈妈哭着说的：你还小啊！要是你已经五六十岁，也就算了。可你才三十多岁，为什么要让你死？

上帝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并不因为长短而成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只要活着，就好好对待每一天，假如我们曾经感恩地活着，假如我们在其中领略了充足的爱与被爱，死亡即使降临，我们也并不应该以为自己被亏欠太多。

前段时间，看一部电视剧。里面一个男人的父亲突然去世了，全家人失声痛哭，无法自拔，那个男人跪在母亲的膝下哭得晕死过去。是的，假如这个活着的世界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假如死亡是一切的结束，假如所有的人生意义都被死亡剥夺……那么，死，是多么可怖的一件事啊！有多少眼泪为它抛洒，都不能抚慰活人的创痛和将逝者的绝望。唯物主义者死亡面前，是不能够被抚慰的，只能在彻骨的虚无面前毫无办法地忍受。

但我，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唯一的。在本质上，死亡绝不是整个意义的消亡。生命，那么美好的生命，不会让死亡剥夺了所有的生机。

假如，我们内心有某种软弱的东西，有种无法面对的深渊，那里，就一定有上帝的手在托着我们。我们就是这样在内心认识和感受到他的，我们就是在我们被安慰之处感受到他的。

有位德国学者，在被诊断为膀胱癌后，

拒绝手术等治疗，他觉得在余生都要带着一个装尿的塑料袋子，并随时倾空，这样失去尊严的状态与死亡相比并没有多少魅力。他说，如果一个人不能面对死，说明他从来没有真正地活过。

我想，真正能从死亡的阴影下解脱，是一定要相信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不要以为唯物主义是一种清醒和理性，在我看来，正如林语堂所说，那反而是一种缺乏灵性的表现。一个渺小的个人，面对无比空虚的巨大深渊，还要清醒地告诉自己：就这样吧，接受吧。那是多么可怜可叹的一种“坚强”呀！承认自己需要安慰，是更大的一种勇气。在此生心存彼岸的盼望，可以让生变得更温暖，让死变得更从容。一旦接受了死亡，在死亡阴影下的生活也许也会变得容易一些。我想，对于一个人类目前的治疗手段已经捉襟见肘的癌症病人，可以用更多的方式让他余下的日子过得舒服一些。假如我的时间真的进入了倒计时，我会希望我能在止痛剂的帮助下自然地离开，而不是被绑在呼吸机上拼命地留下一个痛苦而没有灵魂的躯体。在最后的日子里，我希望看到亲人和朋友们的笑脸。而且我在内心相信，我们将来会在天堂再次相遇。

曾经在粉红丝带的一个网站中，听说广州一个叫“橄榄树”的女子，癌细胞全身转移复发后进入了弥留状态。她父母早亡，只有一个姐姐，靠姐姐打工的薪水维持她的巨额医药费。在第一次治疗后，她郁郁寡欢，离群索居。复发后也没有及时去治疗。她曾经觉得自己这一生都很失败。我了解那种感受，专门买了一本《圣经》，打算去医院看她。

但打过电话去，做义工的小妹妹说，她身边的朋友不希望人们来探视她，因为她的精力不够。我终于没有去成，便想下次吧。但很快，我发现了自己的转移病灶在肝上，并立刻飞回山西去找中医治疗。等我回来，再想去探望，她却已经走了。

与上次一样，我后悔万分。我知道我不能够安慰她。但我希望在她最后的日子，和她好好聊聊，告诉她，让我们来真正地面对死亡而不是恐惧死亡。而且，在死亡面前，心存盼望和感激，相信死亡是另一个美好世界的开始。我相信，一个人，当他安然地离开，不是带着苦毒和怨恨，那么，他就已经战胜了死亡。

但，死亡是一次长长的离别。虽然我们还会和所爱的人们在天堂再聚，但，毕竟有那么多的日子，我们再也无法相见。在彼此想念的日子，我们再也无法传递思念和倾诉衷肠。我们从亲人们的生活中缺失了。

没有一种离别是幸福的。所以，我们依然在死亡来临时感到撕心裂肺的痛。我们不愿意分离，不愿意与亲爱的人们分开，哪怕是暂时的。曾经写过《纳尼亚传奇》的路易斯，痛失爱妻后，他不仅怀疑神是“耍猴戏的”，面对亲爱的妻子去往的那个若有还无的永世，他重新成为一个无助的、卑微的叩门者。直到有一天，他感受到她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注视——“并未传达任何的信息，只让我感受到她的知心和关注，无忧无虑……”我依然不知道他是如何被安慰的。但我知道，即使分别，爱，依然还在那里。死亡，这个世代让人类无法释怀的问题，我也不可能欣然对待。但是，我想，假如卑微的我，依然能够

荣耀上帝，能做的也许就是——坦然无惧地面对死亡；让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了解，死亡，并不能剥夺什么，也不能分离什么，死亡，是我先一步走到更深的喜乐和平静里去，且在那里，心怀关切和爱，注视着他们。

在这样的态度下，假如我依然尚有一些时间，把自己未曾完成的心愿补补功课，余下的日子，就当上帝赐给我的额外的礼物，也许有更多惊喜也不一定。笑着对死亡说：看你那小样儿！来吧，谁怕谁。然后才能对生命说：来吧，让我们拥抱。有位美国作家曾经说过：困在敌营中的战士，如果想突围出去，他必须兼具强烈的求生欲望及不怕死的感觉。也就是说，他不能仅仅是贪恋生命，否则就成了懦夫，无法脱逃。他也不能单单勇敢，否则就成了自杀，依然无法脱逃。他必须用视死如归的精神去寻求生命。他必须渴慕生命如同需要水源一样，但也必须敢把死亡当作美酒来品尝。向死而生，向死则生。

当然，内心唯一害怕的，依然是癌症在最后时光纠缠不休的身体的痛苦。所以，请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临终关怀，请人们越来越善用止痛的技术，甚至……安乐死。让人们有尊严地面对死亡，才能在灵魂上获得安宁啊。■

（选自果子著，《成就爱》，花城出版社2009年出版。作者果子，原名陈柳榕，曾任《希望》杂志主编，美国《爱家》杂志中国版主编。2007年因乳腺癌去世，年37岁。）



一位成功商人的临别之言

文 / 劳威廉 译 / 杨基

培尼腾斯¹是一位忙碌的商人，事业有成，却在三十五岁早早离世。他临死前，当医生放弃治疗后，朋友们来看他。他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朋友们，我明白你们关心我，因我看到你们脸上的哀伤。我知道你们想什么。你们想，我这么年轻、这么成功，却死到临头，多令人难过。要是我处在你们的位置上，或许也有同样的想法。可是，朋友们，我的处境与你们不同，我的想法也不同。

“我不会因想到自己如此年轻和未积攒殷实财富就要离开世界而感到困扰。因为这些事情太渺小了，我都想不出什么描述渺小的词来形容它们。再过不多时，我就要离开这具快要入土的躯壳，我即将发现自己要么永远住在上帝的爱里享受幸福，要么永远远离光明平安——与之相比，有什么词语足以形容世事之渺小呢？

“有什么人生梦想如黄粱美梦一般占据心

灵，叫人漠视和忽略这些大事？有什么愚妄如世人之愚妄一般——忙于算计，使我们无暇思索这些道理？若我们认为死亡乃可悲之事，那么我们仅仅看见自己从此与此生诸多乐趣可悲地分离。我们很少哀悼老人死于富足，但我们哭泣少年人半路夭折。你们以怜悯的眼神看我，不是因为我两手空空去面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而是因为我在生命的丰收季节离开兴隆的生意。这就是人的智慧。可是，有什么愚顽之子的大愚妄能与此相比呢？因为，死亡之可悲或可怕之处，不就在于死亡的后果吗？当一个人死了以后，对他来说，有什么事情比他死后所处的状态更加重要呢？”

“我们可怜的朋友雷比达去世的时候，你们知道，他正在穿衣服准备赴宴。难道你们以为他会因自己没有等到宴会结束才死而烦恼吗？当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宴席、生意、享乐时，这些东西好像很重要。但与死亡相

比，这些东西岂不是渺小无比吗？与身体分离的灵魂不会为生意损失而难过，更不会因错过宴会而忧伤。

“如果我即将进入上帝的喜乐，难道应该为这事发生在我四十岁之前而感到痛苦？难道我应该为上天堂之前没有多作几桩买卖和多站一会儿柜台而感到遗憾？而如果我将成为失丧的灵魂，难道应该为这事没有发生在年纪老迈、富可敌国之时而感到庆幸？如果好天使来接我的灵魂回天家，我难道会因为死在陋室破床上而感到悲伤？而如果上帝任凭邪灵把我拖向地狱受刑，我难道会因为自己曾睡过龙床而感到欣慰？”

“当你们像我这样距离死亡如此之近时，你们会知道财富地位都不足挂齿，年轻或老迈、富裕或贫穷、高贵或卑贱、死在破屋里和死在宫殿里，并没有什么区别。死后事情之大，死前一切事情都相形见绌，甚至归于无有。

“现在，审判就在我眼前，永恒的喜乐或痛苦离我这么近。相形之下，生活的一切享乐和财富都显得空虚而无关紧要。这些东西与我的悲喜毫无关系，正如我毫不在乎嗷嗷待哺时穿的什么衣服。

“但是，我的朋友们，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从前竟然想不到这些？现在我看到生命何等虚空，敬虔多么重要，可为什么我死到临头才明白？一点小病、一间商铺的小生意怎会让我们对这些转瞬之间就迫在眉睫的大事熟视无睹？”

“你们进房间时，我正在想世界上有多少灵魂此时与我一样，在如下情形中意外地收到另一个世界的召唤：有的在自己的商店和农场里工作，有的在游玩；这人在法庭上打官司，那人在赌桌上；一些在路上，一些在

炉旁。他们当时都毫无准备，死到临头才感到恐惧，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工作、设想和计划竟然归于虚无，惊诧于人生种种愚妄，不知道何处能找到一丝安慰。看得出他们正因良心的指责而遭受煎熬，良心让他们回忆起所有罪恶，让他们因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愚妄而感到万分痛苦，让他们清楚地看见那位愤怒的法官、不死的虫、不灭的火、地狱之门、黑暗权势和永死之苦。

“啊，亲爱的朋友们！感谢上帝你们不是其中的一员，感谢上帝你们还有时间和力气从事敬虔工作，好给你们带来临终的平安。请你们记住这句忠告：只有两种人能免于临死之恐怖，一种是活出大敬虔的人，一种是死于大愚昧之人。假如我拥有万个世界，我愿意换作多活一年，好让我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时候可以拿出一年的敬虔和善行，因为我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

“或许你们会想，我一辈子既没有丑闻也没有犯淫乱的罪，常常参加教会团契，为什么临死却满心悔恨和自责。但是，唉！我确实没有杀人、偷盗、奸淫，除此以外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的人生实在乏善可陈！你们知道没谁说我是恶棍，但你们看见并常常和我一起玩乐、随意而行。我如今要接受审判，而唯有善行才能得赏赐。尽管我不是恶棍，却也没有基督徒的美德为自己辩护。

“确实，我一直参加教会团契，周日常常礼拜，我既不游手好闲，也不因生意和享乐而忙乱。但是，我遵守公共崇拜只不过是随从大流，并非出于真诚的意愿，否则，我会更频繁地参加教会活动，在教会时更加敬虔，更加害怕错过了礼拜的时辰。但是，我现在感到最意外的是，我为什么以前没有这种起码的意愿？为什么以前从不渴望活出福音的

敬虔？为什么这一点从来没有深入我的思想或情感？我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生活是否符合宗教律法的指示，这样的生活方式能否在现在这种时刻让我得到上帝的怜悯。

“如果我平时既不严肃看待也不严格遵守得救的条件，那我此时怎能妄想自己已经守住了这些条件呢？如果我在生活中根本没有想过上帝对我有什么要求，也没有想过自己表现究竟如何，那我怎能妄想自己已经按照他的要求、用敬虔的生活讨了他的喜悦呢？如果我从来没有像平时讨价还价一样仔细思考得救的事情，而救恩竟然落在我粗心大意的手中，那得救岂不是太容易了？”

“在生意场上，我总是谨慎小心、喜欢思考。我凡事都遵循正确的准则和方法。我喜欢与经验丰富、判断正确的人交谈，好找出生意成败的原因。我做生意每一步都细心计算，考虑可能的利益和风险。我总是专注于经商的主要目的，想尽各种办法取得事业成功。可是，为什么我没有把这些想法用于宗教？为什么我在世俗工作中常常谈论各项准则和方法，工作勤勤恳恳，却从来没有想过用哪些准则方法、如何经营管理敬虔的人生？”

“你们能想象有什么别的东西让垂死之人感到如此震惊而迷惑吗？当一个人的良知用这一切愚妄行为控告他时，当良心让他看到自己在如幻梦一般的小事上严谨、准确、明智，却在无人能够测透的永恒大事上愚昧、麻木，不懂得思考、不遵守规则——你们想他会多痛苦？”

“若我此时仅仅为人性的软弱残缺而感到遗憾，那我就应该安然躺卧于此，谦卑地相信上帝必怜悯我。可是，唉！我怎能将‘完全漠视和彻底忽略宗教，不愿意追求敬虔’

说成‘人性的软弱和天生不完全’呢？我本有能力按照福音来认真殷勤地过敬虔生活，正如我努力经商一样。只要我有这种意愿，我本可以利用各种资源、遵守种种准则、学习正确方法、活出圣洁的人生，正如我努力使商店生意兴隆一样。

“哦，朋友们！漠不关心宗教职责的人生是毫无借口的，它不值得上帝怜悯，它让我们的心智与理性蒙羞。我想，对人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让他落到我这样的地步，迫使他反思自己。”

培尼腾斯还想继续说什么，可他抽搐着说不出话来。他躺在床上抽搐了十二个小时，就断了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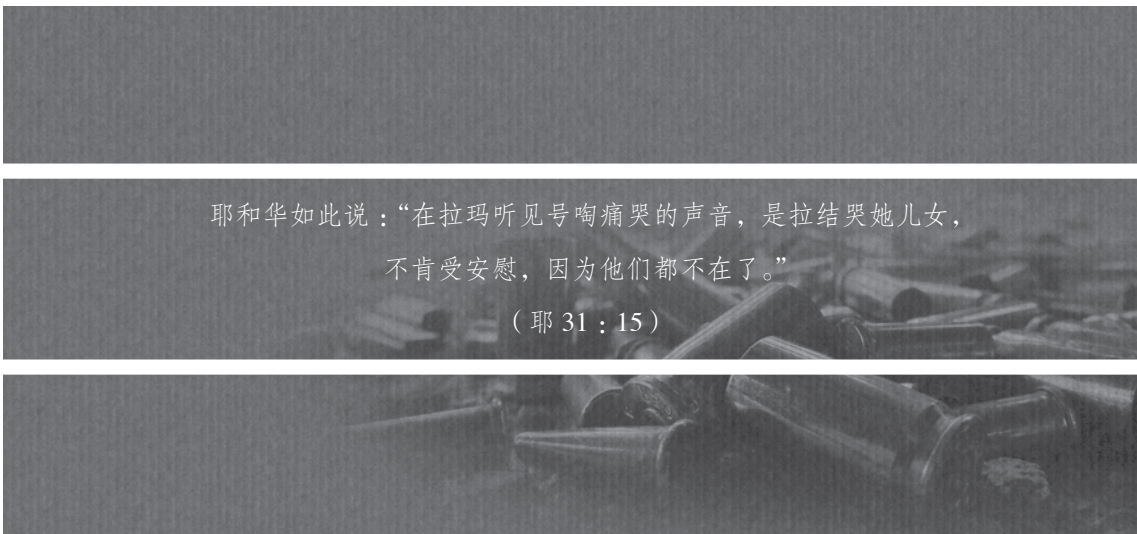
现在，如果读者能想象这位培尼腾斯先生是自己的亲友，想象自己真实地看见并听见上面这一切，想象自己站在床边目睹可怜的朋友忍受这种痛苦并哀叹人生之愚妄，那么这或许将给他前所未有的智慧。如果他因此想到自己原本也可能像培尼腾斯一样死到临头才幡然悔悟，认识自己知而不行之罪并成为众人眼中的坏榜样，那么这种双重的思考——既思考朋友的痛苦、又思考上帝的良善，因为上帝保守自己免于如此悲惨——将很可能软化他的心，给他圣洁的性情，让他余下的人生改走敬虔正道。■

（节选自劳威廉，《敬虔与圣洁生活的严肃呼召》第三章）

1 培尼腾斯：Penitens，“痛悔”之意。

拉结哭她的儿女——美国康州校园枪击案¹

文 / 艾伯特·莫勒 译 / 祖潘 校 / 洪昌



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号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她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耶 31 : 15)

类似的校园枪击惨案再次发生。这次，悲剧发生在康涅狄格州，一名持枪歹徒进入纽镇一所名叫桑迪·霍克的小学，朝两间教室开枪，导致至少 20 名儿童和 6 名成人丧生，随后，凶手饮弹自尽。

这些年幼的受害者，年龄在 5 到 10 岁不等，其身份还有待官方认定。据报道，凶手是一名年轻人，20 岁。案发前他在家中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其母正是桑迪·霍克小学的一名教师。显然，弑母先于疯狂作案。

受害儿童中有些正在上幼儿园，甚至还不会系靴带。“幼儿园”这个词来源于德国，意思是“孩子们的花园”。今天，桑迪·霍克小学不是花园，而是上演杀害、混乱和赤裸恶行的地方。

这次预先谋划好的犯罪，加上至少 20 名儿童被害造成的恐怖，几乎令这一新闻事件难以描述，让人不堪忍受。

受害者的父母和那些深爱着孩子们的人，其悲伤无以言表。然而，面对如此的悲剧，基督徒们必须发言。我们不得不在公共领域谈论这次恶行，我们也不得不在私下谈论这次令人惊骇的犯罪。在这次可怖的犯罪过后，基督徒们该如何思考，如何祷告？

我们申明原罪的罪恶，以及人性本恶的全然真实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次悲剧正如它呈现出来的那样，邪恶、恐怖、令人厌恶。基督教没有否认现实和邪恶的力量，而是用这些必要的名称加以指称，如谋杀、屠杀、杀害、凶杀、残杀。我们越是仔细审视这场悲剧，就越发感到超乎想象的难以理解和无比奇诡。

对于杀害孩子们和他们的老师，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别的呢？一个接一个地杀掉小孩子，

强迫他们观看自己的小同伴死去，同时想到自己会是下一个，这样的邪恶如何让人理解？我们如何忍受得了？

先不要急着立刻寻求应对机制，我们不能接受这一老调的说法，即声称这名年轻的凶手仅仅是患病了。不能因为诸如精神失常或心理原因，他的滔天罪行就被抛于脑后和轻描淡写，或是因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情绪方面的原因就可以减轻。他的罪行是病态的，难以名状。毫无疑问，他是失常的。但是他成功施行了一次冷静的、蓄意的和有预谋的犯罪，其形式和结果骇人听闻。

基督徒知道这是罪的结果，是那次堕落²带来的可怕影响。对这一恶行的每一种回答，都必须申明原罪的真实和威力。要清楚地揭示原罪的罪恶，最好的方式是察看此类罪行的本质，看到在他将杀戮的仇恨倾倒在这些幼小的受害者身上之前，他对上帝抱有的仇恨。

20世纪迫使我们看到纳粹集中营的焚尸炉，柬埔寨的屠杀场，前苏联古拉格群岛³的残暴行径，还有这个世界制止滔天恶行发生时的失败。在谈论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不能不提到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波尔布特⁴和查尔斯·曼森⁵，伊迪·阿明⁶和泰德·邦迪⁷。不久前，我们从本拉登和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⁸那冷漠的面孔上看到了邪恶。如今，我们将在这份记录下众多谋杀者的名单上添上另一个名字。他不会是最后一个。

先知耶利米知道人心的败坏和诡诈，接着问了如下这个适切的问题——谁能识透呢？（耶 17：9）

除此而外，基督徒必须申明道德约束力这

一恩典，明晓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为何某些孤立的人会犯下如此罪行，而是为何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并非寻常。

我们必须为在人类的良心里发挥功用的法律约束力献上感恩。这次的罪行警告我们，法律上的扭曲将不可避免地扭曲人的良心。

我们也必须为此献上感恩，那就是，上帝约束人心的恩典抑制了人心里的罪恶，准确地说，就是阻止我们彼此残杀。

无论基督徒称为邪恶的是什么，都不会否认其可怕的威力。然而我们依然要献上感恩，那就是，邪恶不会取得完全的支配地位，或最后的决定权。

我们申明基督的十字架是对恶行唯一 足够的补救

一个而且也仅有一个原因说明邪恶并未掌权，那就是，恶行、罪、死亡和魔鬼在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被打败了。在那里，它们永远地、彻底地而且是公开地被打败了。

在十字架上，基督承担了我们自己的罪和死亡，为我们的罪自愿将自己作为完美的祭物献给神。魔鬼喜悦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和死亡，却没有意识到基督的代赎带来了魔鬼的失败和完全的毁灭。天父叫耶稣死而复活，宣告了基督对罪、邪恶和死亡的得胜。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盼望的缘由，也是基督最终得胜的确据，那就是，胜过一切有能的，掌权的和作恶的。

类似的悲剧不能以表面的和情绪化的基督徒感情来回应，我们也不能轻率地否认这一弥天大罪的严重和短暂。

要想透这场悲剧，需要以福音为中心的基督教的思想，需要圣经神学的实质内容，而且需要唯有基督徒的信仰这一宝贵财富才能提供的安慰。

面对如此可怖的事实，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驱使转向十字架和基督的复活。在基督里，上帝使人和好的能力，是我们面对如此堕落和邪恶的力量时能做出的唯一足够的回应。

我们承认公义是必须要得到伸张的，同时知道完全的公义要等到主再来的那日

查尔斯·曼森被关在加州一所监狱里，从他犯罪至今数十年过去了。邦迪因连环杀人案被佛罗里达州处以死刑，却逃过了那些被他杀害的受害者的控告和惩罚。安德斯·布雷维克在挪威射杀了几十名年轻人，却被判不到三十年的监禁。希特勒自杀了，没有受到人类法庭公义的审判。康州这名年轻的凶手在杀害近三十人（大部分是儿童）之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将不用面对人类法庭的审判，不用面对人们的控告，不用站着被判有罪，也不会知道一项判决的公义。

然而，即便公众对实现公义的期待得到了满足，也不足以完全满足公义。即便凶手被处以极刑，他也只能死一次。即便被判十几次终生监禁，他也只能付上一次寿命为代价。

人间公义的实现是必须的，但远不是完全的。面对这一罪行，人类的法庭不能作出足够充分的宣判，其判决也无法让逝去的受害者重获生命。

这些罪行提醒我们，我们所渴望的完全补

偿只有主再来的那日才能实现。那时，所有属血气的都要接受这唯一的审判者审判，他将完全的公义和正义施行统治。

在那一天，基督是唯一的避难所，只为那些认识他，并且宣告他是救主和主的人存留。那一天，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将知道主所应许的完全公义和修复，意味着每一滴眼泪都被擦干了。

我们与那些哀哭的人同哀哭

此刻，就在我们渴望主的日子快来的时候，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我们坐在他们身边，为他们祷告，承认他们的损失无以言表，伤痛无比真实。我们祷告，寻求领受恩典的机会，还有从福音而来的盼望。我们尽力说一些关于真理、爱、恩典和安慰的话。

那么，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永远的命运又如何呢？圣经没有明确的经文给我们清楚直接的答案。

我们必须申明圣经的立场，即我们生而有罪。作为亚当的儿女，除非在基督里，我们都将面临永远的灭亡。

这么多幼小的受害者，在他们接触到任何关于自己是有罪的和需要基督救赎的真知识之前，就已经死去了。他们与那些死婴和智障者一样，从未真正有机会了解他们作为罪人的需要，以及基督作为救主的供应。然而这些孩子们的处境与成年人不同，后者有成年人的意识，却没有以信心回应福音的信息。

在《申命记》中，上帝告诉以色列子民中的成年人，因为他们的罪和悖逆，他们不能进入应许之地。接着上帝又说：“你们的妇人

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申 1：39）许多在纽镇受害的孩子，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他们是那样的幼小，正如那些以色列人的孩子一样“不知善恶”。

上帝是有主权的，他不会惊讶这些孩子们这么快就死去。有圣经的先例可以相信，上帝在基督完成的救赎里为他们预备了地方，他们和耶稣在一起是安全的。

拉结哭她的儿女

先知耶利米提到拉结和她失去的孩子，这令人心碎。“耶和華如此说：‘在拉玛听到号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她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像拉结一样，许多父母、祖父母，还有深爱着孩子们的人直到现在都在哀哭，不肯受安慰，因为孩子们都不在了。这场悲剧的发生离圣诞节如此之近，其带来的情感上的冲击力加重了这一悲剧。然而，让我们不要忘记，在圣诞节的故事中，同样发生了一次对儿童的大屠杀。

希律王颁布命令，凡两岁以内的男婴都要杀掉。这使得马太引用了耶利米的话：拉结再次哭她的儿女。⁹然而，耶利米或马太没有让我们停留在这里，因上帝的怜悯，在基督里有盼望，有完全得恢复的应许。上帝继续透过耶利米说话：

“耶和華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作之工，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回归。这是耶和華说的。’耶和

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耶 31：16—17）

上帝，而不是凶手，有最后的主权。对那些在基督里的人，有完全得恢复的应许为他们存留。甚至是在如此彻底的恐怖面前，依然有盼望。“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¹⁰

- 1 2012年12月，当地时间14日上午，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镇的桑迪·霍克学校发生校园枪击惨案，据当地警方宣布，至少有28人丧生，其中20人是儿童。作者于当日即撰文回应此次事件。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 <http://www.albertmohler.com/> 稍有改动。——译者注，以下均为译者注
- 2 那次堕落 (The Fall)：指亚当和夏娃偷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堕落犯罪。
- 3 古拉格群岛 (Gulags)：前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1918—2008) 写了一本反映苏联奴隶劳动和集中营故事的书，书名即《古拉格群岛》。在该书中，作者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海洋上四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作者把这些岛屿称作古拉格群岛。
- 4 波尔布特 (Pol Pot, 1925—1998)：曾任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1975年发动红色高棉运动，建立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在任期间 (1975—1979) 推行农业社会主义，强迫城镇居民迁到乡村集体农场劳动。据估计约有三百万人死于其推行的极左政策。
- 5 查尔斯·曼森 (Charles Manson, 1934—)：20世纪60年代活跃于美国加州的犯罪团伙曼森家族的首领。因犯多次谋杀案，手法残忍，被加州法院判处终身监禁。
- 6 伊迪·阿明 (Idi Amin, 1920年代—2003)，乌干达前总统。1971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成为军事独裁者。在任期间 (1971—1979) 约有10万至50万人被杀害。
- 7 泰德·邦迪 (Ted Bundy, 1946—1989)，20世纪70年代美国连环杀人犯、强奸犯、绑匪，曾残忍杀害多名年轻女性。1989年在佛罗里达州一间监狱被处以电刑。
- 8 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 (Anders Behring Breivik, 1979—)：2011年挪威爆炸和枪击案的实施者。77人在这次袭击中丧生。按挪威法律，凶犯被处以最高21年的监禁。
- 9 参太 2：16—18。



看这个人 文 / 许宏

一

今年春节前后，有几幅画常常浮现在脑海中。想起这些画，就像看到世界的不同维度，以及自己和周围的人跟这一切的关系。

其中一幅画的原作存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现代艺术馆。作者是意大利画家安东尼奥·奇赛利（Antonio Ciseri, 1821—1891）。画的名字叫——“Ecce Homo”，就是，《看这个人》。这句话出自《约翰福音》19：5。

《圣经》中文和合本是这样写的：“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彼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原文中没有“你们”这个词。这幅画试图再现的就是罗马巡抚彼拉多说这句话的那一刻。

我不知道究竟是何时第一次看见这幅画。但近来再去维基百科网站上看到这幅画时，我有一种之前看见时没有的触动。

这次注意到的不仅仅是画中的明暗对比，不仅是那一刻的阳光在画面各个角落折射出的不同色彩，也不仅感受到伸出手说“你们看这个人”的彼拉多跟站立在他旁边的“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的那个人以及台下和屋顶上的众人之间的张力。也不仅看到台上右侧的一位妇女手搭在另外一人的肩上而流露出的忧郁。

还在于，可能是在突然之间，这幅画让我有些不由自主地想起另一幅画。在中国人当中，那幅画的知名度恐怕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十年。

也许是这两幅画同样都有的蓝天让我有了这样的联想。这可能跟身处雾霾而想往蓝天有关。然而，也许无关。还可能因为这两幅画呈现了类似的视角，都是从后台透视出前台和台下的众人以及作为背景的蓝天。但是，这两幅画传递的气息却全然不同。

二

在前一幅画中，虽然有蓝天，也有白云，但蓝天并不开阔，白云也不醒目。台下的建筑物在太阳的照射下，泛着一大片有些刺眼的黄色，似乎抢占了蓝天本来该有的位置。除了彼拉多浅色的长袍左下角显出的透明，还有阳光穿过彼拉多投射在格子地板上的影子，台上大体笼罩在幽暗之中。两根近乎黝黑的石柱，不仅将世界隔成台上和台下，连同台下黄颜色的楼房和石柱，更将蓝天分割成几段。

看不到正脸的彼拉多伸出手，示意台下众人将目光集中到他身旁的这个人。这个人看起来与罪犯没有什么两样。他赤裸着上身，后背上的深色可能是鞭伤。他头有些低垂，侧着身，浓黑的头发上戴着荆冠，接近黑红色的袍子垂落到地板上，仿佛一滩鲜血。在浅色的背景下，这有些像一个人物剪影。聚集在蓝天白云和阳光下的众人已经禁不住有了反应。台下的近处，有人把眼睛和嘴都张开，有人抬起手指着台上的那个人。站在楼上屋顶的，他们俯视着台上和台下的一切，有的举起手，呼喊的声音可能更加无拘无束。如果按照《圣经》的记载，他们是在喊叫：“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约 19：6—7）

在后一幅中，蓝天要广阔得多，白云也不是几缕。整幅画的色调大约是中国人熟悉的。充满着喜庆和统一，完全不像前一幅那样既肃杀又喧闹。不仅有台上的大红灯笼和台下的红旗飘飘，连蓝天白云都似乎在庆祝。台上不止一个人。但有一个人的位置显然与众不同。这人既没戴冠冕，又不穿紫袍。这人身后的一群人虽然也在台上，却与这人保持着明显的距离，好几双眼睛都满怀深情注目着这人。显然，

这人不仅是台上的主角，也是台下数不清的众人仰视的焦点，不仅是整个现场的中心，也可能不可避免地成为所有看到这幅画的人眼里的中心。

与前一幅画中的彼拉多和彼拉多身旁的那个人不同，后一幅中的这人身处的场面要宏大得多。这人面前也没有让人可能感到压抑的大柱子，台上台下因此连为一片。台下的人更多，看这幅画的人根本看不出台下的人具体长什么样子。但无论如何，这里台下的众人不像前一幅那样拥挤和嘈杂，而是整齐划一、井然有序。位于台上中心的这人跟前一幅中彼拉多和彼拉多身边的那个人都不一样。这人昂首挺胸，双手拿着一张纸，看来在宣布着一件万众期待的大事。

后一幅画的名字叫《开国大典》，完成于 1953 年，作者是中国画家董希文（1914—1973）。这幅画的两个版本存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个版本是经历几次政治斗争的结果。其中一个版本，台上的一个人被一盆花替代，还有一个人被另一个人代替。在另一个版本，画面又恢复到原样。

我忘记了最早是何时看到这幅画的。可能是在上小学时的美术课上。其实，已经好久没有再看过这幅画了。但是，这个从小留下的印象却不知不觉存放在记忆的角落，等到终于有了强烈的对比，就活过来。画还是那幅画，然而有了鲜明的参照物，再看这幅画时的感受似乎不像当初那样与我无关了。

而一边看《开国大典》，一边再看《看这个人》，感受更复杂一些。前者表现的图景似乎并没有因为画中那一代人的远去而成为过去。人可能不再看那幅画了，那幅画里面的精神却还在延续。在很多环境中，人似乎还是人的中心，人还是历史的主角，人还是万物的尺度。不同

的也许只是，这个人换成了那个人，这群人换成了那群人。后者试图再现的时刻似乎开始进入到更多一些中国人的视线当中。对有些人来说，彼拉多让人们看的那个人不再是一个外国人，也不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成为人样式的神，是创造和拯救人的主。然而，即使这样，人还可能处在前者精神的阴影当中。

也许正因为如此，《看这个人》试图再现的那个时刻并没有随着那个时刻的远去而成为过去。画中呈现的复杂，包括通过颜色上的明暗对比以及由此烘托出来的肃杀与喧闹并存的气氛，好像也是历史上很多时刻的写照。更重要的可能在于，这个写照不仅勾勒出外在的景象，更关乎人的内心。显然，外在的景象常常是内心活动的表现。然而，这个写照却也不仅关乎人的内心，而是在一个更大维度中呈现了人更真实的状况。

当人在类似《开国大典》的场景中显现人——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的伟大时，人往往在藐视其他人，也常常在拒绝任何高于人的存在。《看这个人》体现了类似《开国大典》的图画没能呈现的维度。这幅画帮助人看到，人在多大程度上不认识创造人的神，人如何对待创造人的神，人在创造人的神面前究竟是什么样子。

回过头来再看看类似《开国大典》的图画，人眼中的伟大在《看这个人》的“这个人”那里是多么渺小，人眼中的胜利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失败，人眼中的喜庆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悲哀，人眼中的深情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无情，人眼中的正义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邪恶，人眼中的光明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黑暗，人眼中的和谐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混乱，人眼中的真相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虚假。

然而，人并不是看到了“这个人”，就接受他的治理。而可能反过来，人要“这个人”接受人的治理。不仅如此，人还可能拒绝他。即使是从迫害“这个人”的扫罗变为接受了“这个人”为主的保罗，仍然会倾诉出这样的痛苦：“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體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罗7：21—25）

这难道仅仅是保罗一个人的痛苦吗？我何尝不也是如此，而且如今的感受比以往强烈得多。我之前没有看到“这个人”，后来看到“这个人”，又认他为主，愿意接受他的治理，然而却又时常拒绝他，时常明知故犯。《看这个人》中的“这个人”站在那里的样子，就像他在我的心思意念中时常被我拒绝和羞辱的样子。保罗说的两个律的交战就像画中展现的那样让人羞愧、恐惧、痛苦、绝望。《希伯来书》中的这句话更让我害怕：“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来6：6）

我不得不面对自己跟“这个人”的关系。我时常拒绝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越发感到他跟我完全不同。他的标准，我根本做不到。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2：5）可是，我如何以他的心为心呢？我有心吗，我的心算作什么心呢？他的心是，“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2：6—8）我的心呢？我的



心可能不再像还没有认识他时的那样问，“真理是什么呢？”（约 18：38）我的心可能不再是像台下的众人那样肆无忌惮地喊叫，“钉他十字架！”（约 19：6）我的心也可能不再像彼拉多说的，“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太 27：24）我的心却可能有些像，“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太 27：19）

这最后一句话是彼拉多夫人在彼拉多坐在审判席上的时候打发人告诉她丈夫的。有些分析者认为，画面右方那个将一支手搭在别人肩上、脸色忧郁的女人可能就是彼拉多夫人。近来再看到这幅画之前，我没有在意过彼拉多夫人的这句话。看到这幅画和分析者的解释，我才意识到彼拉多夫人的话可能表达了一个经历过神启示的人所处的痛苦。

这“许多的苦”也许就包括神告诉她耶稣是个无罪的义人之后，她无法承受正是自己的丈夫要在众人面前审判这个无罪的义人，也可能包括从神那里得知这个无罪的义人要在自己丈夫的审判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她不明白这

样的梦为什么要在那一天发生在她的身上，也可能包括她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感到多么地无力。

在生活中，彼拉多夫人和彼拉多不一定是两个人，而可能是两者存在于一个人的里面，也可能不同程度上再加上台下的众人。没有经历神的怜悯和启示，人不会认识神，也就不会认识自己和世界的真相，人却自以为认识或者在困惑中不知所措。经历了神的怜悯和启示，人在真正的义人面前无法站立得住，人需要神的拯救、宽恕和扶持。然而即使如此，人还可能时常拒绝神。“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加 4：29）这逼迫可能不仅在不同的人之间如此，在同一个人之内也免不了。

三

在经历类似的痛苦时，有一段话很安慰和帮助我。它不是来自《圣经》，而是来自一千多年前的一个人对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解释：罗马主教列奥一世（Leo I, 391 或 400—461）在

449年6月13日写给君士坦丁堡主教傅莱文(Flavian ? —449)的信。

这段话说道：“既然两种鲜明的性质完整地存在于一个位格中，伟大就担负着卑微，能力担负着软弱，永恒担负着必死，不能被伤害的性质与受伤的性质连为一体，为着我们在身处境遇中所负的债得以偿还。这样，如我们的拯救所需要的，神与人之间那同一位中保，作为人的耶稣基督，能够同时借着一个性质死去而借着另一个性质不至死亡。这也就是为什么真正的神在一个不可缺少的完整的性质上降生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原因，在属于神的方面完全，在属于我们的方面也完全。”

在重新看到《看这个人》之后，再次想起以前读到的列奥一世的这段话，感到距离“这个人”似乎比以往近了一些。这位神人之间的中保最深知人因远离神而身处无法自拔的痛苦，因为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只有他将无限而圣洁的神与有限而有罪的人拉在了一起，只有他将伟大与卑微、能力与软弱、永恒与必死、不能伤害的与受伤的连为一体。他深知人的痛苦，正是他在这样的连结中真正经历和忍受了这一切的痛苦。他不是仅仅将神的能力与人的软弱之间的天壤之别显示出来，因此让人绝望，而是还住在人软弱的里面，给人盼望(林后12:9; 约一4:15)。有他住在人的里面，就是“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宝贝放在瓦器里”(林后4:6—7)。

而更大的安慰和希望在于，在我一天天走向死亡的时候，“这个人”不仅早已为包括我在内的罪人经历了“被交在罪人手里”的死(路24:7)，更在死后复活了。这意味着，我不是孤独地去死，而是有“这个人”相伴，是“受洗归入他的死”(罗6:3)，是“出死入生”(约5:24)，“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

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罗6:5)。而无论是死还是生，他都深知人的软弱，并在软弱中与人相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林后13:4)

这一切都只可能跟信心相关。仅仅在这个世界中，我仍然看不到他。除了《圣经》，我看到的各种形式的记载都没有关于他既是一手的又是完整的描述。在人的世界和人记录的历史及每天的新闻中，他显然不是主角。人们对关于他的记录甚至他是否存在从来都不缺乏质疑，虽然《圣经》上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21:25)

我想起《希伯来书》中说到的那些古人的信心。没有这样的信心，人只能继续被封闭和囚禁在“这世界的王”(约12:31)和自我的假相中，“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罗6:8)也就是无稽之谈。若有这样的信心，虽然很可能依然会时常哀叹“我真是苦啊”(罗7:24)，但是人的眼界就不会限于这个世界。不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林前15:19)。信心，是神给人得以看到真相的眼睛，是神爱人的点睛之笔。

如果换一个角度，“这个人”让人看到了神创造人完整的过程。在这世上的人，其实“不过是子粒”(林前15:37)，也就是种子。虽然人是照着神的形像所造(创1:26—27)，除非透过“这个人”并在他的里面，否则人认识不到神的真像(约1:18; 西1:15; 来1:3)。而只有经历死——跟“这个人”的死和复活——这道工序，人才能从子粒变成形体，也就是成为完整的人。

作为子粒的人，是“血肉之躯”，“不能承

受神的国”(林前 15 : 50)。但是,人可以透过对“这个人”的回应——也就是信——参与到神透过“这个人”的死而复活对人进行重新创造的过程当中。当然,人能够信和这个信心本身,都出于他的舍己和怜悯。如果人没有参与到这个接受神献出自己的过程,人也就因为没有参与到神创造人的过程中而顶多是个半成品。人可能会不得不承认,这是作为必死的被造物不该有、不配有的待遇和归宿。然而,创造主却因为爱——舍己的爱(加 1 : 4 ; 2 : 20),因为他就是他(出 3 : 14 ; 约 8 : 58)、他就是爱(约一 4 : 8, 16),不愿已经刻有他自己印记的被造物离开他,“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歌 8:6)。

从必死的子粒到复活的形体,是神透过“这个人”——“初熟的果子”(林前 15 : 23)——给信他之人的应许。初读这个应许曾经觉得很飘渺,近来开始感到亲近和具体多了,因为开始不得不更多地感到每一天可能是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天,也不得不承认,这里所说的“无知的人”就包括我,因为我的确不知道:

“无知的人哪,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

有属天的形状。”(林前 15 : 36—49)

因为“这个人”的存在,这个世界就不是人的全部,死亡也就不是一切的结束。死后有审判,有人在神的国永生,有人永在地狱(来 9 : 27 ; 可 9 : 46—47)。死是神在“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林前 15 : 26)。因为“这个人”的存在,人可以看到“眼睛未曾看见”、听到“耳朵未曾听见”、想到“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然而,这一切并非人所想像的,而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林前 2 : 9)。

四

因为“这个人”的存在,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也就可能跟不认识“这个人”时有所改变。在重新看到《看这个人》和《开国大典》的那些天,另外一幅画也出现在眼前。

这幅画的作者是拉蒙·德·埃罗里亚嘉(Ramón de Elorriaga)。查到的资料显示他是一位西班牙画家,生卒年大约是 1836—1897 年。这幅画原作存放在纽约的格兰杰收藏馆(The Granger Collection)。画的是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 1789 年 4 月 30 号宣誓就职的场景。

跟《看这个人》和《开国大典》不同,《乔治·华盛顿的就职典礼》(The Inauguration of George Washington)这幅画可能并不为很多人所知。如果去纽约华尔街的联邦大厅纪念馆,人们会看到这幅画的复制品。在这个复制品的旁边,有一个玻璃盒子,里面放着一本厚厚的旧书,这是华盛顿宣誓就职时手按的那本《圣经》。联邦大厅纪念馆就是华盛顿当年就职的地方。那时是联邦大厅,后被拆除。《乔治·华盛顿的就职典礼》试图再现的便是当时的场景。

跟前两幅画类似,这一幅也有蓝天白云,



只是位于画的左上角，看上去有些远。联邦大厅的阳台占据了这幅画的大部分。手正按着《圣经》宣誓的华盛顿无疑是画中最醒目的人，这有些像《开国大典》。不过，他旁边的一小群人不是那样整齐划一，甚至有人站到了华盛顿的前面，也有人坐着，有人扶着椅子，有人似乎还在说话。由于阳台在画中的比例很大，台下的场面仅仅露出一个角落。这可能不太像一个大国领导人的就职典礼，更像，比如，一个市长的（而且还是中小城市的）就职典礼。

除了这些，画中远处的一座比较高的建筑使得人的视线不仅限于联邦大厅和里面的人。那是三一教堂，位于华尔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汇处，距离联邦大厅不到 200 米。三一教堂最初建于 17 世纪末。当华盛顿在 1789 年宣誓就职的时候，一座新的三一教堂正在建设中。这幅画体现的就是那时的情景。在就职典礼之后，华盛顿参加了圣保罗教堂的感恩敬拜。圣保罗教堂在三一教堂附近，属于三一教堂牧区，建成于 1766 年，是纽约曼哈顿地区迄今还在使用

的最老建筑。

如今的三一教堂是 1846 年竣工的，高约 86 米，曾经是纽约最高的建筑。去过那里的人，可能会感叹它跟华尔街是如此接近。在它斜对面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斜对面是联邦大厅纪念馆。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这里是世界金融中心，也有些人可能知道，在成为金融中心之前，这里是美国的政治中心。但是，好像很少人会提及，早在成为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之前，这里就有基督教会。

在这块看上去有些局促的三角地，商业和政治的知名度显然比信仰显赫得多。然而，假如没有帮助人认识自己和世界真相的信仰，《乔治·华盛顿的就职典礼》中的历史跟类似《开国大典》中的不知究竟会有多少不同，华尔街除了是一条名叫“墙街”（Wall Street）而且既狭窄又不太长的小路之外还会有什么特别之处。

不过，即使有信仰，《乔治·华盛顿的就职典礼》与《看这个人》所传递的信息依然会有不同。如果仅仅关注信仰给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面带来的变化，信仰的焦点——“这个人”——仍然会被忽视甚至拒绝。华盛顿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以不同的名称提到上帝——包括全能的存在、看不见的手、伟大的作者（或伟大的负责人）、上天、人类的父母、（大写的）他——也多次提醒他的听众，上帝是宇宙、人类事务、各国政府、公私利益的主宰，并向上帝祷告，求他祝福这个新的国家和新的政府。然而，如果这些仅仅停留在口头的敬畏而没有对上帝真实和具体的认识，“这个人”、圣父、圣灵对人来说就可能依旧陌生。

《看这个人》所描绘的也许是这方面最触目惊心的景象。包括犹太祭司长在内的众人呼吁彼拉多钉死“这个人”的原因恰恰在于，“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约 19：7）而在此前，“这个人”在犹太公会受审的时候，“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僭妄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僭妄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太 26：65）

在这里，正是自认为最敬畏神的人，却不认识“这个人”。而且，他们还以敬畏神的名义，要求政府在逾越节——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日子——释放一个杀过人的强盗，以僭越的罪将“这个人”以最残酷的刑罚处死。更进一步的是，彼拉多不仅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约 19：5）彼拉多后来还对他们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彼拉多最后又问他们：“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吗？”此时，祭司长以一句极其意味深长的话作为回应：“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约 19：14 - 15）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类似的意味深长早就有了。在士师的年代，“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 17：6，21：25）在撒母耳的年代，以色列的长老求撒母耳“为我们立一

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神对撒母耳祷告的回答是，“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然而，百姓的要求却更坚定了，“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撒下 8：4—22）

在很多时候，人的一厢情愿跟真相之间的差别不知有多大，人想像的上帝、公义、美好与真实的上帝、公义、美好之间的差距也就可能更大。即使神向人显现了他自己，人还是时常不接受神。人时常感叹不被理解不受重视。然而，当听到神哀叹的时候，人心会怎样呢？“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赛 1：2—3）

几年前，我在无意中看到有些圣诞主题的画都有牛和驴站在“这个人”诞生的马槽旁。开始不明白为何马槽旁总是出现牛和驴反而马却不那么常见，后来，看到《以赛亚书》的这两句话，又看到《圣经》原文中所用的词并不专指马的槽，真是羞愧。

我有时在想，如果彼拉多让众人看的“这个人”本身出现在当今人们可以看到他的世界，比如就在北京，“这个人”会面临怎样的遭遇。

然而历史不是如果，有没有如果，他都已经被列在罪犯之中，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是神自己“定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赛 53：10—12）■

潘光旦之死

文 / 王友琴



潘光旦，1899年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1913年入清华学校，因运动受伤截去一腿。1922年留学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又成为“批判斗争”对象，从1966年夏天开始，一直在该校“专政队”中“劳改”，1967年6月10日病重去世。

一、四个词概括的一生

1967年，潘光旦教授病危。那时正是文革仍然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第二年。他从1966年文革开始后，一直就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批判斗争”对象，被编入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里，不断受到侮辱甚至殴打。他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在文革中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除了在精神上思想上遭到攻击之外，他本来腿有残疾，加上年事已高，遭受长期“斗争”，对他来说在体力上也分外难以承受。

去世之前，在最后的日子里，潘光旦的一位老友叶笃义来看望他。早年他们都曾经留学外国，取得学位，然后回到中国工作。潘光旦告诉老友，他自己的生活在从前一直实行三个S的政策，这三个S是指三个以S开头的英文词，surrender, submit, 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与活命。叶笃义说，那就继续实行吧，继续投降，继续屈服，继续活命。潘光旦说，现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会有第四个S。我的三个S政策要变成四个S了。这第四个S是succumb。succumb这个词的意思是灭亡。

潘光旦在1967年6月10日去世。

在文革时代，这样的临终谈话不可能流传出来让人知道，因为这肯定会被当作“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被追究，连他的老友也会被牵连进去，陷入牢狱甚至灭顶之灾。只是在文革以后，他的老友才把这段对话说了出来。后来笔者从潘

的家人处得到证实，其时潘光旦已经去世近三十年了。

屈服、投降、活命、灭亡，这四个 S 的说法，相当震动人。这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才可能有的独特的表述方式。他曾经留学国外，精通英文，因此他才会用一组英文词语来描述他的生活。但这样的表述绝不是一个懂英文的中国人的文字游戏，而是来自一个他这样身份和经历的人的内心深处的思考。他这样的人，曾经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后得到“平反”，他们又被称为“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报纸上的这些称号，是权力当局出于不同的需要对他们作的不同说法，但是他们的内心想法，其实我们知之甚少。而不被了解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或者没有表达渠道，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说出来，更不能公开发表。潘光旦的遗言在他死亡多年后、文革结束了才由他人来说出。而即使是在文革后，活着的人自己仍然不能直接说出有关的想法，而要借死者的言辞来表达他们那一代人的痛苦和辛酸。

这种震动更来自这个说法和历史事实的高度吻合。潘光旦和他同代人的经历，就是这样的。这不是俏皮话，也不是刻薄的牢骚，而是对一大批学者的人生经历的非常现实主义的描述。这四个 S，不但是潘光旦教授一个人，而且是一群与他身份相似的同代学者的生平概括。仅仅由于在权力的高压下，这样的说法在公众生活中长期不被准许，所以流行于人们口头的是另外一些不同的东西。一些真实的说法长久地被淹没和掩盖，一旦说

出来也就显得特别。

关于潘光旦，在他去世 23 年之后，在文革结束 14 年之后，1990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是这样说的：

潘光旦：1899—1967

1899 年 8 月 13 日生于江苏宝山罗店镇。1913—1922 年在北京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1922—1926 年留学美国，先在约汉普夏州哈诺浮镇达茂大学学生物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26 年回国，在上海任大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光华大学教授。1934 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52 年—1967 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 年 6 月 10 日在北京逝世。

这一词条，至少遗漏了两项重要的事情。一项是他在 1957 年被定为“右派份子”，被当作社会的“敌人”。一项是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虐待，他拖着残腿，长期在校园“劳改队”中被强迫劳动，到他病重身死的时候，他的身份也还是“牛鬼蛇神”。另外，也没有说出他在 1952 年离开清华大学到了中央民族学院，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被政府取消，他的离开是强制性质的，而不是学者们通常会有更换学校和研究机构。

这样的简历能告诉读者的，好像是一生平安的正常典型的学者，没有什么异常，

和其他年代其他国度的学者生涯没有太大不同。读了这样的小传，人们绝不会想象传主潘光旦本人，是想要用四个S来描述他的生活和死亡的。

本文回顾潘光旦和他的同代学者，是怎么从20世纪50年代的投降屈服活命，来到了在文革中的全面灭亡。文中所用的材料，如果是二手的，都一一写明出处。其他未注明的故事则来自笔者的调查。笔者的调查，包括阅读大量的文字记录材料以及和上千名文革的经历者谈话。

二、屈服与活命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潘光旦写了长篇检讨《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曾经发表在报纸上。这份检讨有近万字长，把他的父母、师长、同学、早年所受的学校教育以及他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统统都陈列出来并且逐个加以否定。“检讨”到了这样糟塌一切的程度。据说潘光旦一共“自我检讨”了十二次才获通过。一次一次检讨，不被通过，检讨了十二次以后，才予过关。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哲学教授金岳霖也是清华大学的重点对象之一。金岳霖的长篇检讨题为《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也发表在报纸上。这份“检讨”比潘光旦的更进一步，在批判父母师长和自己之外，把他教过的学生也在其中批判了。除了在学校里由教研室到系到全校范围层层作检讨，一批教授的长篇“自我检讨”被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省市的报纸上，内容都类似。这些“检讨”中形容词

也达到了很高的级度，有“腐败”“反动”“丑陋”等等。通过这样的做法，把“知识分子”向全体人民示了众。

这样的“自我检讨”是怎么写出来的呢？他们是心甘情愿地写了这些吗？笔者已经不可能采访潘光旦本人，也不能获准查阅当时清华大学的档案纪录。200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志》（方惠坚，张思敬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对“思想改造运动”的记载极其简略，只有一个句子。相比而言，《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对这个“运动”的过程还作了一些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样的检讨是如何作出来的。

据说潘光旦在“反右派运动”中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响应号召”“提意见”。当时甚至有人说他是“揭了盖子都不跳”的人。显然，潘光旦经历了这以前的一系列“运动”，已经非常谨慎小心。但是潘光旦在中央民族学院仍然被划为“右派份子”。他的同事吴文藻教授和费孝通教授也被划成“右派份子”。吴和费都是在西方受过训练的社会学学者，由于“院系调整”而来到民族学院。他们先是专业被取消，然后又被一网打尽变成“右派份子”，“人民的敌人”。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9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费孝通反动活动的面面观》提到潘光旦。在“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小标题下，文中说：“整风前夕，社会学界那班旧人马已在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吴文藻等人四处串连之下，在北京碰了头，开了会。6月9日，费孝通、吴景超、吴文藻等人又开了一次关于恢复‘社会学’的会议，决定在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地方的大学恢复社会学系，先从北京上海做起。北京方面，在北京大学设系，由吴文藻担任系主任，另在人民大学设社会学研究室，由吴景超主持。此外，决定在北京、上海两地设立社会学学会，先进行社会学人员的登记。他们就这样划定了地盘，安排了位置，只等被篡改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公布’以后，便要袍笏登场。”

看来“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是潘光旦的主要罪状。实际上，社会学系是在文革结束后才在大学里恢复的。

三、文革中的灭亡

文革开始，毛泽东明确指定的文革的打击目标之一，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中就包括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文革中常常呼喊的一个口号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据说，这个说法是苏联作家高尔基在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恐怖时代发明的。（见《让历史来审判》599页，麦德维捷夫，1989年增订本英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1989）但是文革的实际做法是，不管他们怎么“投降”，他们还是得“灭亡”。潘光旦是“摘帽右派份子”，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是必入“劳改队”的人物。

潘光旦是个残疾人，他的一条腿早年因为受伤而截去，平时走路要撑双拐。而且，当时潘光旦已经是67岁的老人。1966年夏天，校园“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常常被命令在校园里拔草。这是为了对他们作体力惩罚，因为拔草虽然不是重活，但是在夏天的毒日头下暴晒就很难忍受，更主要的是，这

是为了把他们示众，让来来往往进行“革命串连”的人可以恣意侮辱他们。“劳改队”由学生红卫兵负责看管。拔草需要蹲下，潘光旦只有一条腿不能蹲。他要求用一个小板凳，看管他们的红卫兵不准许。他只能坐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干活。一个曾经目睹此情景的人告诉笔者这样一个残腿老人被折磨的画面。

1995年，笔者和潘光旦的女婿、北京大学生物系退休教师胡寿文谈话。他说了一段非亲身经历绝对说不出来的小故事。他说，文革开始时他30多岁，是讲师。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园里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斗争”“黑帮”。他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他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套，才没有被勒死。后来，他又遭学生用铜头皮带毒打，衬衫的布丝被打进肉里，脱不下来。被打耳光成了家常便饭。他也不断地被拉到“斗争会”上“斗争”。“斗争会”常常延续几个小时。在“斗争会”上，斗人的人，都坐着，对被斗的人，最客气的做法，也要长时间低头站立，听取“批判”，常常还有“坐喷气式”，即90度弯腰双臂后举形状如喷气式飞机，如果倒下，会遭殴打，被拳打脚踢。

潘光旦没有留下他所遭受的肉体折磨的记录，但是我们可以想见，他作为一个腿有残疾的老人，在1966和1967年的“劳改队”和“斗争会”上，他受到的痛苦，仅仅身体上的，比赵一炳，比胡寿文，都更为深重。

文革后，那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人们，很少愿意讲出他们的遭遇。因为他们所遭遇的，实在是太痛苦太难堪太耻辱了。而且，不管个人怎么“认罪”怎么“检讨”，还是不能

免于遭受种种肉体的折磨和侮辱。一位被访者告诉笔者,他把中国的古话“士可杀不可辱”改为了“士可辱不可杀”,每天向自己复述这句他杜撰的格言。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侮辱,他都忍耐和服从,叫跪就跪,叫爬就爬,叫骂自己就骂自己。他就这样忍受了下来。

“士可杀不可辱”的意思是鼓励人拒绝侮辱,以身成仁,所以采用了极端的说法,把拒辱和生命作为对比的选择。在文革时代,这样的情况变成了现实:一方面,文革当局就是在把人往死里整,另一方面,受害者无法反抗,只有通过死才可能逃避侮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已经无法再起激励人的作用。这位教师把它颠倒过来。他忍受了种种侮辱,活了下来。他的活着,只有用这样透着玩世不恭的口气的说法来支撑。他没有死,但是这样的道德格言死了。

尽管忍耐,尽管顺从,还是有很多人被害死了。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可以看到,1966年8月3日,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劳改”的时候被强迫喝了沟里的污水,吴兴华很快昏倒,当夜死亡。吴兴华生于1921年,死时45岁。他也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他比潘光旦年轻22岁。

这就是潘光旦说的最后一个S,灭亡。这不是比喻,也不是夸张,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世界上没有比死亡更为无情更为不可逆转的了。

潘光旦的家被学生红卫兵抄了,房间都被封了,只准他睡在厨房外面的小间地上。他腿有残疾,仍然得每天去“劳改队”中“劳改”,得不到任何宽待。坐在地上劳动受寒,膀胱

发炎。病重之后,得不到应有的治疗。1967年6月,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劳改队”中“劳改”十个月后,潘光旦去世。

潘光旦有三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中美两国隔绝多年,父女无法见面。他的一个女婿程贤策,在北京大学工作,遭受三个月的“斗争”后,在1966年9月2日自杀身亡。另一个女儿和丈夫都因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而被长期关押。他们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仅仅是他们夫妇间的谈话。这种谈话在文革中也能变成治罪的“根据”。

潘光旦去世后,他的住房要被收走。他的女儿得到允许去收拾遗物,在启封的房间里,看到了文革前完工的达尔文著作《人类的由来》的翻译稿。稿子已经被水浸,部分纸张破烂。她悄悄带走了这部译稿,保存起来。文革结束后又过了六年,这部译稿印成了书。在中译名著中,论翻译质量,这部书是最好的之一。

在他去世前,潘光旦向老朋友吐露心言,用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概括他的后半生,说出了四个S的说法。从1951年开始,他的三个S的对策,一再一再地使用。他不断地屈服与投降,最后,是彻底的毁灭。对他来说,是最后一个S结束了其他三个S。

回顾这一代学人的经历,他们的悲惨遭遇,使得对他们的命运的写作变得非常沉重而压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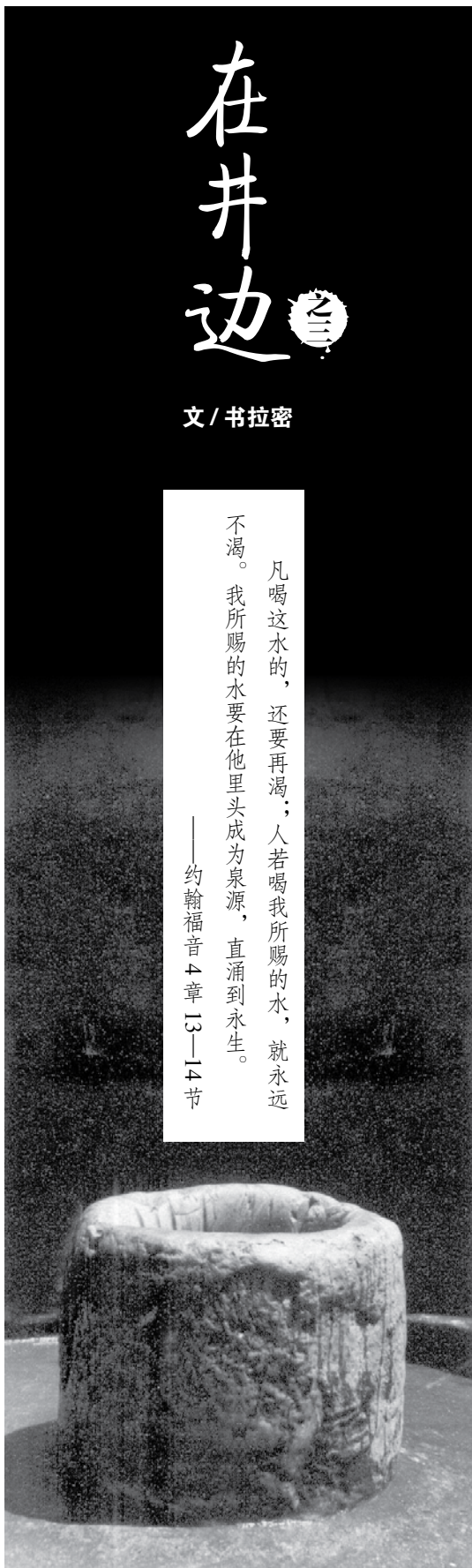
(转载自“爱思想”网站,限于本刊篇幅对原文有较多删节)

在井边

文 / 书拉密

不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约翰福音 4 章 13—14 节



凡克的故事

凡克怎么也想不到，恨会如此有力量，可以强大到让人念念不忘。而他，真的非常非常想忘记那个叫苏莱的人。

有多少次，他从一个不断重复的梦境中醒来，他梦见在一片将要收割的麦田边，停着一辆破旧的长途客车。苏莱，穿着淡绿色长裙的苏莱，披着过肩黑发的苏莱，戴着芬芳茉莉花环的苏莱，他的苏莱，就要登上那辆车。他知道，他在梦里知道，她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了，他要去阻止她。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他跑过去，一路上拼命地向她招手，让她等等自己，她却漠然地回头看一眼，似乎不认识他。情急之中，他大声呼喊，认为只要叫出她的名字，她就会想起自己，他努力地想喊得大声些，却感觉喉咙哑掉了，无论如何喊不出，而车已经开了……待他终于能喊出来时，窗外正是最黑的时刻，他躺在冰冷的地下室，只听见枕边的时钟嚓嚓作响，充满恶意的嘲弄，仿佛在说，滴答，他，滴答，不，滴答，被人爱，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

那一刻，他曾经有过一个念头，一个让他后来想起来就不寒而栗的念头，他甚愿她已经死掉，永远消失在那辆长途汽车上了。再后来的一刻，他因为这一刻产生的念头，看清，他从来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良善那样无懈可击。

—

原本，凡克以为那不会是苏莱最后一次来看他，他甚至以为，那将是那一年里他们常常会重复的场景——站在广阔的大地上，他目送她离开，并用一个有力的手势告诉她：“我爱你！”

他只是没想到，苏莱会不在乎他的宣告。

好长一段时间，凡克都在为自己太在乎学生的那场中考而后悔。好长一段时间，他都在

想，如果那一次，他再敏感一些，发现苏茉的手机不通了，他尽快赶回市区，而不是非要留下来辅导学生，他就能及时地挽回她。都是因为他太自信了，他以为他那么喜欢那么爱苏茉，她一定不会离开。是的，除了苏茉，他不曾对哪个女孩子真正动心过。他喜欢看她从面前的书本上露出来的那双眼睛，即便遮住了嘴，他仍然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笑意。他还记得那次，她考英语六级差三分没过，她依偎着他，在公园的那棵丁香树下放声大哭，将鼻涕眼泪抹了他一身。她埋怨他，就是因为她背单词的时候心里总想着他，才会考试失手的；而他竟然一考就过了，竟然还多出好几分，显然他心里没有她……太可气了！！她哭，撒娇，扯树叶，拉他的耳朵，闹，一会儿要吃香蕉冰淇淋一会儿要喝草莓酸奶一会儿要巧克力华夫，他都跑着到公园门口的小商亭去买给她，直到跟着折腾得筋疲力尽。但他却因此更爱她，因为她在她面前完全敞开自己，他喜欢这个真实的她。虽然，在公司做人力总监的表姐只见了苏茉一面，就告诉凡克——这个小女子你可罩不住，35岁之前，她不定得怎么闹腾呢，趁早放手。

凡克听了，就像没听见。只是再不肯主动和表姐联络，偶尔表姐来电话问起，多半三言两语就打发过去了。他的苏茉，容不得任何人随意作评。

但他的苏茉，自从登上那辆破败的长途汽车后，就消失了，毫无预兆地消失了，再不肯给他一点儿回应。

等他发现她的默然消失不是玩笑时，他才开始真正地惊慌。他遍询了所有他认为与苏茉相识的人，竟然得到同样的消息——已经很久没有她的音讯了，原来的号码已经作废，没人知道她在哪儿。

凡克很后悔，始终没有苏茉老家的联系方式。他已经做了去派出所报案的准备，然后接到了马野的电话。马野说，别找了，她跟别人了。马野没敢告诉凡克，他陪娟子去做产检时遇到

了去做流产的苏茉。

马野只是说，别找了，她跟别人了。

凡克听着，手机当时嗡地一声，一股看不见的电流伴着这句话，瞬间钻进了他的脑袋里。从那天起，他经常在下午的某些时段发作偏头痛。那种痛，就像闪电一样，似乎能撕裂大脑，燃烧着焦灼的气味，将所有幸福不幸福的画面通通塞进来，同时间播放。在那些瞬间，凡克会忍不住用头撞墙，指尖间充满了白灰。

偶然一次，他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那张脸，苍白、扭曲，眼神里透着神经质的疯狂。他冲着天花板大叫：“苏茉，我恨你！我恨你！去死吧！！”

他找到马野，逼他说出看见苏茉的始末和她的去处。如果没亲耳听见她说出分手的话来，他就是不甘心。“死也得死个明白吧？这要求过分吗？”

马野一把把他推到墙上，抓着他的衣领，毫不在意听见他的后脑勺撞到墙上的声音。马野说，你有点儿出息行不行？！她看上别人了，不想跟你了，这点事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是，你是对她好，特别好，恨不得娶到家里供起来，可她不喜欢你了，看上别人了，你还找她干嘛？你有病啊？！

凡克不肯罢休，他直盯着马野的眼睛，仿佛那是苏茉的眼睛，他说：“我就是想亲耳听到她说一句！一句就行！一句就行！”

马野松开手，冲他大吼：“她不想见你了，她看上别人了，那就是个贱人！”

凡克平生第一次动手打人，就是自己的哥们儿马野。他一拳砸了出去，马野朝地上吐一口含血的唾沫，大叫：“你这个傻瓜！她怀上别人的孩子了，你死了心吧！”

二

凡克再也没回那所村镇中学。他只是分别给校长和几个年级的班长写了信，告诉他们，

他病了，他不回去了，他要去别的地方待段时间休息休息。

他病了倒是真的，没几天功夫，头发就掉了一大半。连着几周失眠，人已经瘦得像个幽灵了。

但他哪儿也没去。他在城里留了下来，租了一处便宜的地下室，在里面枯坐了两个月。没有一分钟，他能忘记苏茉，他越是忘不了越是恨她，越是恨她越是忘不了。每天每天，他起来，坐下，躺着，起来，坐下，躺着。有时一天一口东西不吃，有时一天时时刻刻都在吃。马野带着挺着大肚子的娟子来看他，放上几大包方便面、一箱饮料、两袋水果。下次来，看见他坐在一堆塑料袋、易拉罐、水果核和水果皮中间。满屋散着腐败的气息。

有一天，娟子实在看不下去了，冲他说：“不就是失个恋吗，又不是得了绝症，至于这副德性！要不你一头撞死算了，也算是殉情，听着还高尚点儿。”

马野抓起床头那把已经落灰的吉他，胡乱地弹了两下，仿佛不经意地说：“这东西，再不用，就废了！”

不知道这对夫妻的哪句话触动了他，等凡克再出现时，那个一度阳光灿烂的青春少年变成了一个“凛冽”的男人。

他蓄起两腮黑须，剃一只光头。身穿一套扎满铁钉的皮衣皮裤，脚蹬高腰皮靴，拎着一把吉他，呼朋唤友，和马野等人组建了“狙击手”乐队。他成了乐队的吉他手和主唱。

站在舞台上，他最常用的开场手势是竖起右手的中指，面色凝重，指天指地指人指自己，然后大喊一声：“滚！通通地滚！”于是，台上鼓声大噪，他敞开喉咙大叫：

道可道，非常道。可道者，皆可笑！

别问我从哪里来，来处不可知，去处不可道。噫呀噫呀噫……

我是天地一飞篷，无心无意混沌中。

不知喜不知痛，不知生命何所终。呀噫呀

噫呀……

道可道，非常道。可道者，皆可笑！

哈-哈-哈-哈-哈-哈！皆可笑！

“狙击手”乐队存活了大概25个月不到，就烟消云散了。

没有人想到，暮春的那天傍晚，是他们的最后一场演出。那天，也是马野的生日。他们找了一间夜店，一群男男女女聚在一起狂欢滥饮，大呼小叫。快夜半的时候，有人从某个隐秘角落掏出一包大麻来，除了凡克，所有人围着那包大麻都意思了两下，所有人都陆续地攀登到情绪的最高处。有人扭曲，有人摇摆，有人高歌，有人狂叫，有人沉醉，有人痴笑……

惟有凡克没参与，这倒不是因为他洁身自好，而纯粹是偶然。那天，为了摆脱可怕的头痛，他一上来就迅速地喝多了，还没来得及等到那时髦的玩艺出场，他就一头栽到沙发上大睡起来。

等他在一片嘈杂声中好不容易睁开眼睛，看见了满屋的警察。他当时以为自己在做梦，嘴里咕哝着，老马，老马，我昨天就梦见一屋子的警察，今天又梦见了，我要是明天还能梦见他们，我就……他说着，猛然看见其中一个人黑压压地向他直走过来，伸出一双铁钳般正义的大手，紧紧地捏住他的肩膀，他不由得大叫一声：“老马，真是警察！”

他不知道，马野那时正仓皇出逃，骑上那辆二手改装摩托车，在北京的夜色中一路狂奔，身后跟着一辆警灯乱闪的黑色警车。

摩托车从著名的后海出发，嘶叫着，绕过三百多年前吊死明思宗朱由检的阴险景山，经过二十多年前死过学生的伟大广场，穿过将在2012年夏日暴雨黄昏淹死一名儿童杂志编辑的广渠门桥下，在一座名叫光明桥的桥底，突遇一块黝黑尖锐的大石头，摩托车在石头上打了个旋儿，随即翻飞出去。

那辆一路上都在幸灾乐祸地鸣叫的警车，闪着威慑的灯光，在不远处戛然而停，几个黑

影从车上下来，寂静地，像暗昧的路灯一样，看着远处无声无息的车与人。

凡克后来跪在太平间里，面对躺在冰冷的白罩子下面的马野，喉咙里压着吼，捶地骂他：“你这个傻瓜，你跑什么跑什么？！为什么不戴头盔？！”

乐队没宣布，就解散了。兄弟们从里面陆续出来，个个神色萎靡，比没建乐队之前更低沉。彼此连招呼都没打，一一离开了北京，去南方的，去北方的，去西部的，去东部的，出国的……只有凡克一个人留了下来。那倒不是他无处可去，他本来已经打好行李，准备拿最后一点儿积蓄去西藏。

那天下午，他匆忙跳下床，打开咣咣大响的房门，看见门外站着马野三岁的女儿小木耳，还有一个身材娇小的短发女生，自称是木耳的幼儿园老师，她是遵照孩子母亲的托付，来送木耳，还有一只大背包。

凡克站在冬日下午蒙昧的光线里，恍惚察觉到，好像发生了什么事，而他再次是那个被蒙蔽的人。拉开背包，里面躺着一封写给他的信。内容很简单，娟子说对不起，我走了，你帮着照顾木耳吧。马野的东西我都送人了，剩下一对鼓槌留给你。

凡克把信团成一团，向身后一扔，骂道：“这个贱人！”

娇小的幼儿园老师看看凡克，对小木耳说：“告诉叔叔，他骂人了！”

木耳嫩声嫩气地对凡克叫了一声“克叔叔……”，还没等说下一句，凡克赶紧拍拍木耳说对不起，叔叔说错话了，然后对幼儿园老师说：“她妈这是什么意思？没怎么着，自己先跑了？”

幼儿园老师表情严肃地看看他，拿出一张报纸，上面赫然印着一条消息——昨天中午一女子跳下地铁当场死亡。老师冲木耳抖抖那张报纸，说：“是她妈。”

三

让凡克感觉最为难的，是如何帮木耳洗澡。不管怎样，木耳是女孩子，虽然只有三岁。他只好给那位个子不高、长相不太漂亮但声音很好听的幼儿园老师打电话，说：“萧老师，木耳要洗澡，我怎么办？”

萧菲想了想，说：“等会儿我过去吧。”

不久，萧菲开始在固定时间来帮木耳洗澡，并顺势把凡克住的那间平房小屋收拾收拾，扫扫地，擦擦灰。有时候弄得凡克有点儿不好意思，



经常会赶在萧菲来之前自己先东一把西一把地简单整理一下。木耳说：“克叔叔，你收拾屋子比萧老师差多了。”

早些时候，凡克在一家琴行找了份活儿，每月有点儿固定小收入。地下室太冷了，他能受得了，木耳受不了。他咬咬牙，不忍心动娟子留给木耳的那笔并不算丰厚的钱，硬着一张脸，找几个朋友借钱交上押一付三的房租，搬进了二环一处破败的民居平房。房前有棵大槐树，初春时节，树上长出一层淡绿的茸茸嫩芽。木耳说：“克叔叔，我还得多长时间才能回家呀？”

凡克偶尔会加班，照例只能请萧菲帮忙顺路把木耳送回平房。那个大多数时候都笑眯眯的小萧老师在照顾木耳的事上差不多有求必应，这让凡克想起来很安心。当然，就凡克个人的品德来说，在能不麻烦萧老师的时候，他尽量不麻烦她。请人帮忙这事，次数不能太多，要求也不能太高，否则时间一长，会让人有负担，感觉厌烦是必然的。凡克很小心地把握着分寸和尺度，甚至还主动免费为幼儿园的演出活动做了一次伴奏。这事，让木耳分外自豪。他偶然知道，在幼儿园，木耳告诉小朋友——他是她爸爸。

可凡克一点儿都不想做这个爸爸，他时不时地会琢磨着，怎么能把木耳送出去。但此事并不容易。

马野的父母早就去世了，老家根本没别人。他辗转着找到娟子老家的电话。一打听，木耳的外婆也去世了，外公丧偶之后另娶了老伴。老爷子拿起电话听他说了几句木耳的事，就说，我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孩子放我这儿不方便，照顾不了，就放了电话。他才明白，娟子为什么最后时刻会想到把孩子给她——她无人可托付。

还有一次，凡克偶尔在电子邮箱里发现一条给孤儿院捐款的消息，有点儿动心，想不如把木耳送孤儿院吧，那样他能轻松些，至少不

必总和人解释孩子哪儿来的。晚上去幼儿园接木耳，到得比平时晚，木耳站在幼儿园门口，眼巴巴地等着，看见他，一头扑上来，搂着他大哭。问出了什么事，木耳说：“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有人接……”

他只好又咬咬牙，心里暗恨，这辈子恋爱没谈明白，却要先替人把孩子养大。真是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

他真地有点儿累了。尤其在某个时刻经历剧烈头痛的时候，他会越发地理解娟子的选择。但娟子可以殉情，他却无情可殉。在刺痛中，那个绿衣少女的身影日渐模糊，他甚至越来越想不起苏茉的容貌了，但他却怎样也无法摆脱那种已然生根的恨意。有许多次，他都试图在心里说，是的，我原谅她，我要原谅她，我愿意原谅她。他感觉自己在说原谅她的时候，心里在一瞬间就澄明多了，而且豁然升起一缕道德纯洁的优越感，让他可以自我安慰——毕竟，是人负我，而不是我负人。这样的時候，他觉得，他已经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接受一段新的感情关系了。

但是，当可怕的刺痛再次袭来，他心中的恨意会陡然冲破他在平常时刻精心营造的地表，那股黑色的泡沫不断地从地下涌出，转眼就浸漫了他所有自我完善的角落。那个时刻，他只有一个念头——他希望苏茉死于非命，即使不是他亲手所弑；希望她过得凄惨无比，希望她因为失去他而后悔；希望有一天，如果她回来找他，他可以带着宽容淡然的微笑，说对不起，你在我心里已经死了……

那个轻易就离弃自己的女人，不配获得任何幸福，也注定获得不了任何幸福。

一开始，他恨她的背叛；慢慢地，他只是恨她；到了后来，他只是恨。这种恨意，似乎变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而他，希望将这种黑色的恨意掩藏到时而温和明朗时而玩世不恭的背后，因为这个，他越发地愿意待木耳好，仿佛这样，就可以消解因为恨带来的内心分裂。

毕竟，他挣扎着，毕竟，他一直是想做个好人的。

四

那天，他在路上接到萧菲的电话。萧菲说：“后天是复活节，我们缺一个司琴，原来的司琴有事回家了，你能不能来帮忙？”

凡克立刻说，好啊，弹琴我在行，没问题。

凡克知道，复活节是要送彩蛋的。有一年春天，他在地铁弹吉他卖唱时，曾经有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子给他的钱盒里放上五元钱和一只彩蛋，告诉他说，今天是复活节，耶稣复活的日子。

他谦和地微笑，点头致谢，继续唱他的歌儿“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彩蛋和耶稣，都与他没关系。他只需要钱，更多的钱，更多的钱，可以交当月的房租。

这次略有不同，毕竟是萧老师的事，平时总请人帮忙，到了被人请帮忙的时候，还有什么可说的，请假也要去！

复活节那天，他如约前往。那是一处位于市中心写字楼里的大房间，他以为自己已经提前到了，没想到提前到的人非常多。他穿过人群，在房间尽头找到正在指挥大家练声的萧菲。

萧菲看见他，眼睛一亮，手里挥着歌本，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凡克老师！我们今天请来的吉他伴奏。他还没信主呢，大家为他祷告啊！”

有许久没人当众称呼他老师了，也许久没人请他伴奏了，只是他还不明白什么叫祷告。但那群陌生的面孔竟然一起微笑，一起向他鼓掌，表示欢迎。这让他颇感惊讶和新奇。在停顿的瞬间，他暗里提醒自己，一定要警惕，千万要警惕，像萧老师这样表面单纯友善的人，恐怕也是某个传销组织的骨干，他上的当已经足够多了，不需要再上当了。于是，他慎重地点头，温和地微笑，掩饰着掠过心头的惊疑和警觉。

演唱开始之前，他跟着诗班练习了一遍当天要唱的几首曲子。那些歌词他不是句句都能理解，但曲调非常简单明快，不难掌握。一遍下来，他基本已经能轻松应对，这让他感觉很自信也很放心。

空座位慢慢被填满，他选择了一种最舒服得体的姿势，抱着吉他，坐在人群的前面，隐约有点儿激动。有好长时间，他没这么当众演奏和歌唱了。他清清喉咙，活动下手指，做开始的准备。抬眼四望的时候，看见对面的墙上有一幅巨大的瀑布图画，从高处倾泄，直奔到宽阔的堤岸，四溅的水花在阳光下闪烁着晶亮的光。瀑布旁边写着两行字：“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他来不及思考这话的意思，演唱就正式开始了。

他按照曲调轻弹着，倾听着人群和诗班的演唱，突然发生了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当简洁、悠扬的歌声在房间里如水波荡漾的时候，他一边弹着吉他，一边不停地流泪。让他难堪的是，他不能动手去擦眼睛。他只好低着头，假装是在看乐谱，眼泪却模糊了眼睛，一支歌唱下来，他竟然只能凭之前的记忆完成伴奏任务。

他哭，不断地哭，就像一个好容易找到家的孩子。有许多委屈，有许多恐惧，有许多无奈，有许多期待，总算是，找回来了。

但他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像个女孩子一样，不停地流泪，他只是觉得，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了，这次，他不再是被蒙蔽的那个人。有一股温暖柔软的气流在他的里面轻轻吹过，就像春天的微风拂过冰冻的大地，这个心怀恨意的好人，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开始……

（敬请期待下一期中篇小说《在井边》之四“萧菲的故事”）

致姗姗

文 / 曾淼

(2013年2月25日凌晨，华裔女子吴姗在澳洲新南威尔士省纽卡索市的一所公寓被前日刚刚抵达澳洲的男友狂砍三十多刀杀害，血案震惊了当地，也在吴姗国内的亲友圈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本文系吴姗的一位高中好友所写的纪念文。)

你走了
你留下的都是美好
从你穿着校服梳着短发
到你穿着吊带扎着小辫
你洋溢的笑脸和爽朗的笑声
压倒性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你也有郁闷伤心的时候
有次你说考了班上倒数第一
你一脸的不甘心，却又有点无所谓
后来你奋起直追，考上了北大
我除了钦佩以外
此后都不再担心你

高考前我们在班里开告别会
你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亲了一下豆豆的脸
眼角透着顽皮
相机记录下那一帧画面
成为我心中“纯真”的代言

在坝上听你讲你的心事
风大，太阳大
你给我拍的骑马照
有人没马
在未名湖我说我的秘密
阴天，不下雨
你拉着我在湖边塔下溜达
我直抒胸臆，颠颠儿跟着
你从国外回来工作
我们去清华东门外天厨妙香
吃素食 谈信仰
你念佛缘，却也一一细说
你的同性恋基督徒好友对你的影响
不论哪一句我都用心听
我从国内出来读书
孤独 焦虑 躺在床上听雨
你半夜三更从澳洲打来越洋长途
清早我看到你的号码回拨过去
你说，没什么事
就是想你了

后来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你们的爱情
 你一条一条地艾特他
 句句充满着信赖 欣赏
 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向往
 想起你在国内通宵达旦工作的那段日子
 你疲惫收工后发来的三页三页短信
 想起你尽心尽力孝顺、
 一心想让他们过得好的父母
 想起你曾经付出真心但却夭折的感情
 想到这些
 我不禁为你即将到手的幸福欢欣雀跃
 在刚刚过去的新春佳节里
 我祝你今年全面开花结果
 所以当我被问到知道你的事了么
 我说什么事啊？
 男朋友？结婚？
 你说的是哪一桩？

是的，是男朋友没错
 是那个要与你携手共度余生的男人
 是那个你盼了大半年、
 终于在大洋彼岸与你相聚的男人
 但不是结婚，而是
 在你们准备要开始新生活的家里
 在重逢还不到一天的深夜争吵中
 亲手将你杀死

新闻报道看了一遍又一遍
 姓名没错
 职业没错
 来自中国北京没错
 照片上的公寓楼号
 是我前不久给你寄生日卡的地址没错

我把自己藏在图书馆的一角
 对着墙坐了一天

我翻了你们几个月的微博往来
 深信你们彼此相爱

我无法想象 却又无法不想
 你临死前面对这个自己深爱的男人
 挥着切肉刀砍向自己的惊恐与绝望

不论这个男人最后的结局怎样
 我们都不能从你临终前的惨状画面、
 以及失去你的痛苦中得着解脱

然而我心里面没有对他的恨
 你能原谅我么

杏花

报道上说
警察赶到现场时
他一个人呆坐在屋外
法院提堂时
他一言不发

他剩下的日子
若是死了也就死了
若是活着
他该怎样面对他的手
镜子中的自己
以及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

“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
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

我愿上帝的公义审判在他身上彰显
我也愿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将他救赎

我这样想
你会原谅我么

love over hate
no judgment

我曾经对着你的微博签名久久地看
久久地思考不同信仰的人
应当怎样和平共处
你的头像用的还是耶稣背着十字架
如今你的微博定格在 2013 年 2 月 23 日
它将成为一间门永远敞开的客厅
供我们随时进去缅怀它的主人

父母在潭柘寺为你做三场法事
同学们在你的头七为你上香
我为你的父母和你所爱的人祷告
我们以各自心中的最高礼遇纪念你

1998 年 5 月我们第一次相见
我们同时被录取到文科实验班
你是我们的班长
2011 年 10 月 23 日我们最后一次合影
你们在北京聚完餐
捧着乐儿 iPad 里的我跟你们一起照了张相

毕业后我们彼岸相隔 散多聚少
我庆幸在你 30 岁之际
给你寄了一张生日卡
里面写了我对你的所有
爱与敬意
为此，我没有遗憾

Love over hate
No judgment
Om Tāre Tuttāre Ture Svāhā
最后那句梵文
我还没来得及问你怎么念

从此，你的生与死都烙印在
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的生命中
但愿你的死
会让我们更加善待彼此

你永远的白菜猫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日

窄路是一种 宽阔

致守望

文 / 刘同苏

窄路是一种高度
强权的威逼
名利的诱惑
贫困的阻挡
流言的攻讦
在一切重压之下奋力攀登
穿过台阶上的铁蒺与路障
终于在平台上窥见了十字架的至上

窄路是一种品格
恐惧的攀缘
忧愁的缠绕
怯懦的纠结
仇恨的碰撞
于踌躇中反复碾转
最终在心上踏出了这条小道
于是
十字架成了那不得不行的生命荣耀

窄路是一种宽阔
在重负下的孤独里面
渐渐地渗透了弥漫至永恒的幅度
无助旷野中独行的足音
隐隐地酬和着从永远到永远的声韵
爱将生命拓展为包容消解仇恨嫉妒的空间
俯身让逼迫者谩骂者踏过
甘为罪人行向天国的路径

(于北京时间除夕午夜) ❶



要用精金作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锤出来。灯台两旁要杈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杈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

出 25 : 31—34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林前 15 : 20

